

股惑

S t o c k s L u r e

疯狂执迷的造梦之地，痛不欲生的是非之所。
扣人心弦的股海沉浮，回味无穷的人生百态。
股市看人生，人生如股事……

王天成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一部聚焦中国散户的长篇力作

股惑

S t o c k s l u r e

疯狂执迷的造梦之地，痛不欲生的 是非之所。
扣人心弦的股海沉浮，回味无穷的人生百态。
股市看人生，人生如股事……

王天成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股惑/王天成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36-1259-3

I. ①股…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1044 号

责任编辑 赵静宜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久品轩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136-1259-3/I·61

定 价 32.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68344225 88386794

目录

Contents

- 001 / 第一章
走进大户室
- 011 / 第二章
看不透的女人
- 019 / 第三章
风流赵天逸
- 029 / 第四章
孟教授的悲哀
- 035 / 第五章
山里娃
- 045 / 第六章
对妻的思念
- 053 / 第七章
回民白玉琴的故事
- 063 / 第八章
歪打正着
- 069 / 第九章
败走麦城
- 077 / 第十章
公园风波

085 / 第十一章

忌日

093 / 第十二章

赶走了瘦高个子

101 / 第十三章

短线是银

107 / 第十四章

找老伴

117 / 第十五章

弃长打短

123 / 第十六章

马寡妇的心思

127 / 第十七章

老姑娘

133 / 第十八章

邢胖子与小媳妇

139 / 第十九章

理财

147 / 第二十章

大黑马跑了

155 / 第二十一章

长短结合

161 / 第二十二章

老少恋

165 / 第二十三章

暴涨的股市

173 / 第二十四章

抢购基金

179 / 第二十五章

分道扬镳

185 / 第二十六章

身外之物

191 / 第二十七章

乱点鸳鸯谱

197 / 第二十八章

避暑山庄

203 / 第二十九章

赵天逸的决心

209 / 第三十章

股市的春天

215 / 后 记

第一章 坐进大户室

阳光灿烂、妻贤子孝的李忠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过上载戢丕立、形影相吊，一个人孤独寂寞的生活。

他阴沉着脸，挺着鼓起的肚皮，两个手就像两把划水的桨一前一后缓缓地摆动着，迈着八字步走出了家属院的大门，通过商场林立繁闹的街市向证券营业厅走去。

一路上，他一直在沉思着一个问题，一个妻子给他遗留下的不得不让他认真思考的问题：股票。

中国的股市是从南方那个率先改革开放的城市开始的。他的高中同班同学在那里当副市长。那是个多么显赫而炫耀的职位呀！同学中有他各种各样的传闻，尤其是那做了高官在股市一夜暴富的信息，让好多人眼热。据说，股市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敢拿实实在在的钞票去买那没边际的一个虚无缥缈的股份承诺，要把股票任务性地分给政府的干部，领导要带头买。副市长当然要带头了。当副市长的同学有不少的原始股票，转眼上市后一元钱变成了十几元、几十元。

驴打滚的上涨使他顿时腰缠万贯，成了真正的大款，财大气粗。回老

家埋葬他父亲，葬礼搞得十分隆重，是方圆几十里从来没有过的。但世界上的事情有不少是事与愿违的，老天很不体谅副市长。那几天，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副市长表现出了领导的大度，很是慷慨，为每个来客和帮忙的村人一人买了一双长筒雨靴，还配备了雨伞、雨披。就这，村人们还脸有难色，在这大西北黄土地的偏远小村，连一寸水泥路都没有，全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的土路。地里细得像糜子面一样的黄土，被连阴雨下得脚一踏下去就是一个深泥窝，常连鞋袜都被泥带下了脚，没进了泥里，要把令尊大人的棺柩抬出村，在地里下葬，难呀！太难了！！谁愿意泥里雨里抬棺柩呀？牵头的村干部动了心思，希望村里多少代才出的这么一个大官能给家乡办点好事，就反复地给副市长大人告着艰难，一脸为难相地说：“你看，雨下个不停，路上全是泥和水，地里都是稀泥，没办法下手嘛！这咋弄呀？咱村这路呀，真该修了。咱村就出了你这么个大官，都盼着你能给上面说句话把这路尽快地修了……”

眼看着父亲难以下葬，入土为安，副市长急了。他也是个聪明人，听出了村干部的话音，就慨然答应：“行！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吃水不忘打井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家乡。请乡亲们放心，就是我自己出钱，我也要把咱村的路修好！”副市长答应得很是慷慨、干脆。要自己捐资修路，把这千百年来、祖祖辈辈踩着的村中土路，全部修成光溜溜的水泥路，这天大的承诺使村干部脸上开了花，大大激励了他们的积极性。于是乎，村干部分头挨门挨户地叫人，开着大喇叭把副市长大人的承诺当特大喜讯告知村人。这一招特灵，村人们听到这个大喜讯，就像打了一针强心针，焕发出了空前的激情，青壮劳力踩着泥泞，人人都搞得像泥猴一样，硬是把副市长大人令尊的棺柩抬出了村，连雨下了葬。

副市长安心地坐着飞机南下了。虽然那许诺就像肥皂泡，吹得越大破得越快，后来任村人们怎么翘首以盼，却一直没有兑现，但在这经济还很落后的地方，一时成了大家谈论了好久的话题。

处在大西北的李忠由于地域的原因带来的思想差异，长时期没有想过股票这个话题。不几年，中央明令禁止党政干部炒股票。他是个遵纪守法的人，严格地遵守着党的政策。后来，听说那个当副市长的同学，因经济问题锒铛入狱，其中一条罪过就是一部份原始股票是企业白送的，他没有出一分钱。他的一夜暴富含着腐败和贪污的成分……李忠庆幸自己没有

本省开始兴起股票时去抢购原始股，个别企业送的股票他也没敢要……而他的妻子却在以后的“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炒股”的大潮中被卷了进去……

现在，李忠已从省级公司领导岗位上退休下来了。按说“无官一身轻，万岁老百姓”，再加上他退休金也比较丰厚，不缺钱花，该是逍遥自在的时候了。下下棋，钓钓鱼，打打牌，这不是神仙一样的生活嘛！

李忠多么想过这样清闲的日子呀！可他不能呀。妻把那么多钱打进了股市，这些钱大都是他们省吃俭用从工资中节省下来的，来得不容易呀，不能就这样烂了。妻的死，彻底地改变了他退休后的生活轨迹。她走了，还得他继承她炒股的事业……

证券营业厅离他家不远，在繁闹的长安街北、顺城巷旁一个不大的外表暗红色的三层楼里。不到十分钟他就走到了。妻在的时候，都是她来证券营业厅操作股票的。他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就是从马路上过也连正眼都没看过一眼。

他是个体形魁伟的人，一米七八的个头，八十五公斤的重量，国字脸，满头灰白头发，留着寸头，高高的鼻梁上面一对聪明睿智的眼睛。第一次来证券营业厅的李忠，走到红楼前，小腿上像裹着厚重的铁板，脚步显得异常的沉重。一切外在的表现都是内心的反应。萦绕在心头的妻子的身影突兀地再现。他表情凝重，慢慢地抬起头，举目望着红楼，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情感的暗流涌上了大脑，触景生情，眼里有了晶莹的泪花。他想到了妻的死，心里一酸，眼里含着的那滴泪就滚落了下来。

李忠在红楼前稍停了一下，定了定神，悄悄抹去了眼里的泪，迈步穿过敞开着的证券营业厅大门。

营业部的一楼是一个能容纳几百人的大厅，放满了固定在地上的连排椅。坐北向南一面大墙，整墙都是亮丽的屏幕，红绿相间的股票在不停地滚动着，靠东墙和南墙L形相连地放着十几台电脑。大厅里几乎是座无虚席。十几台电脑前个个围满了人，争着在电脑上查看股票的走势，买卖着自己的股票。

他扬着头、挺着脸、眯着眼站在一楼大厅连排座的后面看着不停滚动的屏幕，在一千六百多支股票中要找到自己的几支股票实在不容易，太费时了。他站着看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一支股票出现在滚动

的屏幕上，眨了眨已经有些昏花了的老眼，想看个结果，是涨了多少还是跌了多少，却一闪而过，什么也没有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懊悔中带着快快不快。他下意识地扭头向东墙和南墙跟前L形放着的十几台电脑望去，不由得皱起了眉：到那里，挤着打出自己的股票看？他摇了摇头：他一个老头子，怎么能挤得过那些年轻人？就是挤到了，股票买卖的时机早过了。

举目四望，当他的头渐渐扭向西边时，眼睛突然一亮，有了新的发现：大厅的西墙前面放了两三张一字儿排开的桌子，把西墙和大厅隔开了来，桌上并排放了几台电脑，里面坐着几个漂亮的值班女营业员。女营业员后面的墙上镶着斗大的黑体红字，红得刺眼，仿佛用血写成，煞有介事地宣扬着这个证券营业厅的承诺：

我们郑重承诺：

最优美的投资环境

最优质的增值服务

最优惠的佣金标准

坐在那里的几个女营业员，清一色地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工作服，看上去都在三十岁左右。坐在最南面的那个营业员颇为特殊，鹅蛋脸，一对黑亮的大眼，双眼皮、长长的眼睫毛、甜甜的酒窝，过耳短发调皮地向后一拢，用皮筋扎着，然后向上一卷，插了一个月牙型的小梳子，就像贵夫人怀里抱着的哈巴狗卷起的小尾巴。她时而看看桌上电脑的荧光屏，时而抬起头悠然地望着大厅里老老少少、形形色色的股民。她游弋着的目光和李忠的目光不期碰在了一起，眼里顿时闪出亮点，光亮光亮，如招魂一样勾住了李忠的心。

红色的宣传口号已经先入为主地印进了李忠的大脑，漂亮的女营业员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他。他向那个女营业员走了过去，轻声而礼貌地问：“小姐，有专门炒股票的房间吗？”

“有。”女营业员明白他的意思，问，“您投入了多少资金？”

“三十多万。”

“带您的卡没有？”

“带着。”

女营业员伸出了细白的手。

他忙把手从胸前伸进外衣，从内衣口袋拿出了卡，递给那个漂亮的女营业员。

女营业员接过卡，迅速地在桌上的机器上一刷，看着屏幕说：“先生，您的市值现在只有十五万，够二十万才能进大户室。”

“我投进了三十多万呀，只剩这些了！”他强调着说。

“我们过去要求市值最低三十万，考虑到股市不景气，才降到二十万。”她解释着把卡递还给他。

李忠知道争辩是无用的，便接过卡说：“我再投进去五万行吗？”

女营业员脸上露出了笑容，两个酒窝陷了下去，甜甜地说：“欢迎，欢迎，我们会竭诚为老先生服务的。”

她的笑，感染着他，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那因为妻的去世总是阴沉沉的脸上也有了笑容，他匆匆离开了股市，回家去取钱。

他很快从银行取了五万元，下午股市一开盘就来了。

还是那个女营业员，老远看着他向服务台走了过来，就笑容可掬地从桌子后边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嘴里就像灌了蜜一样，客气地招呼着，亲昵地问候：“老先生，您来了！”

只见她一边说着一边绕过面前的桌子，走出来热情地迎接李忠，嘴里连连地说着：“到这里，到这里来！”领着他走到一旁用一圈明亮的玻璃严严实实地挡着的柜台前。那柜台的玻璃上留着一个只有手才能伸进去的圆拱形的小孔。她低下头、凑到孔跟前，喊着柜台里那个始终不慌不忙稳稳重重的男营业员的名字，让李忠把钱和股票资金卡从玻璃上的圆拱型的小孔递了进去，帮李忠办理着相关手续。

存完钱，她对李忠说：“老先生，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说着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式三份的表格说：“这是手续，咱们填个协议。”李忠莫名其妙，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炒股还要填什么协议？他正要拿过协议看是咋回事，那女营业员说：“都是些格式性的话，要我们给您好好服务，没啥好看的。对您这些坐在客户室的人，我们有规定要一对一的服务。您签个名字就行了。”她不容分说地要他签字。李忠心想，既然都是承诺服务的话，不看也罢，便一个字也没看，拿过女营业员手中的表和笔，站在原地签了自己的名字。女营业员接过表、笔，也歪歪扭扭地签上了她的

名字。

从女营业员写得歪歪扭扭的名字上李忠知道她叫刘艳丽。人如其名，她的确长得艳丽动人，深蓝色的工作服衬托着她那白里透着微红的脸蛋，就像一朵粉红色的牡丹花。刘艳丽也知道他叫李忠，亲热地说：“李先生，走，上楼，给你安排个电脑。”说着，领着李忠上了二楼。

二楼大大小小十五个房间，除了两个正、副总经理室和工作人员室外，都是客户室。客户室里最多的一间房子放了二十多台电脑，挤得密密麻麻，转身都困难；最少的一间只放两台电脑，还有双人沙发，供中午休息的床，宽敞舒服多了。

刘艳丽先是把李忠领到放电脑最多的那间大房子，说：“这是市值二十万元坐的房间。”那里面每台电脑前都坐着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挤得满满的。

她的头随着眼在每台电脑上转了一圈，领着李忠又出来了。

她又把李忠领到一个放着十五台电脑的房间，那里也是坐满了。

他们又来到放十台电脑的房间，正好有一台电脑前没有人。刘艳丽说：“李先生，你先坐这里，以后再给你调整。”

李忠坐在了那台电脑前，心里很是有些惴惴不安。走过走廊时，他看到那各放着两台、四台电脑的房间门都半开着，房间放的电脑越少空间就越大，摆放的设备的质量也越好，就连沙发的大小、质量、颜色也不一样。

他明白，这里只认钱不认人，不管你官大官小，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钱多的在待遇好的房间，钱少的在待遇差的房间，钱不够只好去一楼大厅了。

他属于只能坐塞满一屋子的那一级，在这间房子只是暂时坐坐。李忠坐下后，刘艳丽给他示范着打开电脑，教他如何使用炒股软件：“我们使用的是钱龙软件，开机后等待，在这里打三个 A，按确定就可以操作你的股票了。按 INS 与 M 键就可以买卖……”

刘艳丽教给他基本操作要领之后，扭头指着放在一进房门靠墙的饮水机说：“要喝水，那里有水。从家里带个杯子，拿点茶叶，一边喝茶一边看股票。这里除了按规定每交易一笔收交易费外，不收任何费用。”

刘艳丽从开始接待李忠到把他带上二楼安排电脑，一直是满脸笑容。

她的热情洋溢打动了李忠，他不由得在心里说：这女孩子不仅人长得靓丽，服务态度也好。李忠觉得这里的服务真的就像一楼大厅墙上宣传的那样：优美、优质、优惠。他心里还有点后悔：为什么不早到这里来呢？这里的服务态度多好呀！喝着茶炒着股是多惬意的事情。

“有什么问题就到工作室找我。”刘艳丽说罢，扭动着保养得十分纤细的腰，向房门口走去。

李忠嘴上说着“谢谢”，礼貌地站起来目送她的背影，直在心里感叹：“多好的姑娘呀！”

这个客户室里包括李忠在内坐着六男四女，十台电脑靠东、西两墙各放了五台，客户们背靠背坐着。

李忠坐下的一瞬间，目光扫视了一下室内：和他同排坐着的是四男一女，背向坐着的是三女二男。那三个女的都在四十岁以上，相连坐在中间。两个男的把着两边的电脑，一头是小白脸，另一头是个大胖子，看上去有二百多斤，压得座椅发出吱吱的响声。

李忠低头下意识地向左侧看去：坐在他左侧的是一个约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像所有的中年女人一样自然地发胖，却也并不臃肿。她中上身材，脸稍有点长，纯朴的面容，一对突出的厚嘴唇，衣着极其普通。就像农转非从农村带到城里的乡下妇女，脱下了土气肥大有利于劳动的粗布衣服，却还保留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看不惯也不敢穿城里时髦女人那好质好料短袖短腿露肚皮的服饰，依然是灰暗大众的质料、长袖长衫把身体各个部位都遮挡得严严实实。但她穿戴整齐干净，是个干净利索的人。

他又向右边看去：坐在右边的也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男子，一脸沉静，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上的股票，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只在专心看着他的股票。对他这新来的人也视而不见，仿佛身边的位子还空着。

他本来想礼貌地向左右两边的人打打招呼，看那男士只埋头看着自己的股票，毫无理他之意，也就作罢。只向左侧的女士友善地笑了笑，点点头。于是他坐在电脑前，手忙脚乱地敲着键盘。他第一次接触炒股软件，刚从刘艳丽那里学来的知识还很生疏，动作又别扭又笨拙，一上手就打错了。

坐在左侧的那位农转非女士对他的礼貌点头报以微微一笑，客气地说



008

了声“来了！”，她看着他笨手笨脚敲键盘，见他打错了，主动说：“这样来”，说着就动手在自己的键盘上敲了起来，做着示范，热心地教着李忠。

坐在他右手的那个男士始终像蜡铸人一样一动不动，一直到手机铃声响了，才终于把蜡铸人触动。他从裤袋里拿出手机放在耳边，轻声地“喂”了声，说“知道了，知道了，股市收盘后我就去。”李忠隐约地听得出手机里传出清亮的女人声。

农转非主动问李忠：“才来的？”

“嗯！”他答着。

“小刘是你的客户经理？”

“什么客户经理？”李忠不明白，没听说过股市还有什么客户经理，诧异地问。

“就是和你签了合同，负责和你联系的工作人员。”农转非解释着。

“这娃挺热情的。”李忠夸奖着刘艳丽。

“嘿嘿……热情？她咋不对我热情呢？”身后传来了尖声嘲弄的女声，“你和她签了合同，她就是你的客户经理，她每月除了工资以外，要从你的交易中提成。你交易得越多她提的成越多……”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李忠心里想，知道还是钱把他和她拉在了一起。他不由得转身顺声看去，只看到了一个匀称的女人背影：那背影盯着屏幕，嘴巴像机关枪一样：“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社会都是为了钱，她从不从你交易中提成，凭什么对你热情？不用问，她一定是主动要给你服务的。她当的客户经理越多，提的成越多，拿的钱就越多。所以来一个新人，她们都争着抢着要给你当客户经理……”

她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只是喋喋不休地叨叨着，“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就这客户室也不是白坐的，水不是白喝的。虽说不收任何费用，可你每交易一笔，收取的交易费比你在家网上交易多得多……”她还在叨叨着，教育着李忠这样的新股民。

客户室始终是吵闹的。从李忠一进这个客户室，和他坐在同一排、把边靠门的那个枯柴一样的瘦高个子男人，一直评论着这股票那股票，嘴巴就没有停歇过。

这时，他突然一惊一咋地大声喊道：“涨了！涨了！‘中石化’涨了，把大盘拉起来了！”

他的声音压过了那快嘴女人。她停了嘴，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股票上。

瘦高个子还在喊着：“看，看，师大高科起来了！赶快买这支股票，肯定赚钱。”

“指标股在拉盘，石化股起劲，接着就是科技股，再后就是各小盘股……牛市就要来临了！现在杀进去肯定赚钱，赶快买！”他说的十分肯定，比电视上的股评说的要肯定得多。

“老张，你不该到这儿，应该去做股评，肯定比电视上那些股评专家来劲。”小白脸说。原来那瘦高个子姓张。

“邵老弟，不是我吹，电视上那些臭嘴，有几个说得准的？他妈的，都在瞎说。我肯定比他们强。你敢不敢和我打赌，你现在买‘三峡水利’，肯定让你赚20%。赚不了，我赔你50%的利润；赚了，你给我分一半。”

小白脸姓邵，说，“钱全部套进去了，拿什么买？还打赌，赌个屁。”

刘艳丽出去不大一会儿，又推门进来了。她走到小白脸的后面再没有往前走，站着问李忠：“李老师，有没有啥问题？”还没等李忠回话，刘艳丽就说，“你先熟悉熟悉，我会和你经常联系的。”说着转身把两个细嫩的手放在小白脸的两肩上，歪着头，甜腻地说：“邵，陪我出去一下。”

小白脸毫不迟疑地站起来，他们一起走了出去。室内出现了短暂的安静，没人说话，连瘦高个子也暂时闭了嘴，怪怪的。

李忠明显地感到空气中弥散着轻蔑和不屑，心里很是觉得怪。刘艳丽和小白脸怎么那么亲热？他扭头问坐在左侧的农转非：“小刘也是那小伙儿的客户经理？”

“嗯！”她嗯了声，很淡然地说，“他们关系好”，紧接着问李忠：“您贵姓？”

“不敢言贵，姓李，李忠。您贵姓？”李忠说。

“姓宋，宋翠莲。”她说，“李大哥，您叫我小宋就行了。”

瘦高个子只安静了几分钟，又开始大谈特谈，一刻不停地显摆着。快嘴女人也不示弱，不失时机地嘟嘟嘟来上几句。一个女高音，一个男中音，格外刺耳。其他人有的在小声分析着；有的为错失良机扼腕叹息；有的为刚买就被套而后悔莫及；话题大小都不离股票，李忠感觉这里就像一个叫卖着的小农贸市场。

间歇中，李忠好奇地斜眼看着那个蜡铸一样的男士——在这像农贸市场一样的环境里，难得有这样安静而沉稳的人。那男士也不回避他，该买什么、该卖什么，坦然地在操作着，就连查看自己的总市值也不避他。

一个多小时以后，小白脸回来了，又坐在了自己的电脑前。

两个小时的交易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李忠是第一天进市，还想多看会，再熟悉熟悉。同室的人陆续都走了，只有小白脸和他还在。

刘艳丽又推门进来了。她仿佛没有看见李忠，直奔向小白脸，把两个细白的手又放在他的肩头捏了起来，就像按摩房的女按摩师给客人按摩一样。她问：“今天怎么样？你的那两个股票涨了没有？”

“涨了。”小白脸被按摩得有点痒痒，肩头动了动，关切地问，“你今天开车了没？没开的话我送你回。”

“没开，我们还要开会，你等我。”刘艳丽说着，手不停地在他肩上捏着，问：“你星期日干啥？”

“没事。”

“没事到我家来，我老公不在。”

啊！这是什么话？李忠一直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的股票，这句话使他这谦谦君子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他不由得抬头向他们看去，嘴里发出了“嗤”的声音。

刘艳丽发现还有人，扭头看了李忠一眼，红着脸用细白的手在小白脸背上轻轻地拍了一掌，故作掩饰地说：“你可不能想歪了！”

小白脸得意地嘿嘿笑了。

刘艳丽不好意思地问李忠：“李大哥，你还不回？”

“我就回，我就回。”李忠关掉了电脑，站了起来，匆匆走出了房门。

第二章 看不透的女人

初入股市的李忠就像刚进入学校启蒙的学生。面对股市的许多技术指标，就像小学生面对着书本一样，不是这里不懂，就是那里不会，或者面面相觑，那些技术指标认得他，他却认不得人家。

坐在他一旁的宋翠莲，窥看着他笨手笨脚、不知所措的样子，面带着善意的微笑，总是主动热情地告诉他，耐心地给他讲解这些指标的作用：什么宝塔线在什么情况下股票该涨了，在什么情况下股票该卖了，什么两平底、三平底、W底、尖型底……李忠听都没听说过，直觉得这像农转非的乡下妇女很不简单，对股票的知识懂得真不少！他吃惊地望着她，对她刮目相看。

宋翠莲不厌其烦，讲得很认真，李忠在书本上看许多页还弄不懂的，在这里经她一点拨，一下子就看懂了。这种现场教学一目了然，效果十分得好。难得有这样的老师，李忠满心感激。

李忠虚心请教，不懂就问。只要他问，宋翠莲就会耐心地讲。

李忠是当过大领导的人，非等闲之辈，智商很高，往往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但不管他问什么，都难不住她，她都会详详细细、深入浅出地



告诉他。李忠日见一日地对宋翠莲心生敬意，不敢小觑。

小事中明道理，细微中见品行。营业部在每个客户室里都配了一台饮水机，供大家喝水。饮水机就在离房门最近的墙边放着。每个人推开房门，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它，打开饮水机的加热开关本来是举手之劳。但李忠发现，客户室除了宋翠莲，所有的人来迟来早，没有谁会主动打开饮水机的加热开关，都是一进门就直直地走到自己的座位，匆匆忙忙地打开电脑看着自己的股票。等别人把饮水机的加热开关打开，水开了，才各自拿出不同式样的杯子，大的小的、高的矮的，放上茶叶，你灌一杯，我灌一杯，一边品着茶，一边看着电脑屏上自己的股票，好不悠哉悠哉。只有宋翠莲，唯独宋翠莲，每天一进门就先去打开饮水机的加热开关。

李忠观察着这个现象，心里又好笑又好气，心想：坐在客户室的不是大款也都是有钱人，平时被别人伺候惯了，进了房门顺手按个加热开关按钮都懒得去做，真是的！这虽然是些小事，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涵养、品行，这宋翠莲不仅股票知识懂得多，而且人很勤快，品性纯良。对她，李忠有了更多的认识。

又一天，李忠比谁都来得早，一进门就开了饮水机的加热开关。

宋翠莲来了，习惯性地向饮水机走去。她看到标示加热水的红点已经变成了蓝色，说明水已经开了，有点奇怪地说：“噢！今天这清洁工还真不错，给咱把饮水机早早地就开了。”——她以为是每天早晨打扫房间的清洁工所做所为。

她一边向自己的座位走着，一边招呼着李忠：“李大哥，水开了，泡杯茶吧。我这里有今年的新茶。”说着就给李忠的茶杯里捏茶叶。

李忠忙站起来说：“谢谢，谢谢，我这儿有。”

“尝尝，新茶，看看咋样？”她不容分说就给李忠茶杯放进了茶叶。

“赵天逸、孟老师……”她一一叫着，要给大家捏她的新茶叶。

从不同座位发出了同一个声音：“谢谢，谢谢。”有人礼貌地站起，用手推着，说自己已经放上茶叶了。有人嘴里说着推辞的话，两个眼还死死地盯着自己的股票，并不动，只用一只手作了个推让的动作。

在这个客户室里有一台电话。鬼知道，这个证券营业厅为什么把这台电话印在当地电话本上，并注明是营业部的咨询电话。这一下不得了，社会上在这个营业厅开账户的人，有咨询事宜都往这里打，电话一天响个

不停。

电话铃又响了。大家都在专注地看股票，一时无人去接。电话铃响了一阵后，正在喋喋不休地评论着股票、离电话最近的瘦高个子很不耐烦地拿起话筒粗声粗气地说：“打错了，这里不是证券厅。”说罢，继续显摆地说这个谈那个。

他放下电话筒不长时间，也许打电话的人对他的回答很不满，也许那人又查了电话本看到的还是这个号码，又拨了电话，电话铃又急促地响了。

宋翠莲站了起来，不声不响地走过她左手位置坐着的一个长得黑不溜秋的人和瘦高个子，拿起电话，和气地说：“喂，您要咨询股票吧，这里不是咨询部，这是客户室，什么？……电话本上印错了，我告诉您个电话，xxxxxxx，您打这个电话，是他们营业厅的电话……”她的和蔼与瘦高个子的粗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明显地表现出不同的素养。

李忠观察着这一切，他更疑惑了，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宋翠莲的素养蛮高呀，不像是知识不多的农转非呀。他对她又多了一份敬意。

刘艳丽进来了，直向小白脸走去。只要小白脸在，刘艳丽一定会来的，有时候一天要来好几趟。

宋翠莲见刘艳丽进来，对她说：“小刘，你们营业厅是怎么搞的？给你们说了许多次，把这个咨询电话换到你们工作室去，你们咋老不动？这电话一天响个不停，这样不行！”

“你们的意见，我已经给领导反映了。”刘艳丽走到了小白脸跟前，一个手已经搭在了他的肩上，她又要“捏”他的肩了，扭过头不屑地说，“再来电话你们就别接。”

“这怕不行。”宋翠莲一脸肃然，说，“常说换位思考，如果咱是打电话的人，那是个啥心情？”

刘艳丽不言语了，两个手放在小白脸的肩上，捏了起来，歪着头，甜甜地问：“今天的股票怎么样？”

“差不多。”

“赚啦？”

“不多。”



“晚上你请客。”刘艳丽娇声地说着，举起嫩白的手在小白脸的肩上故意地拍了一下。

“哎呦！”小白脸故作姿态，脑袋就像被棒敲了的乌龟头，向下一缩，耸了耸肩。

电话铃又响了。

宋翠莲又不声不响地起身去接电话了。

……

李忠挨着宋翠莲坐着。他迷惑地看到宋翠莲的自选股就有二十多个，电脑荧光屏一面都放不下，而他的自选股只有五个。于是，他好奇而又好奇地问：“宋师傅，你咋那么多自选股，同时炒那么多啊？”

“有我自己的股票，也有别人的，我替他们看哩！”宋翠莲说，“我自己原来有些股票，我单位有个女同事有几支股票。她生孩子了，看不成了，全给我了，我按现价把钱给她了，结果股票全都套进去了。我也知道买的太多看不过来，可都套着，没办法，不能卖。只能等涨上来了，逐渐地卖……”

听着宋翠莲的话，李忠心里很是纳闷：还有这样的人，在股市狂跌的时候买别人的股票，那不是替别人承担了风险嘛？他在心里说：好人，大好人。股市里还有这样的活雷锋？在如今一切已经市场化、利益化的时代，利益驱动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乐于助人的雷锋精神早已淡漠了。在茫茫人海中，特别是在股市这样你死我活激烈争斗的地方，要找一个活雷锋真的是凤毛麟角。他从心底里对她产生了更多的敬意，心里里平添了一份关心，不由得脱口而出：“那你损失大了！”

“一套房子。”

一套房子？在这省会大都市最少不得三四十万元？他吐了下舌头，心里嘀咕：她哪来这么多钱？

转念一想，否定了自己的质疑：两千多年前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陈胜、吴广不是早就说过，将相宁有种乎！将相出寒门，时势造英雄。改革开放不仅为城里人，也为乡下人创造了许许多多可以竞争的平台。许多有能力、有眼光的农民搞经营，搞建筑，搞房地产不都发了？不少人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大款。也许，他老公就是这样的农民企业家。她随老公农转

非到了城里，闲着无事，拿老公的钱炒炒股。

李忠自从到证券营业厅炒股票以后，就开始留意起电视上的股评节目。本省大丰投资咨询公司，每天在中午十一点半和晚上六点准时对当天股市的情况进行讲评，并推荐股票。那作股评的就像江湖上要卖戏卖狗皮膏药的，总是要卖个关子，在电视上给你推荐点评一两个股票，接着会说还有几支股票前景更好，是几只黑马，要大幅拉升，本公司免费为你热情服务，请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xxxxxxx。吊着你的胃口，鼓动股民和他们联系。

这一天，李忠在家里又看电视上的股评，心血来潮，试着按电视上说的电话号码给大丰打个电话，咨询自己手中的股票怎么样。

接电话的是个女士，当李忠问自己的问题，那女士没有正面回答，却先发问：“您投入多少资金？”

李忠不解地问：“你问这个干什么？”

“这是我们的规定，得先知道您有多少资金。”

李忠迟疑地说：“几，几十万。”

“请您到我们公司来，我们公司在劳务巷金辉大厦……我们一起对您的股票进行研究，向您推荐黑马股，使您尽快转亏为盈。”女士说。

李忠多了个心眼，想到妻曾经买过一个钢铁股票，在股市大跌时还可以，没有赔钱，就试探地请教一下今后的走势：“请教钢铁股今后的走势怎么样？”并说了自己股票的名称。

听得出，那女士拿着话筒询问一个什么马老师。马老师答得很干脆：“不怎么样。钢铁股明年没有什么行情，走势不会好，建议出货。”

股票咨询公司的专家的意见。李忠不敢怠慢，高度的重视。第二天，股市还没开盘，他就来到客户室，在电脑上挂了卖单，一开盘就把这个股票卖了。宋翠莲来了，他还好心地对宋翠莲说：他询问了大丰投资咨询公司，马老师说钢铁股不行，让赶快卖掉。他已经把自己的一个钢铁股卖了，钢铁股没戏，这是专家的意见。

“咳！什么专家！”宋翠莲高声说：“别听他们吹。任何人都说不准哪个股票是涨还是跌，除非你有内部消息。我也曾问过大丰一个股票，他们说三块零八有压力，涨不上去，要我卖掉。现在已经涨了九毛，都超过了四元了。千万不敢把他们的话当真，也不要那么冲动，叫你卖你就卖？钢

铁股凭什么就没有行情？说不定还长得很好呢！你才进股市，这里面的门门道道多着哩，你还弄不清。以后有啥吭个声，让大家给你参谋参谋……这里的人哪一个不是在股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从血淋淋的教训中过来的，不比他们差。”

啊！李忠倒吸了一口凉气，还是自己的不是，就像做错事的小学生，说：“他们还让我到他们公司去。”

“不能去！”宋翠莲毫不含糊地说，“那是要叫你成为他们公司的会员，要你给他们交钱哩！千万别信电视上说的什么免费服务，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没有不收费给你服务的。三楼有个老太太，投了二十万炒股。他们跟老太太说，要调仓换股，把老太太原来的股票都卖了，另外选了几个股票。结果他们选的不涨还跌，卖了的股票却在涨，把老太太的二十万元给赔完了。老太太嘴都气歪了，还得打掉牙往肚里咽，没法说。人家和你签的有合同。那些人鬼得很哩！合同上写得很明白，赚了钱他们要分成，赔了责任自负。”

李忠对这些一无所知，听得直瞪眼。

“你给他们打一次电话，他们给你能打十次、二十次，总想让你上钩。更气人的是，他们把你的手机号码还向外公布，各地的投资咨询公司就都知道了，今天这个公司给你打电话，明天那个公司给你打电话，烦死了。我最近常常接到南方几个省的咨询公司的电话，都要我加入他们公司。他们给你出不了什么好主意，就是叫你交钱。你交了钱他们给你参谋，股票没涨，跌了，你问他们，他们会说，那是一般的人给你指导的，交多少多少钱可以让专家专门给你指导，让你再交钱。你再交了钱，也不见得就是专家指导，你的股票不一定就能赚钱，黑的很！”宋翠莲说。

宋翠莲说对了。此后，大丰经常给李忠打电话，问他股票怎么样，一再要他到他们公司去。

宋翠莲说：“你再接到他们的电话就告诉他们，说你已经把股票卖完了，不炒了。”

大丰的电话又来了，李忠按宋翠莲的说法很果断地拒绝了他们，果然好几天大丰没有再给他来电话了。

他卖了的钢铁股，跌了两天又回升了，而且涨了一块多，涨得很好，叫宋翠莲说准了。李忠心下想，这乡下女人神呀，暗暗举着大拇指。

自从刘艳丽第一天把李忠领到这个客户室，并给他当了客户经理后，她每次来这个客户室虽然多是和小白脸有说有笑，但还是要问问李忠股票的情况。

妻原来买过一支北京板块的股票，这一天涨得很好，眼看着分时走势图上黄线和白线直线向上升，已经涨过了原来买的价位。李忠的心动了，想把它卖掉。

宋翠莲也热心地帮他看着交易屏幕，盯着这个股票的K线图，看着涨势，提醒他说：“这个股放量了，注意，能卖就卖。”

据说证券营业厅加强了管理，对客户经理提出了新要求。这天，刘艳丽突然推门进来了，直奔李忠，边走边喊：“李师傅，你买的北京板块那个股票卖了没有？”

“还没有。”

“拿着，不要卖。”

说话间，她已走到李忠跟前，用手打着李忠电脑的键盘，打出这个股票的K线图。

她指着K线图说：“你看看，走得多好，还要上涨。”

“量放出来了！放大量一般就要卖了。”宋翠莲扭过头脸对着她，不同意她的说法。

“我们内部也有人拿这个股，这个股可以长期拿，我们看这个股还要涨。”刘艳丽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观点。

李忠心里揣摩：她说“我们”是不是他们营业部的意见？从内心说他对专门做股票的证券营业厅顽固地有着一一种想当然的崇信：他们专门做股票生意，一定对股票有研究。他们的意见值得重视。

李忠犹豫了，没有听宋翠莲的话，没有卖这个股票。

股市，在大家的看好和各方呵护下一路上涨，上证涨到1223点，深证涨到3147点又突然开始下跌了。

大盘回调了。

第二天，李忠的这个股票也跟着开始下跌了。

大盘从1223点开始下跌，跌跌涨涨，跌多涨少，一路下滑，这个股票也随着波动，一直下跌。

宋翠莲说话了：“你看，放量了，你就要注意。那是该卖的时候，你

不卖，听客户经理的，瞎了吧！”

“她懂个屁。”快嘴女人姓杨，叫杨亚南。她的机关枪又响了，“陈友谅的军师！狗头军师出的尽是瞎主意。”

“她迟不来，早不来，偏偏在那个时候来。”宋翠莲说，“本来李大哥想卖，她一说，还说得那么肯定，李大哥就动摇了，一念之差。”

大盘经过一段时间回调，李忠的这个股票下跌了一块多，又被套住了。

杨亚南惋惜地说：“李大哥要卖了，能赚上四千多元，现在赔五千都不止，真可惜。”

小白脸进来了。凡是谈刘艳丽的话题，都是在小白脸不在的时候，只要小白脸一进来，说话的就自觉地不说了。话题戛然而止，立马就转移了方向。

没卖这个股票，李忠十分懊悔。实践是检验错对的唯一标准，这次宋翠莲又说对了，他对她有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宋翠莲真的是被老公从农村带出来的乡下妇女吗？

他再次迷惑地看着她：那淳朴的脸，厚厚的嘴唇，朴实无华的外表。她有满腔的热情，善良的心地，睿智的头脑……

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第三章 风流赵天逸

在这个客户室里，坐在宋翠莲左边那个黑不溜秋的青年人叫赵天逸。他是男士中长相最有特点的，最突出的特点是“黑”，脸黑得就像非洲人。从李忠一进这个客户室，赵天逸就以他那突出的特点引起了李忠的注意。李忠心下说：这小伙真黑，不像尉迟敬德，也像黑脸包公。

黑脸赵天逸，一米八的个头，三十七岁了还没有娶媳妇。他虽人长得黑，却身体壮实，长圆脸，浓眉大眼，高鼻梁，是个黑帅哥。他总是西装笔挺，配着艳丽的领带。据说，穿西服的人很讲究衬衣，你精神不精神，关键看衬衣。他的衬衣很考究，一种颜色的衬衣最多穿三天。他举止带着点文气，对股市颇有研究。

他把手上的股票该卖的全卖了，集中资金买一支股票，据说一次就赚了三万多。

在这个客户室，这一波股票从 980 点涨到 1230 点，能赚三万多多元的也就是赵天逸一个人。

这天，李忠刚走进客户室，就听见瘦高个子在大声地喊：“赚了，赵天逸赚了。这两把操作得真漂亮。跌停板买，涨停板卖，赚了 20%，赚

啧啧，太好了！”

“还是赵天逸的脑子好，水平高。”

“人家是高材生嘛，当然比咱们强。”

客户室里一片赞美声，都说赵天逸的炒股水平高。

在大家对赵天逸的赞美声中，宋翠莲突然改变了话题，对李忠说：“李大哥，你过去是当领导的，接触的人多，你们单位有没有大龄女青年，给咱赵天逸介绍个媳妇。你们公司女的多，有那挑来挑去挑耽误了的，就给咱赵天逸介绍介绍。”

“就是的！你给天逸帮忙找个媳妇呀！”快嘴杨亚南也说话了。

赵天逸脸红了，黑里透红，嘴里还硬气地说：“不急，不急！”

“不急？”杨亚南的机关枪又嘟嘟地响了，“那就长老苗了！年龄越大越不好找。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娶媳妇是终身大事，不急咋行？大家都给赵天逸张罗，有合适的不要放过。李大哥，你可得当回事。咱这个房间来个总动员，把你们合适的女孩儿都给咱天逸介绍一下。回民也可以嘛！白姐，听说你们回民要汉人洗肠子，还要用肥皂水洗，真的假的？要真是那样，找个回民姑娘咱天逸就惨了，这一关先不好过……”

哈哈，大家都笑了。这不大的房间里充满了欢愉的笑声。

“快看，‘万科A’又涨了！快跟进！”瘦高个又一惊一乍地大声喊：“‘中石化’也涨了，拉大盘了……”在别人谈论给赵天逸找媳妇时，他始终没有忘记评论股票，还自评自说。他的高声打断了大家正在谈论的话题，压倒了笑声。

待了会儿，李忠小声问宋翠莲：“赵天逸真的还没有媳妇？”

“对。”宋翠莲认真地说，“您真得给帮帮忙。”

按说赵天逸体型各方面都长得不错，只是脸黑些。黑怎么了？说明他身体健康。为什么他三十七岁了还没成家？说来话长。

赵天逸是名牌大学毕业生。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大学生，第一年规矩，第二年乱，第三年男女同居，第四年毕业时散。虽说这种说法以偏概全，但这种现象在大学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不是个别。

赵天逸也一样，想当年，风流肯让谁？在上大学二年级时，他就和同

班的一个女同学好了。那是个四川姑娘，小巧玲珑，皮肤白净，活泼、泼辣，具有四川女人开朗能干的性格，招人喜爱。

天下怪事多，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他们班一共三十个同学，男生二十三个，女生只有七个。男多女少，比例失调。物以稀为贵，女生就成了香饽饽。一上大学就有几个男生有意和这招人喜爱的四川姑娘接近，向她献殷勤，像苍蝇一样常在她身边嗡嗡。她抬着高傲的头，漠然视之，一概不理。第一学期学校开了高等数学，上第一节课，数学老师来了一个摸底测验，出了三十多道题让大家答。大家丝毫没有思考的时间，不停地写，答完就到下课时间了。全班只有四五个人做完了考试题。没有一个人得满分的，最高的是83分。这个得最高分的就是赵天逸。因此，他被老师指定为数学课代表。

这个黑不溜秋的同学引起了她的注意。一次，一道数学题，她解了整整一张纸才得出答案，偷偷去看课代表赵天逸的数学作业本，一看吓了一跳。人家只几步就解了出来，那样的简捷明了。从此，她做完数学作业，总要借机翻翻赵天逸的作业本，看人家是咋做的，和自己的对照，往往有意外收获。到后来，四川女娃泼辣的性格充分显现，想看他的作业本，她就冲着他喊：“哎，赵天逸，把你的作业本让我看一下。”有难题也喊：“哎，赵天逸，把这个题给我讲一下。”他总是耐心地给她在纸上算着讲着。令她惊讶的是，这赵天逸的脑子不知是什么成分组成的，灵光的很。再难的题到了他那里都迎刃而解，而且步骤特简捷。她对他有了好感。再后来，她就常常邀他一起做作业，随时向他请教。他不仅数学好，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

日近日亲，日疏日远。感情这个东西，萌生的时候是自然的、不知不觉的，是个渐变的过程。一旦种下了感情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破土、生长。到了二年级，他们就有形影不离了。一个夏天的晚上，他们做完作业，时间还早，天太热，她对他说：“赵天逸，出去凉快凉快。”两人出校门向南拐，在校园门口苗圃里的小路上一边走着一边聊着。

开始还聊功课，渐渐就闲聊起来。她看着他的黑脸，笑着说：“你呀，站在三米以外的黑影处，谁也认不出来。因为你和黑影一个色。”他哈哈大笑，说：“你呀，站在十米以外的黑影处，谁都能认出来，因为你太白了。”她咯咯笑了，自豪地说：“爹妈给的呗！”转念一想，她的话有些伤

他的自尊，就形象地比喻着说：“你黑是黑，可质量高，是黑皮肉包子。我白是白，但没有你质量高，是白皮的菜包子。”说罢又咯咯地笑了。他也笑着说：“比喻不当，比喻不当。”

那夜，他们都十分兴奋，互相叫着“黑皮包子”、“白皮包子”，越来越高兴。走到一棵大树下，他看周围没有别人，就做着鬼脸，伸出爪子，面对着她，吓唬着说：“白皮包子，我要吃了你！”他的手抓住了她的双肩。她的心早已激荡不已，顺势倒在他怀里。他们抱在了一起，嘴对着嘴……

很快同学们就知道他们好上了，一片惊诧：她长得多白呀，咋能看上那个黑不溜秋的货？相好的女同学好奇地问她。她说他黑是黑，但那是本色，他身体强壮，具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她就喜欢这样阳刚的男人。

他们一个黑，一个白，黑白分明。同学们都戏说他们是黑白双煞。很快，他们在校外租房了，同居了两年多。她把他还告诉了她的父母，只说他学习很好，没有说他的长相格外黑。他们得到了父母的默许。

大学毕业的前一个假期，赵天逸随女友去了四川，见了女友的父母。

她母亲一见到他们，就把女儿拉到一边问：“怎么，你们学校还有非洲留学生？你怎么喜欢这非洲小伙子？”

她哭笑不得，跺着脚喊：“你胡说啥哩！”

父母坚决反对她和他好。那颇有些严厉的父亲、泼辣的母亲，吊着脸，把赵天逸叫到客厅坐着，十分郑重、明确地讲：我娃子毕业后是要回四川的哟！绝对不能和你在一起哟！

这个结果是赵天逸没想到的，头都炸了。他没脸再呆下去，毅然出了她的家门。她要奔出门追他，父母强行拉住她，把她锁在了房里。

四川人的泼辣劲上来，九头牛都拉不回。一不做二不休，父母亲怕女儿不听劝，开学了专程陪着女儿来学校。当父母知道他们同居了，母亲气得大哭，父亲咬牙切齿，跺着脚大骂赵天逸，说他是流氓，雇民工从他们同居的房间把他的东西扔了出去，把女儿的东西拉回了女生宿舍。

为此，她母亲还在学校住下了，监督着他们，一直到毕业。

棒打鸳鸯散，一对新时代的梁山泊与祝英台就这样被拆散了。毕业后他们各奔东西，天各一方，再没有见过面。

这件事，对赵天逸打击太大了。

那是最后一次看到她在她母亲的胁迫下离开学校的时候：

他躲在教学楼角，远远地望着她一步三回头慢慢远去的身影，他热血冲击着脑子，感觉周身的血管都要爆炸了，真想扑上前去抱着她不让
她走。

他理智地克制住了自己，只是用拳头狠劲地砸着砌着白色瓷片的学
楼的墙，手都砸出了血，那被砸过的白瓷片上血迹斑斑。

冲动之后，他脑子全是空白。空白之后，他生不如死。他想到了死，
但没有勇气去死。

没有爱情的生活是没有生命的生活，不管是男人或女人都一样。

那些天，他失魂落魄。他感到空虚，只觉得活在这茫茫人世没有任何
意义。

他想到了出家。他要遁入空门。那天，他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
士一去兮不复还……”悲壮凄凉地离开了学校，走上了出家的路，大有一
去不回头之势。

他一个人坐着公共汽车来到了距学校五十多里外的大觉寺。大觉寺在
半山腰的一片平地上，参天大树遮天蔽日，一圈红墙里，庙宇雄伟，几进
几出，是一个千年古刹。他毫不犹豫地跨进了朱红大门，走进了高大雄伟
的大雄宝殿。咚，咚，咚，对着如来佛磕了九个头，把头都快磕出血了。
他向方丈提出：他看破了红尘，要在这里出家。

那方丈是个饱学之士，也是个爱国人士。问了他的情况，知道是失恋
青年，劝慰道：“爱情是高尚的、纯真的，也是机缘相合。失恋是痛苦的，
但对理智的勇士而言是暂时的。旧缘已去，新的机缘正在孕育。施主受过
良好的高等教育，国家正在蓬勃发展，像您这样的人，应该会大有作为，
岂可因私废公，敲一世钟声……”

方丈苦苦相劝，大道理说了一箩筐，不管赵天逸怎么坚持就是不接纳
他入寺。在方丈的苦心规劝下，赵天逸两天后又回到了学校。

从此，他再不言情，再不言爱，抛下儿女私情，立志要干一番事业。

有一个段子说：

一等智商经商，
二等智商从政，
三等智商从文。

.....

他自恃是一等智商的人，当然要经商了。

他大学毕业被分到省政府机关，但他观念超前，不去。他要自主择业，到一家私人企业去工作。工资比在省政府要高四五倍。但拿高工资不是他的终极目的。他的目的是在这里学习、实践怎样做生意。两年后，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自立了，就辞职了。

他自己创业。他看到商品楼一栋栋拔地而起，房地产行业兴旺发达，想着凡住进新房的都要购置新家具，于是自己经营了家具店，做了广州一个家具公司在本省的总代理。

三年时间，他赚了几百万。

这时候，股票市场方兴未艾，正值大牛市。一天，一对年轻的客户来买家具，他们不搞价钱，出手很是大方，买的也都是上好的家具。那客户和媳妇一边挑家具，一边对媳妇说：“看上啥买啥，白来的钱，别心疼。”赵天逸以为他中了奖，顺口问道：“先生彩票中了奖？”“哪呀！”那客户说，“炒股赚的钱，还不跟白来的一样？”“炒股能赚几个钱？”他疑惑地问。“只要把钱投进去就能赚，翻几倍的收益。”那客户说。

凡精明的商人都有敏锐的商机意识。这么能赚钱，赵天逸动了心思，凭他的能力，炒股一定能赚更多的钱。于是他开始研究股票，很快就改行炒股，把好端端的家具生意盘给了别人。

卖家具赚的钱，除买了一套房子，一辆汽车外，还有一、二百万。他一出手就投入了五十万元进股市，越加越多，最后总股资也有一百多万了。谁能想到，股市在一夜之间一泻千里。到如今，他也就剩下三十多万了。

毕业后，提亲的也有，特别是有钱的时候，主动找上门来的漂亮女孩儿也不少。可他心灰意冷，失恋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愈合，他都拒绝了。一个个女孩子都被拒绝了，慢慢地也就没有女孩子找上门了，他就这样耽误了下来，一直到今天。

坐在客户室炒股的，不是一整天都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有时也出去

转一转，活动一下筋骨。

李忠发现，赵天逸的行动很规律。他常在上午十点或下午一点半出去一个多小时。而对他的这个行动，客户室里似乎还颇有微词。尤其是小白脸，一看他出去，就和刘艳丽挤眉弄眼地诡笑。

他去干什么呢？

没女人的男人是孤单的。

没女人的生活是单调的。

虽说赵天逸拒绝了找上门的年轻女孩子，但三十七岁的男人有时还是有那种需求的。现今的社会要解决性的问题太容易了。有强烈需求时，他便去“洗澡”。当然是要异性服务的。

在一些地方，“洗澡”几乎就是“嫖娼”的同义词。

来到这个大户室的第一天，赵天逸在外面转，就看到在证券营业厅旁，一百多米的地方一字儿排列着四个美容美发店，挨个儿叫做“再回首”、“香香”、“欣欣”、“馨园”。这名儿起得好，都含着无限的温馨。他会心地笑了。

他常光顾这些美容美发店。这几个店他都去过，最好、最安全的要数“馨园”了。那店里除了一排放着有隔断的五个按摩床外，还有一个密室。在拐角几乎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门，推门进去是个厨房，再往里有一间不大的房子，放着一张双人床，乍一看就是工作人员的卧室，这房间向外还有一个门，直通外面的大院子。

赵天逸在股市收盘时常到这几个美容店转悠。一次，“馨园”的门半开着，一个脸上涂抹得像纸一样白的女郎，坐在门口向他招手。他走了进去。店内坐在椅子上的四个女郎都站了起来，抢着热情地招呼：“按摩吗？”

他端详着这几个女郎，大的也就二十六七岁，小的也就十八九岁，长相都还端正，不难看，脸上都涂着厚厚的一层，显得特白，和脖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问：“多少钱？”

其实他是明知故问，像他这样多次光顾这种地方的人，怎么会不知道价格？那是官价，这个行业的官价。

“按摩三十，‘全服’一百。”年龄最大的女的说。后来他知道她就是



这个美容店的老板。

“我们这儿的姑娘不错，‘全服’吧！”还没等他说话，老板就说。

“保险吗？”

他一开口，老板就知道他是老手，赶忙说：“没问题，绝对保证安全，你来看。”说着就把他引进密室，说，“看看，向外还有个门，直通外面的大院。‘全服’时店门就关了，还有人给你看着，一点问题都没有。”

赵天逸点了点头，心里确认：这地方确实安全，那三个店没有这样的密室，全服时就像打仗一样，匆匆忙忙，提心吊胆，生怕出事。

看了密室，他随老板出来了。老板指着那三个女郎说：“你看看，我们这几个姑娘多好，说句文话，蜂腰削背，该突的地方突，不该突的都没突。叫这个给你服务吧，她最小。”

说着，就把那个最小的姑娘拉到他跟前。那是一个个子不怎么高的北方姑娘，圆圆的脸上还带着娃娃般的稚气，穿着红色露胸露背的短上衣，两个胸脯子露出了一半，突兀地顶着那短上衣。下身穿着的裙子出奇的短，似乎没比裤衩长多少。

女老板关了店门。他跟着女郎走进了密室。女郎关了密室的门，又用手拉了拉门把手。

“来吧”，她开始脱衣服，麻利地脱去一件又一件，脱得一丝不挂。

赵天逸迫不及待，他也脱得什么都没剩，上了床。

小女郎长得白，和他反差很大。她个子不大，但很丰腴，胳膊就像莲藕节。她大方地用她那突起的奶头在他胸前磨了起来，从胸向下慢慢地磨着……

做完‘全服’，女郎一边穿衣服一边问赵天逸：“先生是住在丰园小区的老外吧？”女郎把他当成住在丰园小区的非洲老外了。

“哦！”他未加可否。

“先生常来。”

有了这样保险的地方，赵天逸过一段时间就要去一次，“馨园”的几个女郎排队似的都给他做过‘全服’，包括女老板也不例外。

李忠来到大户室时间不长的一天，收盘间隙他也起来活动身子，在紧靠证券营业厅红楼的顺城巷来回溜达。蓦然，他看到赵天逸从营业部大门出来了，直进了“馨园”。

他想：“真是！长得这么黑，美容顶什么用？把黑脸能美容白？”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赵天逸从“馨园”出来了，向营业厅走来，正好李忠也从另一个方向走回来，两人碰了个照面。

赵天逸脸红了，黑红黑红，不好意思地打圆场说：“坐得腰酸腿疼，去按摩了一下，真舒服。李大哥，去按摩按摩。”

李忠以为他真是去按摩了，笑着说：“年轻人真会享受。”

“要钱干什么？该享受时就要享受。”赵天逸看李忠没有任何异样，心想，看来揣摩这事，李忠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于是赵天逸脸上的“红”仿佛被风吹跑了，一下子没了，恢复了正常，说，“不贵，一次就三十元。”

李忠笑着说：“我们家属区门口有个瞎子按摩，那手法才好呢！你要去，我带你去。”

“真是个傻冒，”赵天逸在心里笑了，说，“找机会吧！快走，快走，快看股票去。”他们一前一后走进了证券营业厅的大门。

宋翠莲让李忠给赵天逸找老婆，并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拿赵天逸开心，她是认真的。

这天，股市收盘后，李忠第一个走出了客户室，宋翠莲忙关了电脑，也跟了出去。出了营业厅大楼，宋翠莲快走几步赶上了李忠，和他并排走着。

她主动地说：“李大哥，赵天逸人不错，很聪明。真的，你单位有合适的大龄青年，就给他介绍一个。多做好事，好人有好报！”

李忠微微地笑了，心想，宋翠莲真是热心肠，便说：“我记着，有合适的一定给介绍。”

说话间，他们走到了美容美发店。

李忠指着美容美发店随口说：“这地方怎么这么多美容美发店？都知道女人爱美啊，都是给女人开的，赚女人的钱。”

“这地方呀，有几个女的进去？不是赚女人的钱，主要是赚男人的钱。”宋翠莲瞟了一眼美容美发店，一脸的鄙视和厌恶，边走边说。

李忠迷惘地望着宋翠莲，觉得她说的话好奇怪，想了想，忽然想起赵天逸在这里按摩的事……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四章 孟教授的悲哀

坐在李忠右手那位沉稳少言、一副正人君子模样的男士，手机又响了。听得出还是那个清亮的女人声音：“你中午回来不？回来我就给你做饭。”

“不回了。”

“孟老师，爱人的电话？”宋翠莲问，“多关心你呀，真是个好媳妇！”

还没等他回答，手机那边的声音又响了：“我的那个股票涨了没有？涨了多少？”

这孟老师，叫孟继祖，他和爱人都在炒股，账户还分得很清，各是各的钱，各人有各人的账号。女的不专门来营业厅，叫孟老师代她看，买什么、卖什么股票，要跟她说，她同意了才能买卖。女的在遥控，过一段时间就要打电话问一下自己股票的情况。

“还没涨。”孟继祖回答。

“你不是说这个股票一定会涨嘛！咋还没涨？”

“等着，会涨的。”看得出孟继祖很无奈。

“股票把教授也难住了，看不准了！”宋翠莲感慨地说。



教授？他是教授？是传道、授业、解惑，为人师表的教授？李忠很是有些惊讶，下意识地侧脸端详着这位孟教授。他一身洁净的灰色西服，黑红色的花领带，架在稍有点瘦长的脸上的那副近视眼镜很有些度数了，看电脑屏幕上的股票，都得把眼睛凑得很近。看来，读的书不少，把眼睛都读坏了。既然是教授，不好好教书，专门来这里炒股啊？

一会儿，孟教授出去了，大约是上卫生间了，李忠小声地问宋翠莲：“他咋不教书呢？”

“说起来话就长了！”宋翠莲说。

时钟拨回到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一心想跳出农门的孟继祖还在偏远的农村大队当会计。他从公社干部嘴里知道要恢复高考了，就回家把那些压在箱底的高中课本找了出来，连夜复习，天天晚上都在两三点以后才睡觉。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高考自然是榜上有名，他考上了重点大学。

大学四年很快毕业了。那时候，百废待兴，各个行业都要发展，人才奇缺，大学教师也很缺，他以优异的成绩留校当了助教。他一边工作一边读本校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成了讲师。天下姓孟的都说是孟子的后裔。他骨子里十分看重自己的“孟”姓，虽说和孟子已经隔了两千多年，但作为圣人的后人，不能辱没先人。他爸给他起的名子叫狗娃，他上了学、有了知识就改名为继祖，立志要成名成家，做梦都想着要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怎奈所学的经济专业著作浩繁，难以有所突破，更不要说立一家之言了。

就在他苦于著书无门的时候，股票在中国兴起了，当时没有一本关于股票投资的书。开始炒股的人都是盲人骑瞎马，撞得头破血流。一心想着著书立说的孟继祖看到了这个机会，意识到这还是个冷门，真正懂股票的人掐着指头算全国也没几个。于是，他想在这方面做点文章。

说干就干，孟继祖找了国内外一些资料，凭着一把剪刀和一瓶胶水，东拼西凑，加上自己学的经济学专业知识，编起了《股市入门》的讲义。每编一节就拿给在本省一个经济小报当主编的同学，在小报上发表，连载了几个月。他成了本省第一个写文章谈股票的人。这下可不得了，请他讲股票的机构接踵而来，他夹着讲义这家讲了那家讲，红极一时。

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民族的人脑子特聪明，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

国人。他们极具商业头脑，能迅速发现商机，并及时把握住。这时，就有人不失时机地想到了，股民如饥似渴地想获取炒股的知识，办个股票培训班一定能赚钱。于是，就有人办起了教人在股市获利的培训班。最开始，能讲股票的人几乎没有，即便有，也是滥竽充数。孟继祖虽然瓶子不满，毕竟还编过讲义，在当时就是鹤立鸡群了。

此后他更是应接不暇，讲课的日程排满了。当然，这都是有偿服务，不是白讲的。哪次都得给个一二百元，有的还给得更多。就这，排得上排不上两说着哩！那时候，工资一月也就几百元，他一月的培训费是工资的十多倍，收入丰厚。

这一天，他又被一个股票培训班请去讲课。他夹着讲义走上讲台，扫视了台下几十个听课者一眼，开始侃侃而谈：

“现在我们讲第一课：股票的起源……”在学界有一种现象，有不少人不论讲什么都要从远古讲起，从起根发芽讲起，三皇五帝夏商周，云山雾罩。他也不例外，一开口就原始社会，什么铁器的使用，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股份的出现，泰罗的管理理论，亚当·斯密的理论，洋洋洒洒，讲了大半天，还没有进入如何炒股的主题。他讲得满口白沫，台下听得寡然无味。

“老师！”终于有人耐不住了，举起了手。

他停了讲，伸出手，做了一个很有风度、很礼貌的动作，说：“这位同学，您有什么问题？”

举手的是一个扎着两个小辫、圆圆的脸、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她瞪着一对大眼，站起来说：“老师，我给您提个意见。我们这些人主要是来学习如何在股市有所赢利的，不是做股票研究的。请您从实战出发，单刀直入地给我们讲如何才能炒好股票！”

如何炒好股票？鬼知道。股票在中国刚刚开始，孟老师和大家一样，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哼哼，不过就是找了点资料，汇编到一起，现学现卖。

“请坐下。”孟继祖是大学老师，自有他课堂应变的能力，说“我今天讲的是基础，炒股不了解股票的来龙去脉是不行的。学任何知识都要循序渐进，一口吃不了个大胖子。慢慢地就会给你们讲一些股市理论，实战知识，譬如波段理论呀、K线图呀等等。”

那姑娘没有说什么坐下了。讲完了课，当他要走出教室的时候，姑娘把他拦住了：“老师，请您卖给我本股票类的书，我回去好好看看，自己学学。”赚钱心切，她要恶补相关知识，她以为像孟老师这样到处讲股票知识的人一定有自己这方面的专著。

他脸红了，至此，他还没有专门的出版物，哼哼半天，他从嘴里艰难地挤出了四个字：“我没有书。”

“老师，那请把您的讲义借我看看好吗？”姑娘又说。

孟老师又为难了。讲义，是他到处授课的看家本钱，怎么能随便借呢？他如实说，他还要用讲义讲课。

那姑娘还是不依不饶，说：“老师，请您给我留个电话，在您不用讲义时我到您那里去看行吗？”

他只好给她留了电话。姑娘说话还挺算数，有了他的电话，就常给他打电话，如果他没课，姑娘就骑着自行车到他的宿舍去看讲义。她每次去都带着笔记本，一边看着讲义，一边记着，很是认真。

孟继祖上了大学、研究生，一心想做学问，成为大学者，一门心思在读书、做学问上，婚事一误再误，快四十的人了，还是钻石王老五。姑娘只上过初中，知识不多。在她眼里他是学富五车的大知识分子，饱学之士，敬慕、崇拜得不得了。来的多了，两人渐渐地就产生了感情。一来二去的，孤男寡女先有了夫妻之实，再后来，两人补了夫妻之名。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金钱至上的思想已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一些年轻人的脑子里。孟继祖的老婆就是这样的人，除了给他做饭，她整天泡在股市里，梦想着赚大钱。可总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投进去的钱没生钱还赔了不少。想着自己的老公整天讲股票，是股票理论家，必然也是实战高手。于是，她就整天撺掇着老公投资股市。

话说老婆跟他要书启发了孟继祖，他回到学校就想着要出一本书了，他把自己的《股市入门》拿到出版社和编辑谈出书的事。一位资深的老编辑接待了他。那编辑对股票一窍不通，但编书却很内行，有经验，思考了一下说：“《股市入门》，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教小学生的启蒙读物，显得很没份量，轻飘飘的。”说着，他站起来从身后的书架上抽出本书，把书皮向他亮了亮，问他：“见过这本书没有？”

“见过。”他瞟了一眼，那不是早年出版的《人才学》嘛！凡是有些学

识的人谁不知道这本书？是云南两个人前些年合著的，当时被媒体吹得神乎其神，说什么开辟了一个新学科，奠定了一个新理论云云。一些领导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在会上大讲特讲，说多好多好。行政干部几乎人手一册。偌大个中国，还是有真才实学的人的。后来，相继有人撰文批评《人才学》把别的学科的理论拼凑而成，成不了一门学科，这本书慢慢才凉了下來。

老编辑说：“现在呀，这学那学，学多了。什么城市管理学、阴阳学、幼儿学等等，加个学字，那就不一样了，说明你这书有深度，有份量。”

“高！”他在心里称赞着，还是这老编辑棋高一筹，把《股市入门》改成《股市学》，不就从启蒙读物变成了学术专著了嘛！高屋建瓴呀！实在是高。于是，他和老编辑商量着改了书名。

现在，要出书并不那么简单。孟继祖要出这本书，没有三万元下不来。这三万元对一个教书匠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孟继祖觉得心疼得不得了。思前想后，这是他有生以来出的第一本书，是立言扬名的第一步，不出些血怎么能行，最后咬了咬牙，出！

他估摸着股市方兴未艾，读者一定很多，于是《股市学》一开始就印了八千册。书印出来后，他首先去联系本省的新华书店，希望由新华书店统一销售。可人家说，你这是自费印书，进不了新华书店这个系统，只能走民营渠道，在二级市场上卖。这下他傻眼了，他不认识书商，也不知道书商在哪里。印出的书在家里堆了半屋子，怎么办，给谁？那个愁呀。

想来想去，没办法，只好每次出去讲课时带一些，讲完了签名售书，可一次最多也只能卖几十本。很快市场上有关股票的书越来越多，比他写得好的多的是。谁要他的书呀，成了积货，如今家里还堆了一大堆，三万元的本钱只收回了几千元，生生地赔了两万多。

书虽然卖不动，但却有个意外的收获：评职称讲的是学历、业务能力、工作业绩。前两项孟继祖都没问题，学历，他是研究生，够了；业务能力，他讲了不少课，还在外做培训，曾经红极一时，也够了；工作业绩，要看你的教学情况，这是个软尺子，收缩性很大，另一方面就要看你的著作了。《股市学》从广义上说，也跟经济能沾上边。还是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的，谁敢说不是学术成果？有了这本书，孟继祖很快就被评上了副教授。

小媳妇鼓动他炒股。他本来只想好好教书，当好教书匠，搞搞学术，著书成名，从没想过自己动手炒股。但经不起媳妇的枕边风不停地吹，整天唠叨：“当老师能赚几个钱？就那么几个死工资，要过好日子、赚大钱就得炒股。”“你看看人家杨百万，炒股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有什么知识？比你差远了。你炒股肯定比他强，早是亿万富翁了。”他想：自己理论知识也学了不少，只要把这些理论运用好，炒股赚钱是没问题的，真的不会比杨百万差。

孟继祖满怀信心，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了股市。没读过什么书的小媳妇平时就把他看成神，有了他在股市，她大大地放心了，把自己的股票交给了他，让他代理，她不去营业厅了，在家遥控。

历史往往十分相似，令人总是重蹈前人的覆辙。在股市没有一点儿实际操作经验的孟教授，和春秋战国时纸上谈兵的赵括一模一样，刚投入股市几十万元就遇上了股市急跌，几乎全军覆没。到现在市值所剩无几，深深被套。

后来讲资本投资的人多了起来，而且还有一些是在国外的高手，他们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战经验，比孟继祖讲得好得多，慢慢就再也没有人请他了。经过多年的培养，大学里已是人才济济，高水平的教师有的是，所以他平时在学校课也不多。加上他股票深深被套，心疼着损失，急于捞回成本，想赚钱，孟继祖把著书立说早抛到脑后了，所以常常来大户室盯着股市的风吹草动。

第五章 山里娃

“我要让小史做我的客户经理。”这天，农转非宋翠莲一来到客户室就自言自语。说着，她把手提包放在自己的电脑桌上，就去找负责日常工作的计副总经理。

小史是保安。在这个证券营业厅里有两三个保安，都是不满三十岁、壮实的愣头青，小史就是其中的一个。像刘艳丽这样的专职客户经理，在这个证券营业厅有七八个，都是三十岁左右，清一色的娘子军。她们主要负责中、大户室的客户，跟客户签合同，客户每交易一笔，这些客户经理就要从交易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分成。那个客户经理签订的合同越多，她的提成就越多，是基本工资以外的一笔重要收入。客户经理和保安是两个不同的岗位，职责完全不一样，泾渭分明，从来没有串岗的。

同室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茫然地望着宋翠莲的背影，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说到小史，李忠想起了他刚来时的事，他们还闹过一次小小的误会。

那是他来营业厅的第二天，早上九点半，股市刚开盘，他就随着人流进了红楼，刚走到二楼楼梯口，就听到有人高声喊：“哎，哎，你找谁？”



他被这喊声惊扰，扭头去看：昨天，刘艳丽带他上二楼时他没有注意，在二楼的楼梯口旁放了张桌子，桌上放了台电脑，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那小伙子中等个头，圆圆的脸，胖胖的，没戴帽子，穿着一身显然是假冒的黄色军服，臂上有个椭圆型的蓝色臂章，上有“保安”两个白字。

他是保安。他的职责显然是要把住楼梯口，不让闲杂人等上来。

他没有理他，继续向客户室走着。

那保安站了起来，提高了声音喊：“你找谁？”那声音就像绿林好汉在两军对阵突然杀出时喊的“呔，我来了！”声音中饱含着责备和威严。

李忠还是没有理他。和他同时到二楼的好几个人，谁知道他叫谁？李忠径直向自己的房间走去。只听见，身后传来追贼似地脚步声和急促地叫声：“喂，说你呢，你找谁？”

李忠已经走进了自己的客户室。

那保安紧走几步，追进客户室，还在对李忠喊：“就是说你呢！”那架势像是要一把抓住他的后衣领把他拽出去。

李忠茫然地回头望着他，才意识到他是在叫自己。

房间里已经来了三个人了。宋翠莲早来了。就在保安紧追着李忠跟进房间时，宋翠莲对着保安说：“小史，李大哥是昨天小刘才安排到这里的。”

叫小史的保安不再说话了，脸上的表情顿时缓和了下来，绷紧的神经松弛了，恢复了正常，很不好意思地转身走了。

李忠坐下后，对宋翠莲表达了谢意，本来想说“这小史很厉害呀”，话到口边，觉得不妥，突然拐了个弯，说：“小史很负责任。”但内心里对他那凶凶的言行还是觉得有些不舒服。后来，李忠静下心来想想，那是小史的职责，怪不得他。他工作很认真，是个称职的好保安。这样一想，李忠对小史还有了些好感。

但好保安不等于好客户经理呀！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岗位。宋翠莲找计副总经理提出要辞掉她的客户经理，让保安小史做她的客户经理。而且，她话说得很坚决，落地有声：“不让小史给我当客户经理，我就不要客户经理。”令计经理很是为难。宋翠莲为什么一定要小史做她的客户经理呢？李忠百思不得其解。

在股市上涨的时候，证券营业厅里人头攒动。随着大盘的又一次下跌，来营业厅的人明显少了，一楼大厅空了不少位置，二三楼的大户室来的人也少了。

今天，李忠所在的客户室只来了四个人：小白脸、宋翠莲、李忠和那个沉稳少言的孟教授。其他人不来自有不来的道理，股市下跌，不买股票不卖股票，在这里看一天都是白看，还不如在家好好休息。少了这么多人，特别是少了爱显摆的瘦高个和快嘴杨亚南，客户室里安静了许多。

大约开盘后半个小时，客户室的房门突然被莽撞地推开了，一个穿着半旧的蓝色铁路服、四十开外的中年汉子站在门口，他操着河南口音大声喊：“孟哥，股市跌成嘛了，有啥好看的，快上来，打牌。”

那是个在三楼大户室的人，和孟继祖关系好，常来叫他。孟教授站了起来，关了电脑，随着河南口音去打牌了——他们几个家远一点的中午都不回去，经常聚在一起打牌，一直打到股市下午开盘，有时连饭都不吃。股市下跌的时候，看股票没什么意思，开盘时也经常聚在一起打牌。

孟教授走后不久，刘艳丽就推门进来了。她一进来站在小白脸跟前，先是冲着李忠问“股票怎么样？”等李忠说了声“凑合”，她就一屁股坐在小白脸旁边的椅子上，开始聊了起来。东家长西家短，七个碟子八个碗，他们海阔天空，旁若无人，说到高兴时，两人都咯咯地笑。刘艳丽笑得岔了气，捂着肚子弯着腰直咳嗽。小白脸关切地在她背上轻轻地拍着。

也许是隔代人意识观念不同，对于刘艳丽和小白脸的举动李忠很是有些看不惯，通过这些天的观察，他对刘艳丽的好印象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刘艳丽的脸就像多变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阳光明媚，突然就阴云密布，她沉下脸对小白脸说：“真烦！”

“咋啦？”小白脸问。

“别提了，营业部最近提出了新要求，说客户经理不能光提成，还要系统地给自己的客户指导、服务，客户不赚钱，今后客户经理就不能提成。”

“一月拿那么几个钱，这鬼地方，你还准备干到什么时候？”小白脸愤愤不平。客户经理的工资每月一千元，再就是从客户交易中的提成。现在股市不景气，炒股的人少，交易的少，证券营业厅效益不好，客户经理每

月只能拿八百元，客户的交易提成也少得可怜。

“我早想走了，先把今年干完，找到好地方，明年能走就走了。”刘艳丽说。

“看准项目，可以自己干。”小白脸进一步鼓动。

“我早有这想法。”刘艳丽听了小白脸的话，像川剧的变脸演员，脸上的乌云刹时没了，笑着，亲热地说，“咱们一起干。”一边说着一边抬起手，把手搭在小白脸的肩上，搂着他的脖子，两个身子靠在了一起，似乎他们即刻就要扭在一起干了。

他们聊够了，又一起出去了。

他们走了，房间里留下了李忠和宋翠莲两个人。李忠突然想起了宋翠莲要保安小史做她的客户经理，趁着只有他们两个人，便问：“那么多客户经理，你为什么非要找个保安？”

“你看看你的客户经理刘艳丽，啥素质？和那个小白脸勾勾搭搭，两个活宝，完全不避人、不顾形。”她没有正面回答李忠的问题，说，“这里的客户经理良莠不齐呀！我原来的那个客户经理钱颖的素质就很差！”

“钱颖？”李忠觉得这名字好像很熟，却一时想不起来，直用手拍脑袋。

宋翠莲看他的样子，提醒说：“就是现在在电视上做股评的那个钱颖。”

“噢——”李忠想起来了，那个瓜子脸、卷发头、脸白得吓人、常在电视上做股评的三十多岁的女人，便说，“我说名字咋那么熟！她还给你当过客户经理？”

“她原来就在这个证券营业厅。”宋翠莲说。

“咋又去做节目了？”

“说来话长。”宋翠莲喝了口茶娓娓道来。

“她原来是个无业青年，在股市投了几万块钱，也算个小股民。你知道，咱省有个挺著名的书法家，叫李宇坤，不知怎的就和她搞到一起了。她像个尾巴一样整天跟在李宇坤屁股后。李宇坤给别人写字，她就给铺纸磨墨，整天搞什么交流笔会，从中弄点钱。有一次，这里原来的经理请李宇坤写字，她就和这里的经理眉来眼去，后来就到这个营业厅来当客户经理了。再后来经理调走了，她没脸再在这里呆下去，也就走了。不知道怎

么又去了大丰投资咨询公司做股评人……”

“本事蛮大！”李忠感叹着。

“年轻，脸蛋长得白。”宋翠莲说，“我才来这里的时候和你一样，什么也不懂。钱颖主动要做我的客户经理，阿姨长阿姨短地叫个不停，跟屁虫似地跟在我后面。我看她蛮热情，就和她签了合同。合同签过后和你的遭遇也差不多，基本上我就被晾到一边了。我有个股票，是两块多钱买的。我去北京出差，临走时跟钱颖说，让她给我看着，涨了后打电话告诉我，帮我卖掉。我在北京出差时不放心，从电视上看这个股票涨到三块多了。我打电话给钱颖让她给我卖了，钱颖说别卖，拿着，她看这个股还要涨。等我回来钱颖已经离开了这里，走时也不跟别人交代，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我的这个股票跌到了两块以下，让我损失了好几万……”

“怎么这样？”李忠听着宋翠莲给他讲的情况，心里有些不平，脱口而出，“这不把你害了。”

“她还是快嘴杨亚南的客户经理。杨亚南刚来时和你我也一样，对这些客户经理很迷信，认为她们水平都很高，有事就请教她们。她的一个股票涨到十二块，想卖，让钱颖来看，钱颖说拿着，这股还要涨。结果没两天就大跌了。你打开这个股票看看，现在跌到几块了？三块多！亚南哭都没眼泪……千万不要迷信她们，也不要对她们抱多大期望。”

李忠觉得宋翠莲又给他上了一堂课。这堂课比给他讲技术指标又进了一步，使他从启蒙的一年级到了二年级，对股市有了更多的了解，不禁感慨地说道：“就这还能去做股评人？”

“要是她能讲股票让股民赚钱，她为啥不自己炒股去？电视上的股评人，千万不要太把他们的话当真。”宋翠莲说，“后来，我又换了个客户经理，就是现在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坏毛病，但也给我帮不了什么忙，只是几个月给我打一次交割单，白白地从我的交易中提成。”

“小史是保安，隔行如隔山，他怕还不如这些客户经理？”李忠说。

“你说错了。”宋翠莲摇着头说，“他自己买的两支股票都赚钱了。这说明他看股票看得准，比有些客户经理强多了。关键是他服务态度好，他工作很认真，在咱们这儿人缘也好，不管是谁，随叫随到，只要他能干、会干的事，他一定尽心尽力地给你干，咱们这儿的人从领导、工作人员到客户没有不说他好的。”

李忠又想起了小史忠于职守，严把楼梯口的事……点着头，赞成地说：“是个好娃。”

上午的股市结束了。李忠在回家的路上还在想宋翠莲讲的这些事，就像小学生课后做作业一样，越想越感到受益匪浅。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天天看电视、听股评，几个电视台同时推荐一个股票，都说是“黑马”。她买了五万股，买后从来就没见涨过，只是往下跌，十几块钱的股票跌到一块多，成了ST，还加了星号，出了局，最后她损失了五、六万。

股市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下午一点又开盘了。当李忠再次走进客户室时，小白脸正靠在椅背上，歪着头睡大觉。

下午，瘦高个来了，又开始大声声摆这个股票那个股票。声音似乎吵醒了小白脸，他两手向上举着，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坐起来了。

睡醒的小白脸有了精神，接着瘦高个的话，也嚷嚷自己的股票。只见他喊道：“涨了！涨了！我买的股票涨了！涨了两毛，把中午的饭钱涨出来了。”

瘦高个说：“涨两毛，一千股也赚二百块钱哩！你中午能吃几个钱？”

“一百四十八。”小白脸觉得挺有面子。

“吃啥呀，那么多钱？”瘦高个问。

小白脸笑而不答。

宋翠莲嗤之以鼻，轻轻地“哼”了声，厌恶地低声对李忠说：“不是一个人吃哩！”

李忠会心地笑了一下。他知道宋翠莲指的是小白脸和刘艳丽一起吃的饭。

说曹操，曹操到。刘艳丽推门又进来了，喊了声：“邵”，她在小白脸背上轻轻拍了一下，又一屁股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

她一坐下就嘟声嘟气地问：“邵，你那车怎么样，省油吗？现在这油价一天天在涨，加一箱油，跑不了几天。”

小白脸没有直接回答她，高声说：“石油涨价，石油股票也在涨，堤外损失堤内补。”

“倒也是，但石油股票涨，油价不涨不更好？”刘艳丽说。

“那当然，那当然。”小白脸附和着。

“你那车好漂亮！”刘艳丽赞美着小白脸的车，“我那车外型不好。”

乖乖，李忠吃惊地瞪大了眼，他们都有私家车？看着小白脸也就近四十岁，刘艳丽也不过三十几岁，他们年轻的，哪来这么多钱？

小白脸说：“我看你那车外型蛮好，我还想换个你那样的车呢！”

“你们俩干脆把车换了！”瘦高个突然冒了一句。客户室里没来几个人，瘦高个对股票的评论也没有谁听，也许是怪他们不听他的股评，在闲扯淡，就给了他俩一句。

小白脸和刘艳丽都不说话了。

他们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们俩在一起好像不说闲谈话，心里就发痒。没过几分钟，刘艳丽又没话找话地问小白脸：“你最近回老家了没有？”

“星期天回去了。”

“老人怎么样？”

“好着哩！”

“跟谁过着哩？”

“我弟弟。”

“你弟现在干啥呢？”

“那家伙，现在也抖起来了。”小白脸提高了声音，似乎不仅仅是回答刘艳丽的问话，“我们村有人办农家肥料加工厂，我看还蛮赚钱。我给他投资了十几万，让他也办了一个。我说你一天不要多赚，赚个四五百，一月就是一万多，一年弄得好，可以收入个小二十万。那小子，雇了十几个工人，当起老板来了。”

“到底经营得咋样？”

“还可以。”

“那你投资，是算你的还是算他的？”

“那家伙不会记账，开始就记个流水账，我给他拿了些账本，教他把账记好，我回去只看他的账。”小白脸答非所问。

刘艳丽不再纠缠产权归属，继续问：“那他有些账不往上写咋办？”

“那他不敢。我能查出来。”

“亲弟兄明算账，你不能这样稀里糊涂的，得先把投资收回。”刘艳丽关切地叮咛着。

“嗯，嗯。”小白脸应着。

“你哥现在干啥？”刘艳丽问了弟弟又问哥哥。

“我哥开了两个家具店。”

“两个？你哥挺有钱。”

“起动资金是我给的。”

李忠吐着舌头，扭头看了下小白脸，心想：这家伙是在吹牛还是真的。听说他炒股投入了八十多万，又投资他弟办厂，投资他哥开店，还有房子、车。他有多少钱？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李忠吃惊得嘴张成了“O”型，用大拇指向后点了点，悄声问宋翠莲：“他原来是干啥的？”

“什么公司，销售汽车的。”宋翠莲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是不是经理被……”

还没等李忠说下去，宋翠莲就会意地点点头：“是，是。”

那是个在全国轰动一时的案子，这个公司经理在澳门豪赌，一次就赔了一千多万，经过认真调查，发现他和做公司会计的情妇竟贪污了公司几千万，被判了死刑。

李忠轻轻地摇着头。李忠也是大公司的经理，他买不起小车，攒了几十万元炒炒股还怕别人知道，同样是经理，和这些贪污分子真是没法儿比啊。

不管刘艳丽和小白脸怎么说话，瘦高个一直没有停他的嘴，好像要和他们两个比赛，提高声音说：“‘东方钽业’连着涨了两个涨停板，还在涨……金属板块联动，‘山东黄金’涨势很猛……”

刘艳丽换了话题，娇声娇气地对小白脸说：“你陪我出去给我儿子挑件衣服。”

“你去吧！我挑不了。”

“你去不去？”刘艳丽站了起来，脸带不快，有些生气地说。

“去，去。”小白脸马上乖乖地站起，跟着刘艳丽出去了。

李忠是做了多年领导的人，对部下要求很严格，对上班聊天很反感，心下说，他俩要是在我的公司早被开除了。他语气中带着不满、不解地问宋翠莲：“客户经理上班不在自己办公室呆着，咋能老来咱们这儿海阔天空地聊天？”

宋翠莲说：“她们经常是这样。她不敢在自己办公室聊天，就到这里来，连打电话都到这里来打，有时候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

“谁没手机，可以到走廊打呀！要到这里打电话？”李忠说。

“手机是自己的，电话是公家的，给自己省钱呗！”

李忠直摇头，很有些烦躁。他想到了一楼大厅西墙上那斗大的红字，那自我标榜的宣传词。他在想，这些无聊的闲话，这犹如农贸市场一样吵闹的客户室，怎么也和那“优雅的环境，优质的服务”联系不到一起呀！

大约是股市不景气，证券营业厅的收入不佳，没钱装新电脑，客户室的电脑都老化了，常出点小毛病。说话间孟教授的机子又死机了。孟教授也是个能人，平时机子出点小毛病，自己收拾收拾就好了。说也怪，今天折腾了十几分钟怎么也折腾不好。

宋翠莲说：“我给你叫小史去。”

在证券营业厅里有专门的计算机维修人员，电脑有了毛病应该叫他们，怎么干这事也要叫保安小史。

宋翠莲已经走出了房门，站在门外，向坐在二楼口的小史招了招手。小史快步走来了。

宋翠莲说：“孟老师的电脑死机了，怎么也弄不好。”

小史趴在孟教授的桌下把电脑的主机折腾了一会，说：“好了，你现在试试，有啥问题再叫我。”

“小史是个能人，多面手。”宋翠莲对李忠说。

李忠望着走出去的小史，点着头说：“是个能人。”

“这孩子不错，现在难得有这么认真的人。”宋翠莲继续夸奖着说，“他是从贫困山区出来的，家里不富裕。山里娃老实勤快，好学习，在这里学会了炒股票，学会了修电脑。我让他做我的客户经理，还能给他提点成，增加点收入。当保安是临时工，一月七八百元的收入能干啥？他还要养家糊口的呀！”

李忠终于明白了宋翠莲为什么非要让小史做她的客户经理。宋翠莲不仅是个热心人还是个好心人，一直想帮衬着小史。

他更加对她有了敬意。

小史是山里娃？李忠是第一次听宋翠莲说。他脑子里浮现出了小史敦厚老成的模样。

山里他去过多，年轻时还曾经和同事到山区搞调查，走过山里那泥泞的小道。山里人不管认识不认识你，在小道上碰见了就要问一声“来

啦！”天黑了，不管你走到哪一家都可以借宿，主人总是热情地拿出山里最好的土特产，核桃、板栗、柿子……招待你。山里人还存留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不少传统美德，淳朴厚道是他们的共性——可爱的山里人。

瘦高个还在喋喋不休：“中国和西欧纺织谈判达成协议了，纺织股要涨了，‘中纺机’起来了，宋大姐、孟教授快买……”

“你咋不买？”宋翠莲反问。

“我没钱。”

他的嘴比起宋世雄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一刻的停歇。

李忠越听越觉得烦，再也坐不住了，还没收盘他就离开了客户室，背着手走出了证券营业厅。

第六章 对妻的思念

李忠背着手，向家里慢慢走去。

大街上，男男女女，来来往往。年轻的男女情侣，相拥相偎，有说有笑地走过，让人眼热。失去了老伴的李忠，像天上的孤雁。他想到了宋翠莲让他给赵天逸找媳妇的事。同病相怜啊，赵天逸被棒打鸳鸯散，我失去了爱妻，真是“君失骄阳我失柳”呀！

妻走了。她走了两年多了，但她的灵魂仿佛一直没有走，就像附着在李忠身上一样。他总觉得她还在他的身边，与他形影不离。

他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同学了十七年。飞来的横祸，使他痛不欲生，起初终日泪洗面，但伤心归伤心，作为领导干部不能因为伤心扔下工作不管，份内的工作还得认真地干。内心的痛苦促使他比以前更加拼命地工作，以冲淡心底的苦楚和对妻的思念。

现在，退下来了，什么事也没有，儿子在深圳，女儿在美国，一百六十平方米的风子里就他一个人。在位时，虽说风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住着，但登门来客络绎不绝，有时到晚上十一点家里人还不断。现在，无职无权了，门前冷落车马稀，世态炎凉呀！偌大的房子，他一个人可以在里面打

拳、跑步。面对着空空荡荡的房子，他感到无比的空虚。他常常思念妻，沉浸在和妻子在一起的日子，她的影子常常现出在他的眼前。

原以为退下来了整天无所事事，在营业厅和大家在一起喝喝茶、炒炒股，相互探讨探讨，不寂寞，心情会好一些。可谁想到大户室的燥乱却给自己带来了莫名的烦恼。

他弄不明白瘦高个子从早晨走进大户室，一直喊到收盘累也不累？营业厅就允许他这样喊，允许他影响别人，有没有个纪律？咳，人跟人真的不一样。李忠第一天进大户室时，特别留意地在墙上环视了一周，看有没有一些纪律自己要注意的，公众场合，别丢人现眼。

他看到墙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吸烟”，他明白这是无烟室，可后来看到赵天逸、孟教授几个人照样拿出烟吸，不仅没人过问，而且营业厅的清洁工还给他们放烟灰缸，那“禁止吸烟”的牌子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不过他们还算自觉，看到室内的女士都来了或有的人被烟呛得咳嗽了就出去吸。只有那瘦高个子，义务做股评，不间断地喊着，那噪音着实让人难以忍受。还有刘艳丽，她能成天和小白脸闲扯淡，都是些怪事！

李忠开始还忍着，后来想给瘦高个子提提意见，转念一想，自己刚来，别人都没说，唯独自己多事？再说，室内并没有“禁止大声喧哗”的标识，你凭什么说人家？于是他忍着，把到口边的话又吞了回去。实在忍受不了了，他才走了出来。

大户室（严格说应该是中户室）尚且如此，那一楼的大厅呢？当他走下二楼时，又扭头向大厅望了望。那里，不少人一边看股票一边吸烟，几十个“烟筒”在冒烟，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烟味。有人窃窃私语，有人高声说话。

他想到，妻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炒了几年股票。

他眺望着那黑压压一片的人头，眼前模糊了，仿佛看到妻就坐在人群里。

脑子里有了妻，妻就来了，飘飘悠悠如仙而来了。从人群里站了起来，走了出来，走到自己身边，像过去一样轻轻地用手挽着他，相依相伴着。

“你呀，怎么受得了这样的环境？”他爱怜地埋怨着妻。

妻说：“这是老百姓呆的地方。大家都这样。”

这话说得太实在了，一针见血。老百姓？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有几万元乃至几千元股票的小股民，把自己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钱投向股市，如涓涓细流般汇成几百亿、几千亿、几万亿资金，支撑着这并不成熟的股票市场。没有这些老百姓，中国的股市早就垮了——李忠这样想着，觉得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是天下最好的老百姓。

妻的话使他吃惊。他扭头去看，妻却不见了。他茫然地左顾右盼，用手去拉，却什么也没有。

路上的行人在他的身旁来来往往，没有妻。蓦然，他明白过来了，她已经死了！就死在证券营业厅门前不远的马路上。

他向那宽阔的大马路望去，那里，马路中间有一滩血，鲜红鲜红的血。那是妻的血，妻就躺在血泊里，妻呀妻，我的爱妻！

他好懊悔呦！为什么要同意她炒股？把钱深深地套进去了，赔了钱，还死了老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呀！

记得，他还在省经委做处长的时候，曾经随团去韩国考察经济。那时候韩国是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很快。在韩国他们考察了股票市场，陪同的韩国经济学家告诉他们，股市一赚二平七赔。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李忠的脑海。他是下决心不涉足股市的。他一个政府公务员，就那么一点死工资，上有老下有小，他赔不起呀！

谁也想不到中国的股市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发疯似的向上狂飙，开始还没有每天只允许涨跌 10% 的限制，有的股票一天就涨几倍、十几倍，那时候投次股票市场，就好像捡钱一样。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呀。人人向钱看，人人为了钱，看着那些大款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羡慕呀！那些经济学家用三寸不烂之舌，把炒股说成一朵花。那些连篇累牍的文章，什么长线是金短线是银，什么杨百万、李千万的炒股典型，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立场不坚定，意志不坚强，金钱迷了心窍，把这些都信以为真，真以为炒股就是拾钱，于是他就同意了妻子入市。

那是六年前的事，当股市正处在疯狂的牛市的时候，一个朋友起劲地劝妻子投资股市：“只要把钱投进去，傻子都能赚钱。”他还热心地给妻拿了股票投资类的书，并答应炒股时做她的参谋。

那时候妻已经退休了，整天闲着干什么？经不起这位朋友的多次鼓



Stocks
Lure

048

动，她便和李忠商量，闲着不妨炒炒股，既能赚钱也能消磨时间，生活也会充实些。

他同意了，就这样她炒起股来。

那些天，她整天抱着股票书看，忙忙碌碌，比上班都忙。受她的影响，他抽空也看了点有关股票方面的书，买股票卖股票两口子有时还一起商量，当然得征得那位自愿当“顾问”的朋友同意后，才买卖。

自从老婆炒股后天天去营业厅，和那些炒股的人在一起，看看股票，说说闲话，开始倒也快活。

谁能想到进入股市不久就碰到了熊市。这熊市说来就来，一泻千里，跑都来不及，上证从两千二百多点、深证从五千二百多点一路砸了下来。

股市开始跌的时候，“顾问”一直说这是正常的下跌，没事，要妻补仓。开始，李忠和妻子商量，只拿了五万元投入股市。股市不停地下跌，“顾问”不停地让补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想下也下不来了。她越补越多，最后竟把三十多万投了进去，现在市值只剩了十五万，一多半的钱没有了。

妻曾经心疼过，后悔过，但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有什么办法，只有无奈地等着。一等就是五六年呀！“顾问”再也不“顾”了，打电话都找不着了。这个烂摊子就得自己收拾了。

两年前的十月九日，这是个让李忠终生难忘的日子。

他正在上班，电话铃急促地响了。他接了电话，一听说老婆出了车祸，他吓傻了，脸都白了，放下工作坐上车就往医院跑。

这天，中秋的天气却像仲夏一样，骄阳似火。妻急急地去营业厅，横穿马路时，一辆宝马飞驰而来，她躲避不及被撞倒了。宝马的前轮从她身上压过，妻面部带着突如其来的惊恐和极度痛苦不安的表情，身体蜷缩成S型，躺在证券营业厅前宽阔的柏油马路上。灰黑的路面上流着一滩殷红的血，在炎炎烈日下熠熠刺眼。她急促艰难地呼吸着。妻被好心的人们送到医院后，医生抢救了八个小时，但没能把她从死神手中拉回来。

她死了！突然撒手人寰，瞬间离开了这繁花似锦的大千世界。

当他急急忙忙赶到医院的太平间，看到白布盖着她的尸体的时候，他的头轰地一下就炸了，顿时失去知觉，咚地一声倒在了地上。当人们手忙脚乱地把他救醒之后，这个五十七八岁刚强的汉子，竟顾不得身边的医

生、护士而放声大哭了起来。她的死给他带来了莫大的伤痛和追思不竭的懊悔。他趴在她的尸体上，拉着她的手，呜呜咽咽地痛哭着，竟哭了一个多小时，任谁都劝不住，完全不像个大领导，就像失去了娘的孩子……

没有了妻，他就像天上失去配偶哀哀而鸣的大雁，热闹繁忙的省城对他来说犹如隔世，一个人好不孤单！尤其是退休之后，生活过得冷清、乏味。

老婆死了，这些深套着的股票都给他撂下了。老婆死后的这两年多，股市还在下跌，看也是白看，工作也很忙，顾不上。

现在退休了，闲下来了，有时间看股票了，该关注这件事了。家里虽有电脑，但没安宽带。再说，一个人在家里太孤单，证券营业厅离家也不远，那里人多，有人陪着也热闹，就这样他又走上了妻走过的路。

糊涂呀糊涂！人人都当杨百万、李千万，那赚谁的钱？还不是广大股民的钱！有几个成百万千万的？现在不都套进去了吗？而且都是深套，不套的有几个？如果不让妻去炒股，妻就不会急急忙忙地横穿马路，就不会……妻呀妻，我的爱妻。

李忠怀着懊悔和自责的心情，一路想着走回了自己的家。他开了家门，家里冰锅冷灶。一路的思忖把从营业厅带来的烦躁变成了无限的伤心。

他伤心过度，已经昏昏沉沉。

他没有在客厅坐着看电视，直接走进了自己的卧室。他想在床上躺一躺，缓解一下情绪，可已经开闸的思绪并没有停止。

推开卧室门，他第一眼就看见了挂在床头妻子的遗像。妻子的面容永远是那样的慈祥，她在微笑，在看着他微笑。在她的遗像两旁有一幅挽联。

上联是：英灵常与天地存

下联是：美德永留在人间

横额是：音容宛在

她的音容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永不磨灭。遗憾呀遗憾，懊悔呀懊悔，她走的那样匆忙，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往事又涌上了心头。

妻是个贤惠的妻子。她的父亲是工人。她是工人阶级的后代，红五



类。李忠的父亲是右派。他是狗崽子。在那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那是差距多么大的两个家庭呀，门不当户不对。

他们两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在一个班，两人都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不是你第一名就是我第一名。两人都暗暗地较着劲，争着当第一。两人齐头并进，互相钦佩，慢慢地产生了爱慕之情。同学们都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他爱她，爱她上进努力，爱她端庄大方。但，他有个右派的父亲，在那个时代，他怎么配得上红彤彤出身的她？

他把对她的爱深深地压在心底。

大学毕业前汇演，他们班的节目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学们公推他演梁山伯，她演祝英台。他们俩珠联璧合，演得非常好。一次，在排练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当唱到《十八相送》时，他们完全进入了角色，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深深地感动。她情不自禁地对他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太动人了！他们俩互为同窗，倾心相爱。我们俩同学了这么多年，相互之间都很了解……”

他知道她的心思。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是右派的儿子……”泪水夺眶而出。

她笑了，说：“马克思穷得食不果腹，老借恩格斯的钱，燕妮还深深地爱着他……”

他听了她的话，抹掉了泪水，破涕为笑，压在心底炽热的爱迸发了出来，两手紧紧地把她抱在了胸前。

他们紧紧地抱着，吻着……

他们约定海枯石烂心不变。他折了几根树枝，当作香，撮土为堆，把树枝插在上面，煞有介事地拉着她跪下，对天盟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她不嫌弃他这个黑五类。

她选择了他这个狗崽子。

他们一同被分到了省城的一个工厂。结婚的时候，他们把工厂的两个单人床并在一起，买了一个新床单，两个新被子，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那时候，他们在工厂的最底层，作为见习的学生，接受着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每月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除了两人的生活还要给家里寄钱。

他的父母都有工作，都有收入。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没有工作；母亲是小学教员，家里还有弟妹，只靠着母亲微薄的工资度日。

她主动提出，给她家每月寄十元钱，给他家每月寄二十元钱。她说：家里要生活，弟妹在上学，都要钱。两个人的工资都是妻管的，钱是她寄的。而她在给李忠家寄钱时每月还多寄了五元，一直没有告诉他。直到一年后，他带着新媳妇回老家看父母，母亲才告诉他：每月寄的二十五元钱都收到了，多亏了你们寄的钱，不然弟妹就要失学了……

他感激地直想把她抱起来，狠狠地亲她。碍着父母，他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把他的感激传递给了她。那时候的五元钱，能买一袋五十斤的白面，家里人可以吃半个月。

她是个孝顺的儿媳妇。人都说癌症是由气而生，长期的右派帽子压得他的父亲心力交瘁，得了癌症。他把父亲接到城里来看病，是她一天到晚服侍着。到后期，父亲瘦得不见人形，走都走不动了，大小便失禁，她给父亲擦屎擦尿，还把父亲搀到卫生间给他洗澡。父亲感激地说不出话。

她是个好妻子。两个孩子是她一手拉扯大、教育大的。李忠和她都在厂里工作时，他还能给她帮上些忙。改革开放了，他被调到省经委工作，常常出差、加班，家里所有的事情全靠她了。

家里的一切，她总是收拾得那么干净利落，他的衣服总是熨得平平整整，不管他什么时候回家，总有香喷喷的饭菜等着他……

他享尽了家的温馨。

没有了她，也没有了家的温暖。如今，他一个人孤苦伶仃，衣服自己洗，饭菜自己做。虽说自己也有双手，可哪有她的手巧？一个人的饭实在难做呀！

家里时钟敲了六下，下午六点该吃饭了！李忠想该吃些什么呢？他这样想着，并没有从床上起来——一个人的饭，他懒得去做。

饭总是要吃的。他走下床，从厨房拿了个冷馍，剥了根大葱，一口冷馍一口大葱地吃了起来。吃罢，喝了袋牛奶，结束了晚餐。

吃了所谓的晚餐，照例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看完新闻他就关了电视。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新闻看完就要去看书学习。

在商言商，如今开始炒股了，就要研究股票。他拿了本股票投资类的书在书房看了起来。他是搞经济的，看起这类书比别人要容易得多。他知

道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

他一边看着书一边在想，中国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高速增长，中国股市却在狂跌，这是很不正常的。这不正常的现象还要延续到何时？

物极必反，他坚信：中国的股市会涨起来的。

他暗暗下决心要将自己投入股市的三十多万元全部赢回来。

他是个意志坚强、从不服输的人。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把投入的钱赚回来。

股票书一直看到深夜十二点他才睡了。迷迷糊糊中，他感到是妻轻轻把他放在被子外面的手臂放进了被窝里，给他压着被角。他脸上露着欣慰幸福的微笑。在妻的陪伴下他睡得好香好香。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七点多了。他下意识地扭头向枕头旁看去，妻没了，还是自己一个人，泪水不由得又从眼里滚了出来，在他的脸上悄悄地流着、流着……

没有了妻，他就像失了魂，往日神采奕奕的眼神没有了，已经带了些许灰滞。他的眉毛奇长，有人说这是长寿眉，标志着他的生命力旺盛，活得久远。可妻去得太早、太快了。他常常在想：妻为什么这么短命？老天不公呀！他愿意把他的寿命和她的寿命放在一起取个数学上的平均数，他们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都说人生有三大不幸：老年丧子，少年丧父，中年丧妻。他这是中年丧妻呀！这天大的不幸怎么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他坐起身，摇着头，懊悔的情绪又悄然爬上了心头。他像祥林嫂一样喃喃地说：“我不该让她去炒股呀！不该让她去炒股！”

他又想到了投入股市的资金：三十多万呀，不是个小数字，毕生的积蓄，还在股市里深深地套着……

他静了静神，决定吃点早点，还得去营业厅看看股票。

第七章 回民白玉琴的故事

在街上吃了早饭，李忠去环城公园转了一圈，锻炼了会儿身体，眼看着9点半股市要开盘了，就匆匆向证券营业厅走去。一踏营业厅大门，他一眼就望见一楼整墙的屏幕上一片墨绿——今天的股市又是大跌。李忠明白，这次股市下跌的直接原因是一种说法，在股权分制改革中，有些股票国有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对价高了些，使国有资产流失。中国的股市，已经暴跌了五六年了，就是因为传说国有股要减持，非流通股要上市。现在刚涨了一二百个点，开始惨跌。

上了二楼，进了自己的客户室，就听见一片叫骂声：

杨亚南的机关枪响得比什么时候都快：“这些王八蛋，没一个好东西，股市刚起劲，他们就胡说八道。我从十几、二十几块买进跌到两三块了，现在五、六块钱的股票都是高价位股。十股转送三股、四股就说高了，就说资产流失了，放他妈的狗屁！……我把一个高档汽车损失了，一座房子都不见了……”

“谁不是损失了三分之二呀，损失一半还算好的！”坐在李忠背后的那个大胖子姓邢，叫邢益民，他接着杨亚南的话说，“我们单位一个老头儿，

拿着九十多万资金入市，现在只剩十几万了。”

和杨亚南挨着的马晴云说：“做生意辛辛苦苦赚点钱都赔在股票上了。”

马晴云是个寡妇，说这话时，声音都变了，充满了哀怨。她的钱都是辛苦钱，和老公离婚后，再没有做大的生意，离婚分的那些钱多半都赔在股票上了，她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有些人他妈的咋就见不得股市好一点，刚好就往下砸。”瘦高个子开始骂人了。

李忠悄悄地问宋翠莲：“张老弟怎么那么大火？他不是炒股炒得挺好吗？”

“炒得好？他也赔着呢！”宋翠莲说。

“这屋里有没有不赔的？”李忠问。

宋翠莲突然提高了声音：“李大哥问你们谁炒股没赔？”

没有一个人吭声。

宋翠莲问：“张老弟、邵老弟、赵老弟，你们炒得好，没赔吧？”

“都套着呢！”众口一词，异口同声。

“我以前投进去一百万，基本上都赔进去了。这次又拿了三十万进去，又赔了几十万。都不敢跟老婆说实话，只糊里糊涂地跟老婆说套着哩！”胖子邢益民说，“骑着摩托进去，推着自行车出来；坐着宝马进去，骑着摩托出来……咳！”

“每个人炒股都有一段故事，一段不堪回首的故事。”宋翠莲感叹道。“让白玉琴说说，她的事让人哭笑不得。”

回民白玉琴是个三十八九岁的女人，中等个子，身材丰腴，面如满月，就像章怀太子墓壁画上那些唐朝女人，略胖但不臃肿。她高高的鼻尖微微有点上翘，保留着回民的特征。

回民，老先人大都是来到中国做生意的。生意人的基因使祖祖辈辈的回民商品意识都比较强。我们都见过回民坊有些七八岁的小孩就提着篮子卖东西、做生意或者星期日在店里给大人帮忙，他们从小就培养了浓厚的商品交换意识。

白玉琴也一样，受家庭的熏陶，打小就是个做生意的料。白家在回民坊商品一条街有两个店。白家的腊羊肉在本市很有名，常常是顾客排着长

队去买，一个多小时还买不上。白玉琴从九岁起，课余就在店里给父辈帮忙。店里人手不够，雇的人又不大放心，家里人都忙着做生意，没有人好好抓过她的学习。她学习也不太好，初中毕业就没有接着念了，在店里帮忙做起了生意，收钱记账。她家里也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富户。

她长大后嫁的人也是回民，也是在坊上做生意的。两口子做生意赚了些钱，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有滋有味。

一个星期天，一位文质彬彬在大学教书的回民中年男子，据说是回民坊读过研究生、最有学问的人。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研究生在回民坊举办了股票知识讲座，滔滔不绝地讲起股票知识。他是坊上多少年才出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是大家很崇拜的人，连阿訇都敬他三分。他办股票学习班，首先把阿訇说通了。征得了阿訇的同意，他就在回民坊上清真寺的院子办培训班。阿訇发了话，要大家去听。

这一号召不得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自带小凳，黑压压一片坐在院子里听他讲。白玉琴也去听了。那男子的讲话极有煽动性。他讲了一些基础的股票知识后，列举了巴菲特、罗杰斯等人在股市发大财的典型事例，分析了中国的股票市场，说中国的股市刚刚起步，现在是炒股的极好机会，肯定赚钱。他的讲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炒股比什么生意都赚钱。

他来讲课时还带着自己的书——《长线是金》，每次讲完都要签名售书，大家排队请他签名。白玉琴也买了一本。那研究生的书真是卖了不少，光卖书就赚了不少钱。

她被那男子的滔滔口才，雄辩而充足的理由，一个一个买股票赚大钱的例子，特别是巴菲特靠股票成了亿万富翁的例子说动了。家里的钱，闲放着也是闲着，用钱能生钱，一个人坐在那里，买进卖出就能赚钱，不看谁的脸，不受大盖帽的气，不办工商执照，不交税，这样的好事，为啥不做？

经过一周多的学习，她完全相信了炒股钱生钱的道理，甚至做梦都是在股市，想着投进去的钱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成了金山银山。自从听了股票知识讲座后，她再也没有去店里给老公帮忙，整天拿着股票书在看。老公心疼她，店里的人手也够用，就由着她的性子。

她慎重考虑，决定不做生意了，要杀进股市。



一天下午，她炒了几个菜，做了老公爱吃的新疆拉条子，等老公回来一起吃晚饭。吃完饭还给老公削了个苹果，又削成一片一片，插上牙签，端给老公吃。老公觉得很奇怪，今天咋了，做这么多好菜，还有水果，还这么温柔体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以为今天是个什么重要日子自己忘了，想也想不出来，就问她：“今天是个啥节、啥好日子？我咋记不起来了。”

她笑了，说：“今天我要和你商量个事，做出个重大决定，要给我们家开拓一个生财之道，先犒劳犒劳你再说。”

老公听她说是赚钱的事，当然高兴，就催着她快说。

她这才跟老公把自己决定拿钱炒股票的事讲了。老公是精明的生意人，沉思了半天，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很不相信地说：“天底下哪有这样好的事？只要买进，放几年就能翻几倍，比存在银行的利息高得多？那不是天上掉馅饼吗？痴心妄想吧！”

她便鹦鹉学舌地把她听到的、看到的那些知识、炒股票赚钱的例子反复地给老公讲，她问老公：“你知道巴菲特吗？”

老公摇着头说：“不知道，听都没听过。”好奇地问，“你怎么认识这个人，听名子不像汉人，也是咱回回？”

她咯咯地笑了，说：“我倒想认识，离得太远，够不着。我咋会认识人家？孤陋寡闻了吧！你一天光知道卖腊羊肉，不学习。他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亿万富翁。”

“我的天呐！”老公也笑了，吃惊地问，“亿万富翁？他做啥生意能赚那么多钱？”

“啥生意都不做，就专门炒股。这是一本万利的事。这样的好事咱为啥不干，咱比他少个鼻子还是少个眼睛？他也不是天生就会炒股，也是学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咱也不笨，也能学会。我已经看了几本股票的书了，有了一些基本知识，掌握了一些炒股的技巧。”她说，“中国经济这么好，年年10%以上的增长，这才是个开始，发展的劲头还猛着呢，现在投资股市一定赚钱！”

老公瞪着眼看着她，不敢相信面前的就是他老婆，能讲出这么多道理，也敢谈经济，还知道巴什么特？这些天的书没白看呀！

她说：“赚钱是肯定的，现在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不赚钱我就碰死在

你面前。”她立下了军令状，发了狠话。

她反反复复地给老公讲了几个钟头。老公被她唠叨急了，他还要去店里做生意，怕耽误时间，也是财大气粗，就说：“行了，行了，那你就拿些钱去炒吧。”

家里有的是钱，她一次就拿了几十万炒起股票来。起初，大盘涨势很好，她投资的股票也在天天增值。她每天回去一到家就跟老公讲又赚了多少多少。她说的是全市值。这市值是靠不住的，今天股票涨了市值就多了，明天股票跌了市值就少了。什么时候钱到了口袋里才算是自己的，才能说赚了，这叫“落袋为安”。她刚刚开始炒股，全然不明白这个道理，看着市值增加了就高兴得不得了，喜形于色。老公看能赚钱，觉得还不错，也就由她去了。

谁想到，股市说跌就跌，就像一个人害了大病，病来如山倒。几十万转眼跌得剩了十几万。她回家再也不说股票涨了，赚钱了。好多天老公听不到她唠叨股票，反而不习惯，觉得怪，有点反常。他偶尔问起：“最近咋不见你说股票了？炒得怎么样了？”她就含糊地说：“还可以。”“差不多。”硬是打肿脸充胖子。

老公也不是在真空中生活，也听人说股市大跌，怎么自己老婆股票炒得还可以？慢慢地他产生了怀疑。这一年，快到年底了，一天，老公晚上上床前笑眯眯地问她：“亲爱的，今年股票能赚多少钱？快过年了给点零花钱。”

股市好的时候，到个节日，她都要从股票赚的钱中拿点钱给老公用。老公做着腊羊肉的生意，不差她给的这点钱。她给钱的用意，一是要显示自己股票炒得好，又赚钱了，二是要继续取得老公的支持。现在，股市大跌，自己的钱都深深地套进去了，哪有钱取出来啊？老公这话把她问住了，还算她的脑子转得快，说：“快睡你的觉，少不了你的。”

她结婚后，婆家给他们两口子分了一个门面，就在回民商品一条街上。她炒股票后，门面就由老公一个人管，每天生意赚的钱都存进银行。虽然存折她拿着，可有多少钱老公是清清楚楚的。

老公的问话使她作难了，存折上的钱是不能动的，一动就露馅了，怎么办？连着几个夜晚，她翻来覆去，都没有睡好觉，最后想到了娘家。回娘家 and 父亲要钱，准备先拿五千元，在春节前给老公，堵住他的嘴，让老



058

公用。

第二天，她上街给父亲买了他爱吃的水果，提着就回了娘家。见了父亲给他剥了个香蕉，看着老人吃下了一半，就开始说想先从爸跟前拿点儿钱。

她父亲也是精明的生意人，知道女儿家里不缺钱，今天咋啦，回家要钱，心里一下子紧张了，他怀疑他们夫妻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女儿连区区五千元都没有，就着急地问：“娃呀，是不是他欺负你了？你跟爸说，爸找他去。我娃可怜的，连这点钱都没有？”

她忙说：“没有，没有，我们好着呢！他敢欺负我？”

“那是咋了？”父亲瞪着眼问，“我听说你们铺子的生意还可以嘛！”——都在回民坊生活，在一条街上做生意，谁不了解谁？

没办法，她只好如实跟父亲讲了。

父亲哈哈大笑：“我娃咋弄下这傻事？从娘家拿钱哄老公。”

她脸红了，用两个手摇着父亲的肩，撒娇地问：“你给不给？”

“给，给。”父亲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怎么能不给，就问，“你拿了多少钱炒股票？”

“六十万。”她说。

“这么多？”父亲说。

他以为女儿要钱补她炒股票损失的窟窿，作难了：“我把家事都交给你哥了，要这么多钱得跟你哥说。”

“谁要这么多？我只要五千元，过年哄哄他。”

“哦，哦，这好办。”父亲点着头，明白了，说着就站起身，从抽屉拿出了五千元钱给了她，嘴里还嘟囔着说，“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跟小娃娃一样，哄人家哩！”

父亲又怕女儿为钱的事和女婿产生矛盾，还给她宽心说：“娃呀，钱是人身上的垢痂，别往心上去，没了就没了，赔了就赔了，舍不得那脸，爸就跟你哥说，让他给你拿六十万补上，别叫女婿骂我娃。”

“不要。他敢骂我！”她硬气地说，“我就不信炒股赚不回来。”

“别逞能！”

她叮咛父亲，从他那里拿钱的事只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能告诉任何人。

父亲笑着，点着头。

她拿着钱回到家，等丈夫回来，她把钱拿给他，对他说：“这是炒股票赚的钱，过春节先给你点儿。”

老公见她在春节前拿回来了钱，以为她真的炒股票赚了钱，心想：在股市大跌的时候，自己的妻子还能赚钱，那炒股的水平不低呀！心里高兴，嘴上净是夸人的话：“真没看出来，我老婆股票炒得这么好！真的成了巴，巴什么来着？”

“巴菲特！”她冷冷地回答。

“哦，巴菲特。”区区五千元，在他眼里不算啥，但老婆炒股有这么高的水平确实了不起。他对老婆刮目相看，亲热地抱起她在屋子里转了几圈，脸上能亲的地方都亲了。那夜丈夫的情绪很高，搂着她，把周身的爱都给了她。

而她，心里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很不是滋味，一点兴趣也没有，任老公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春节期间，老公请了几个朋友吃饭，一定要她参加。在饭桌上，老公一再向朋友讲，是拿老婆炒股票赚的钱请大家的，还一再地夸老婆聪明，股票炒得好。听着老公的话，白玉琴很不好意思，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张不开口，脸红一阵白一阵，拉拉老公的衣角，小声地嗔怪：“别说了！”

老公得意地哈哈大笑，他为有这样一个会理财的好老婆笑了。

这几个月来，股票从最低点上涨了二百多点，无论是电视上的股评专家，还是自己所在的证券营业厅的总经理、客户经理都说牛市要来了。她充满信心，纠纠雄心，要把赔的钱赚回来。每天股市一开盘，她就来到客户室，收盘时走的也晚，用心地分析着自己手上几支股票的各种指数，高抛低吸，市值回流了近十万。可谁想到，大盘上涨的二百多点，几乎在几天内又跌回来了。她涨回的近十万元也已经跌得差不多了，又还给了市场。

在大家都在抱怨纷纷，骂爹骂娘时，白玉琴心里也不好受，但没有骂。她在想，中国的股市是怎么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上涨？当宋翠莲提到她时，她苦涩地笑了笑，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咳！往事不堪回首，别提啦。什么时候才能把赔进去的钱炒回来呀？”

她的股票还在下跌，看着心烦。她关了电脑，不看了，要走了。



宋翠莲热情地问：“不看了？”

“有啥好看的？不看了。”白玉琴说着，带着满心的烦躁走了。

白玉琴的故事，这个房间除了李忠大家都知道。白玉琴走后，宋翠莲简要地给李忠讲了讲，说：“白玉琴今年春节又要从娘家拿钱哄老公了。”

股市低迷，大家心情不好，听了这话谁也没有笑，谁也笑不出来，都在摇头叹息。

停了会儿，快嘴杨亚南说：“股票真害人，你要想害谁就鼓动他去炒股票，包准害得他吃不好睡不好……”

还是没有人搭话。

瘦高个子难得不再喋喋不休地评论股票，不再骂了，暂时安静了下来。他大肆评论要涨的股票全都大跌，预测得不准，就像有人在他脸上使劲地抽了一耳光。

白玉琴走出客户室，走下二楼，她看到在一楼大厅，那个大丰投资咨询公司卖给自己炒股软件的四十多岁高个子男人又在给股民们讲股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地说着自己的软件多么得好，用他们开发的软件炒股一定赚钱。

她不由得向大厅走去，要听听他在讲什么。

还离得好远，就听那高个子在讲：“大家都说牛市来了，都盼牛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美国几代人才碰到一次牛市，那是跌了多久才来的牛市啊。中国的牛市哪那么容易，不要痴心妄想中国的股市会在一夜之间有牛市……”

她听不下去了，真想上去煽他个耳光，说牛市来了的是你，说牛市不会来、痴心妄想的也是你。黑嘴，地地道道的黑嘴，骗人的黑嘴！

她摇着头走了，进入股市到今天，她都不知道她看的书，听的讲座哪个对，哪个错，该听谁的？

她陷入无限的迷惘中。

第二天，她没有如过去那样早早地来到客户室。原本不想来，可习惯成自然，不自觉地还是来了，晚来了一个多小时。

她一进客户室，杨亚南就对她说：“玉琴，快看，国家发消息说股改要尊重市场规律……他们看股票跌成这个样子，急了，派出了六个工作组，分头到全国各地去调研……听说咱们省也来了一个工作组，我要能见

他们，一定把股市的情况跟他们好好叨叨……”她的机关枪嘟嘟地响着，想一下子把她看到的好消息全告诉白玉琴。

白玉琴忙打开电脑看发布的消息，这些都是利好信息。

还有一个新信息，准许外国人进入中国 A 股市场，但三年内不能买卖。就这个消息，屋子里又是一阵议论。

瘦高个子又显摆：“外国人不是傻子，中国股市这个样子，他们能进？还不准人家三年之内买卖，谁会进来？”

小白脸却说：“股票跌到了最低点了，叫外国人来拾便宜，太便宜他们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孟教授突然发言了，小声地自言自语：“股票要涨了。”

说话间，他的眼光从未离开电脑屏幕，没有看任何人，除了这五个字，没再多说一个字。

李忠不由得看了孟继祖一眼，心想，准许外国人进入 A 股市场，又在三年内不能买卖，三年时间，被套的人大都可以解套了，是个好消息。股票改革刚刚开始，每个星期一都要推出二三十个股票进行股改。上证深证两市有一千六百多只股票，要改完，没有大半年甚至一年能改完嘛！要进行股改，没有一个良好的股市市场，改革怎么能进行下去？看来，股市应该要好起来了。孟继祖毕竟是个教授，讲过股票，看过不少有关股票类的书，关心国家大事，话虽不多，但落地有声。他看了孟教授一眼，在心里说，这人还是有些水平的。

股票真的开始涨了，就像害了大病的人，病去如抽丝，涨得很慢、很慢。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八章 歪打正着

李忠不敢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他身上。

这一天，客户室吵吵嚷嚷地像炸了锅，引得坐在楼梯口的保安小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忙地跑了过来，推门紧张地喊：“咋啦？咋啦？”

在这个屋子除了李忠，都觉得自己炒股的水平高得不得了。尤其是瘦高个子总是自命不凡，谁也瞧不起。还有小白脸，也是目中无人，刘艳丽曾竖着大拇指夸他是短线高手。李忠是新手，水平最低，炒股常常心血来潮，毫无章法。然而，这客户室爆发的波澜却是因他而起。

当年，李忠的妻子炒股时，听到了很多所谓的内部消息，很快就有人给她推荐股票，她相信他们说的内部消息，相信他们有经验，便就买了他们推荐的个股。妻子常关注电视上的股评节目，这些节目天天推荐股票，这个是黑马，那个是黑马，说得多了妻子手就痒痒了，便又买了下来。

就这样，不到半年时间，妻买了十三支股票，在大盘急跌时被套了。其中还有两支股票变成了ST，仅这两支股就让妻子损失了十多万元。这两支股票，一支是他的部下殷勤地推荐给妻的，说是某证券公司经理提供的内部消息，一定涨；另一支是电视节目推荐的，好几个节目都说是大黑

马。这些内部推荐的股票让他们损失惨重。相反，妻自己琢磨买的几支股票，虽没有赚大钱，却也没有赔。

李忠从妻残酷的炒股实战经验中明白了一个道理，股票买得太多，根本顾不过来，必须收缩阵线。于是在大盘调整时，他大胆补仓，集中资金打歼灭战，先补一个股，把股价拉低，股价回升时股票一解套就快速卖出。如此反复，解套了几支股票。

坐在大户室时，李忠手上只有五支股票了，全部被套，有的还套得很深。李忠第一天进大户室，在热心肠宋翠莲的帮助下，把自己的五支股票都放在自选股票栏，专注地看着每支股票的涨跌情况。每支股的涨跌，都揪着他的心，尤其是本省的那个商业股。

本省的这个商业股是在上证 2000 多点时朋友推荐的，妻开始只是尝试性地买了 500 股，大盘下跌时她开始补仓，补一次跌一次，跌一次补一次，到现在手上共有 4000 股，平均股价在七块四。前段时间，上证下跌到 990 多点时，这个股票掉到四块多，李忠又想补仓。可周边的舆论说上证指数还会下跌，于是他没敢再补仓。

上证跌至 990 多点时总算是止住了，渐渐回升。眼看着本省的这个商业股逐渐地涨上来了，快涨到五块时，他动了心思：“再来一个歼灭战”。于是他以前五元的股价又买进了 8000 股。

真的是歪打正着，这股第二天就涨了两毛，李忠心里着实舒坦。接下来的几天，这个股基本不动，有时全天都在微量下跌，跌个一毛多，收盘时又涨一毛多。那几天他的心绷得很紧，真的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心想再掉下来就又补错了，终日提心吊胆。

谁也想不到，第五天一开盘没多久，这个股票就涨到五块七毛六，涨停了。他快速地打进五块七毛六的涨停价，只一分钟不到就卖掉了补进的 8000 股。

他没有把自己手上的这个股票全卖，他动了小心眼，最近大盘回升，有的个股连着几天涨停，他怕这个股票明天再来个大涨，全卖了追不进去。

戏剧性一幕出现了，他刚卖掉 8000 股，这个股票就下跌了，一下子跌了两毛，还在往下跌。

宋翠莲在盯着自己的荧光屏的同时，不停地望着他的荧光屏，李忠买

卖股票的一举一动她都看在眼里，只见他刚卖出，这个股票分时走势图上的黄、白线就急速下滑，宋翠莲惊呼：“掉下来了！掉下来了！李大哥的这个股票开始掉了。只碰了下涨停板，李大哥就卖在涨停价位了，卖得真好呀！”

屋内所有的目光都投了过来。

回民白玉琴说：“这是经典之作，可以写成范例了。”

寡妇马晴云羡慕地望着李忠，忙不迭地称赞：“李大哥太厉害了！炒得太好了！”

这话把李忠吓了一跳，他暗问自己：这就算炒得好？我炒得好吗？他自己都笑了。

马晴云，四十多岁的年纪，身材匀称，皮肤白皙，虽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再加上她爱收拾打扮，看上去要年轻很多。据说，她和老公原来是某个街道办事处下面的一个小厂的职工，改革开放以后，两口子自谋职业，做起了生意。

有种说法，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大多是胆子大但没文化的，他们就属于第一批胆大致富的人。两口子很快就积攒了上百万元的资产。

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她的老公就是这样的男人，有钱之后，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最后居然吸上了大烟。染上毒瘾再有钱的人也会变成穷光蛋。她也曾经苦苦劝过自己的男人，希望他浪子回头。男人有时也想改，也下过几次决心，可烟瘾犯了就什么也顾不了，八头牛都拉不回。眼看着几百万家产一天天被老公吸了大烟，家也没个家的样子，劝又劝不回，她只好提出离婚。

所幸的是，她自己私藏了一百多万，离婚后开始做点小本生意。后来经不住别人煽动，她拿出几十万元炒股票。

离婚后的马晴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满意的男人一直一个人生活。

李忠对马晴云的称赞实在不敢苟同，心下想，自己这臭水平，不过是瞎猫碰上个死老鼠。心里这样想着，嘴上就说了出来：“这不过是瞎麻雀碰上了好谷穗。”

大家都笑了。

宋翠莲麻利地帮李忠算算这笔交易赚了多少钱，嘴里还在说着：“七



毛六，减去五分钱的手续费，七毛一乘个 8000，嘿，一下就赚了五千六百八！”

“这是个妖股。”瘦高个子转移了话题，开始自顾自地评论起来：“这个股票轻易不要碰，它涨跌无度，很难掌握。你看它要涨了，哗地一下却跌了下来。你看它不涨，哪一天庄家睡醒了，忽然一拉，可就涨上去了。我过去买过这个股票，卖了后就没敢再碰……”

“快到年底了，商业股有行情了，这个股票也就随着涨了。”杨亚南也附和，“我的一个商业股也开始涨了，这两个股票很可能是一个庄家……”

李忠的这个股票涨停的当天就开始回调，第二天跌到了五块五毛。李忠不失时机地又买进了 4000 股。他把卖了这个股票赚的另一部分钱补到别的股票上了。

翌日，这个股票一开盘就往下跌，一直跌到五块四左右。在这个位置上，股价一会涨几分，一会跌几分，直揪着李忠的心。它涨几分李忠就觉得松弛了，心就放开了；跌几分马上心就收紧了，整个人就像一个扩张器，时松时紧。

李忠提着一颗心看着，生怕再跌下来。到下午两点五十分，离收盘只剩十分钟时，这个股票突然发力上行，几分钟涨到了五块六毛多钱。李忠这才把收紧的心放了下来，有了一丝欣悦。

室内一片议论，“快看，李大哥的这个商业股涨了。”这回是黑脸赵天逸先说话了。自从李忠卖了个涨停板后，他就格外关注这个股票。

“妖股，真是妖股，最后十分钟发力。”白玉琴说。

邢胖子站了起来，周身的肥肉都在动。他的几支股票都不涨，心里很不舒坦。他边走，嘴里边骂骂咧咧：“他妈的，我这些股票咋不涨？没一个像李哥的那个股票那样的妖气，收盘时发力上攻，也叫人心里舒服一下。”

……

十分钟一晃而过，在一片议论、说笑声中股市收盘了。

几天来李忠的这个商业股总是早上开盘时跌，下午收盘时涨，成为本室内的一个主要话题。

这天，这个股票在下午开盘不久就突然发力上涨，涨到了六块零八分，离涨停只差几分钱。

屋里的几个人都热心地看着这个股，纷纷让李忠快卖：“快涨停了！快挂单！快挂单！”

李忠以涨停价挂了卖单，眼看着只差两三分钱就涨停，股价却不再上涨，反而开始下跌。

黑脸赵天逸看着自己的屏幕，急了，大声喊着：“李哥，快撤单，挂在六块零三分。”

邢胖子也喊：“来不及了，挂六块！挂六块！”

李忠手忙脚乱地撤了单，又打了六块卖单。此时价格已经跌到六块以下，宋翠莲惋惜地说：“下得太快了，六块都卖不了啦！”

她的话刚落音，这个股价突然转头向上，刚上到六块钱又掉转直下。

室内哗然，一片喊声：“卖掉了！卖掉了！”

一波又一波的喊声传出了屋外，引得小史跑来，茫然地看着大家，紧张地问：“啥事？啥事？”

李忠慌乱地撤单向下追挂，以4000股两次挂卖单，只有卖价六块钱那次，在瞬间的反弹中卖掉了。险象环生，直惊得李忠冒冷汗。

总算是卖掉了补进的4000股。这次，宋翠莲口算李忠又赚了1760元，她看着李忠有点嫉妒地说：“你两次赚了7440元。”

杨亚南说：“谁想到还能回升那一下，要这样我也卖。”

寡妇马晴云又满脸羡慕地看着李忠。

小白脸起身出去了。小白脸整个过程中一言不发。这些天，一提到这个股票他要么就出去，要么就是装着睡觉，任叫嚷声多大。他总是把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他除了和刘艳丽有说有笑外，很少和客户室的其他人说话，从不关心刘艳丽以外的任何事。刘艳丽几乎每天都来陪着小白脸唠上个把小时，打情骂俏一番。

李忠想，小白脸出去肯定是去找刘艳丽了。

李忠的这个商业股涨到六块零八，回调后两天内跌到五块七毛，李忠又买进了3000股。不几天，在大家的哄喊声中又以六块一毛八的价格卖了。

宋翠莲算了算，又赚了1260元。她嘴里啧啧着：“又赚了！”

寡妇马晴云再一次投以羡慕的目光。

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寡妇马晴云收拾得更漂亮了，脸擦得光得



很，跌倒绳子滑倒虱——灰尘都落不住。她又换了一个帽子，是一顶蓝色的没有帽檐的八角帽，轻轻地斜扣在时髦的发型上，显得更加洋气；身上穿着红色的大衣，走起路来高跟鞋嗒嗒地响，两手斜插在大衣的口袋里，那风韵就像当年的宋美玲。

她是这个客户室的女士中收拾得最漂亮迷人的。

第九章 败走麦城

孟教授的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清亮的声音。无疑是他的小媳妇。

“喂！老公，我的那个股票涨了没有？”电话里的声音尖刺而响亮，还没有等孟教授回答，她又迫不及待地问：“大盘都开始上涨了，我的那个股票也涨了吧？”

孟教授半天才从嘴里挤出几个字，“会涨的。”

“到底涨了没有？”对方提高了声音在追问。

这个股票是在大盘最低点时，孟教授给小媳妇推荐的。孟教授在大学教课教得怎么样没人知道，但他自从接触了股票后，每天看网页，听新闻，关注经济各方信息。对于股市里的一千多支股票，他逐一研究，什么基本面、公司经营的情况、有无重组可能等等，各种因素都不放过。

他选中的是一个生物化学股，从网上发布的各种信息看，一个实力雄厚的煤气化公司要参股，注入优质资产，也就是说要重组。凡是注入优质资产、重组的股票无一不是十倍、二十倍的大涨。前些日子报道的那个最牛的散户，就是买了要重组的几支股票，每个股票都涨了十几倍，累积起来赚了几千万。一个股票是不是要重组，除非有内部消息，一般的股民是



不知道的。一旦公开对外宣布公司重组，股价已经涨上去了，再买就来不及了。那个最牛的散户连着买几个公司重组的股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都说他证监会有内线，有内部消息，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了。

孟教授没有可靠的内部消息，只能自己一个个认真分析。他认为这个股票有重组的可能，预测前景很好。于是早早地埋单进去，等着重组。

一天晚上，他正在看电脑，小媳妇关切地给他泡了杯茶，端到了他跟前，娇声地问：“老公，研究出好股票了没？”

他接过硬，很有把握地说：“我看这个生物化学股很不错，很可能要重组，涨是没问题的。它已经从2000点时的16元跌到5元，还能往哪儿跌！这是个好股，现在买是最低点。”

“是不是？那么肯定！”小媳妇偏着头，十分佩服自己这满肚子墨水的老公，惊奇地追问。

“是的。”他抬起头，十分坚决的语气中还有些许傲气。

“那你明天给我把这个股票买上。”小媳妇迫不及待，“用我的账号，把我那十万元都买入。”

第二天一开盘，他就替小媳妇买了这个股票，满怀信心地等着它十倍二十倍的上涨。

自从买了这个股票，小媳妇过几天就要问问涨了没有，涨了多少，开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小媳妇说，这是埋单，要有耐心，等他们重组，一旦有了重组的消息就会飞涨。小媳妇听了他的话，安静了一阵子。

说也奇怪，自从他给小媳妇买了这个股票，它就开始横盘震荡，一横就是几个月。三四个月过去了，股价不但没涨，比他买时还跌了两毛多。小媳妇急了。一天，他从营业厅回到家，小媳妇烦躁地问他：“你不是说这股票要重组嘛，咋还没有消息？”

“急什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老老实实地等着。这叫埋单，你懂不懂？”他教训着媳妇说。

“要重组，就会有人买，咋会横在那里不动？”小媳妇问。

“横有多长涨有多高。”他耐着性子给小媳妇解释：“这是规律，股市的规律。庄家货没吸够，就一直横盘，吸够了就会涨。横的时间越长，将来涨得越疯，你就等着拾钱吧！”

他又一次把小媳妇说服了，小媳妇没底气地嘟囔着说：“那就等吧！”

又过了两个月，这个股票还是不上涨。这下小媳妇真的急了，在家里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他一回就去问：“咋样，涨了没有？”

孟教授回答说：“还在横盘。”

媳妇眼都急红了问：“咋还不涨？”

孟教授一再安慰，小媳妇按捺不住，天天问东问西，电话也来得勤了，一听到手机响，孟教授就知道是媳妇的电话又来了，都不知道说什么，有时拿着手机手都打颤。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这个股票开始涨了，三分、五分、一毛、两毛地开始涨。这次，没等小媳妇的电话来，孟教授就主动打给她，语气中带着兴奋：“媳妇！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股票开始涨了，已经不套了，还赚了一毛多钱！”

“真的？”媳妇在电话那边高兴地问，那心情就像干旱了好几个月，遇了一场雨一样。

“就是，就是。”他喜形于色，“我说涨肯定涨，看把你急的！”

“你能，你能。”媳妇说，“今晚给你做好吃的，犒劳犒劳你。”

一连几天，这个股票虽每天涨得不多，却天天在涨。不涨的时候小媳妇着急，常打电话询问。涨了，小媳妇高兴，关注的热情更高，也时常打电话。这不，小媳妇的电话又来了，嗲声嗲气地说：“老公！今天咋样，涨了没有？”

“涨了。”他底气十足地说，“涨了五毛了。你买了两万股，已经赚了一万多！”

“是吗？我的天，赚了一万了！”她高兴得很：“赶快卖呀！”

“这股刚刚开始涨，横多长涨多高，卖什么？”他说，“长线是金，短线是银，拿着，不要卖。”

孟教授在想，无风不起浪，既然传说要重组，那就完全有可能。别说涨个十倍二十倍，就是涨个五六倍，一万股就能赚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两万股就赚五六十万，买套房子没问题，买车买好几辆……

他打着如意算盘，回到家，掰着指头给媳妇一笔笔算账，把媳妇算得嘴都合不拢，高兴地屁颠屁颠地，从这个屋子走出来，又从另一个屋子走进去，立不住坐不下。

人常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股市也一样，风云变幻莫

测，就在他们以为抱了个金娃娃，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第二天一开盘，这个股票就开始跌了。小媳妇打电话知道开始下跌了，急得直喊“快卖，快卖呀！”

“慌什么，这是短暂的调整、洗盘，要把那些不坚定分子洗出去，还会有更大的涨幅。”孟教授依然很沉稳，不慌不忙，一副大将气派。

小媳妇看她心目中的股神如此胸有成竹，也就不吭声了。

然而，这个股票没有按孟教授的预期发展。股票涨起来很慢，好几天才涨了五毛，跌起来却很快，一两天就把涨上来的全跌完了。小媳妇后悔地捶胸顿足，冲着孟教授直喊：“看看，叫你卖你不卖，这不又套住了，白白地跑了一万块。”

他坚信，这是个短暂的调整，一定会再涨上来的，就安慰着媳妇说：“很快就会涨上来的，你等着赚大钱吧！”

妇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只看眼前，心疼那一万元，骂道：“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总是自以为是，贪心不足蛇吞象，连炒股票的老太太都不如，她们赚个两三毛够个买菜钱就跑了，积少成多，还总是套不住。看看你，还当老师给人讲股票，多少钱套进去了逃不出来……”

她把孟教授骂得狗血喷头。孟教授气得真想上去扇她几巴掌，但一来平时对小媳妇疼爱有加，连用手指头戳都没戳过，二来自己堂堂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崇信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能像小人一样动手动脚。于是，他一个劲地摇头叹气，在心里反复着自己先祖说过的话：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也许是这个股票有意和孟教授过不去，这次调整下来并没有很快涨上去，而是在五元左右又开始横盘了，十天半个月过去了还是不涨。这一下，孟教授自己坐不住了，掐指一算，半年多过去了，咋还在横盘，还不大涨，他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虽然依旧少言寡语，没有抱怨连天，可他神情不安，焦躁异常，嘴角都起了泡。他越急，这股票就越不涨，好像和他扭着来。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它还在原地打转转，小媳妇打来的电话孟教授接都不敢接了。

怎么办？给媳妇推荐的股票七八个月不涨。这样的现象，他没见过，也没经过。自己开始动摇了，是不是把这个股票分析错了？传说重组的消息是不是假的？股市里的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谁也说不准，都是那

些庄家的伎俩。有时候他们为了出逃就散布涨的消息，掩护自己逃跑。有时候他们为了吸货散布跌的消息，方便让他们低价买进。

他开始怀疑起自己对这个股票的判断了。他再也不敢对媳妇说横有多长涨有多高了。他开始琢磨：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横盘一段时间上涨的股票，就有横盘一段时间下跌的股票。我这个股票，可别是后者。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生化公司经营得咋样？是不是经营不善，会不会亏损了？不然，为什么横这么长时间不动？如果亏损了，股票肯定就要下跌。要是这样就瞎了。媳妇的钱不知道要损失多少？如果再变成 ST，踢出局，踢到三板，那每股就成几毛钱了，损失就太大了。

股市里，踢到三板的股票已经一大堆了。他曾经买过的两个股票就被踢到三板去了。一个是“岳阳恒立”，那时他刚入市，看几个电视台都在推荐这个股票，都说是黑马，就买了。买后，这个股票没有涨多少就开始下跌，从高点一直跌到几元钱，公司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股票变成了 ST。公司两年亏损，股票就加了“*”号，以示警告。在股市从低点开始回升的时候，网上有消息说公司要重组，这是庄家为了出货耍的一个阴谋。庄家货出得差不多了，又辟谣说重组的消息是假消息，于是这个股票股价一泻千里，被踢到了三板，他以每股三毛多钱卖了。另一个股票是“南华西”，也是内部消息说一定会涨，他就信了。那时候内部消息很多，有的买了就是涨得很好，使你不得不信。南华西也是公司经营不善，踢到了三板。

仅这两个股票孟继祖就损失了几十万，他越想越害怕，如果媳妇的这支生化股被踢到三板，他可怎么办呀。他这样想着，那几天这个股票又突然向下猛砸了几夭，把他看得腿都打颤，回到家，气势似乎矮了许多，一脸的沮丧，得了阳痿似地转悠了半天，怯怯地开了口，把自己的这个考虑跟媳妇说了说。

他的话把媳妇吓傻了，拍着大腿直叫：“我的妈呀，你咋不早说呢？要跌成几毛钱，我非把你杀了不可。”

“我怕你受不了，没敢说。”

“现在咋办？”媳妇问。

“现在只有等够本了、不赔了就先出来，调仓换股。”

“那你赶快卖呀！赶快换呀！”

接着的几天，这个股票又快速地起来了。孟继祖心里害怕，一看这个股票又到了5元左右，怕再往下跌，急忙以成本价卖了。还好，只赔了个手续费，也就一二百元。他实战经验差，哪里知道这其实是庄家要的手腕，是大涨前的快速洗盘。拿了大半年的股票终究还是没拿住，被庄家洗了出去，硬生生地把一支黑马股卖了。征得媳妇的同意，孟继祖千挑万选地给她又买了个股票。

大盘在998点时，给媳妇推荐买了这支生化股后，媳妇曾经来过大户室，看她的股票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她买了这个股票。卖这支生化股的时候，是孟教授悄悄地在自己电脑上卖的，谁也不知道。这个股票拿了大半年，一分钱没赚，还赔了手续费，孟教授心里躁气，就把它从自选股中除去了，不看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就在他卖了这个股票的第三天，网上就正式公布了它将要重组的消息。消息一出，买盘成风，这个股票就开始发了疯地上涨，连着涨了五个涨停板，看样子买盘还很大，上涨的架势还止不住。

孟教授的媳妇买了新股票不放心，又来营业厅看她的新股票。这是个三十多岁，中下个头的女人，白白净净的圆脸，穿一身合体的黑西服，很是利索。宋翠莲看她来了就很热情地招呼：“妹子，快过来，看你的股票涨得多好。”

“是不是？”她以为是新买的股票涨得好，就疾走几步凑过去看。这一看不得了，看了两眼瞪得比牛眼还大，张着的嘴合不住，泥塑人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宋翠莲看她呆若木鸡，用手在她眼前一晃，见她没有任何反应，吓坏了，一边往起站一边喊：“妹子，你咋啦？”就掐她人中，拍她的脊背。

大家都围了过来，七手八脚，把她扶坐在椅子上，倒水让她喝。

孟教授黑着脸站在媳妇旁边，一句话也不说。

“咋了？到底咋了？”有人问。

“我把那个股票前两天卖了。”孟教授说。

“咳，迟不卖早不卖，你咋这个时候卖？”一片惋惜声。

小媳妇缓过劲来，懊悔地直摇头，指着孟教授说：“知识分子，吃屎分子，都是你叫卖的，就不能坚持一下！软弱、动摇、意志不坚定是知识分子的本性，根深蒂固。”——她小时候看的电影和文学作品，工人、农

民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知识分子大都不坚定，这时候那些词全用上了。

懊悔、沮丧、惋惜、气愤，一切失意的词，这时用在孟教授和小媳妇身上都不过分。

孟教授有气无力地说：“又走了一次麦城。”

第十章 公园风波

寡妇马晴云特别爱美，脸上厚厚的一层，身上穿得短短的，脚下鞋底厚厚的，打扮时髦，四十多岁的年龄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

三十七岁的赵天逸不知是脸黑，还是皮肤粗，看上去却有四十几岁。两人放在一起他还显得比马晴云老一些。

要说到炒股票，马晴云就远远不如赵天逸了。她还要常常向赵天逸请教，特别是赵天逸在上波股市上涨的时候赚了好几万，使她对他刮目相看了。

这天，她看着电脑屏上自己买的那几个股票一直下跌，心下发慌，很是有些着急，便主动要求赵天逸帮忙看看。她带着亲昵的口气说：“天逸，帮我看看这几支股票吧，怎么老不涨？”

“股票代码？”赵天逸没有动身，看着自己的电脑屏幕问。

“000626、600803……”马晴云说了几个股票代码。

赵天逸一一打开这几个股票的K线图，逐个分析，以他的经验来看，这几支股票还要下跌，就如实地说：“这几支股票还要跌，但不会跌得很深。依我看，大盘已经跌得差不多了，必将反弹。如果现在你把这几支股

票卖了想着跌下来要再买进，不一定能买到。我觉得还是拿着，不要动，等机会。中国的股市现在在最低点，股价也是最低的，不要听那些股评胡说八道，我看今后上涨是主要趋势……”

他的一篇宏论说得马晴云慌乱的心平静了下来。马晴云上下摸着自己的胸口，嘘——，长长地出了口气，说：“要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我请你吃饭！”

果然，第三天，马晴云拿的几支股票开始上涨了，而且“000626”还涨停了。

赵天逸看着自己的电脑喊：“快看，马姐，‘000626’涨停了。”

“看着呢！”马晴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屏幕，心里喜滋滋地说，“天逸，你真神，说涨就涨了。”

马晴云不食前言。股市收盘后，她看赵天逸起身要走，就忙关了电脑，跟了出去。走下二楼，她紧走几步，赶上赵天逸，和他并排走着说：“赵天逸，你真神，我的那几个股票都涨了。我下午请你吃饭。”

“不了！不了！我也是瞎说，碰上了。”赵天逸说。

“说过要请你吃饭的。”

“闹着玩哩！哪能那么认真？”

“我这人说话算数，说请一定请，顺便还要请教你一些问题。”马晴云一脸正经，说得十分认真。

“不敢说什么请教，在一起探讨吧！”赵天逸见马晴云很认真，觉得却之不恭，说，“现在离吃晚饭还早呢。”

“先在公园转转，环城公园旁有个饭店的东北大饺子不错，一会去吃大饺子。”马晴云说。

“转转？”赵天逸心下想孤男寡女在一起转，叫别人看见咋办？多不好。于是他坚持着说，“算了！算了！”

“你急着回去干什么？”马晴云问。

“没事是没事。”

“那请你吃饭还不赏脸？”马晴云吊下了脸，明显地不高兴。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天逸还能说什么，盛情难却，嘴里说着“好，好”，就随着马晴云向环城公园走去。

所谓环城公园就是围绕着古老的明城墙，在护城河和城墙之间建的公

园，离证券营业厅很近。不一会，他们就走进了环城公园雕龙画凤仿古式的大门。虽然是深秋了，但公园里满眼绿色，一派生机盎然。

他们并肩走上了曲曲弯弯的小道。

秋天下午三点多还暖洋洋的。环城公园内还有不少锻炼身体的老人，有的在散步，有的在打拳，有的在舞剑，间或还可见老少情侣或相依在草坪、石凳，或在曲径通幽的小道上挽臂散步。

马晴云去和赵天逸一边走着一边聊着。

“马晴云虚心地向赵天逸请教，赵天逸不厌其烦，什么“BOLL”，什么“OBV”，在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讲得头头是道。

马晴云听得津津有味，心里里很是有些佩服他，大有相谈恨晚之感。她几次偷眼看着身边走着的这个黑汉，心里说，真是没看出来，这黑不溜秋的赵天逸还很内秀。

转眼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开始在一起并肩走时还保持着一点距离，以示男女有别。渐渐地，不知不觉地，他们越走越近……两人一个长年寡居，一个单身多年，又聊得这么投机。赵天逸强悍的男性气质，不时吸引着马晴云的身心，她有意无意地碰了赵天逸一下。赵天逸似乎心领神会，会心地看了她一眼。很快，两人的臂挨在了一起。再后来，赵天逸将他的手放在了马晴云的腰上。

曲径通幽，面前出现了一大片竹林。当他们走过弯曲的竹林小径，将要走出竹林时，马晴云眼尖，看到两个相拥着的背影，便拉着赵天逸止住了步。

她悄声地对赵天逸说：“你看，那不是刘艳丽嘛？”

赵天逸举目望去，细看了看，惊讶地说：“那男的像邵老弟。”

“不错，是他。”马晴云脖子伸得老长，进一步确认。

“他们也来了！”赵天逸话中有话地说。

“这可咋办？”马晴云问。

“我们走吧，让他们看见了不好。”赵天逸说。

“往哪里去？离吃饭还有一个多小时呢！”马晴云说着，下意识地转头向周围的竹林看。

北方，深秋的竹林，叶子大都枯黄了，透过那竹子之间的空隙，马晴云隐隐地看到，竹林里有一块不大的地方，竹子被压倒了，放着一块石

头，石头上还铺了两张报纸。

她微微地笑了。她明白，这是情人幽会所致——长期的你走我来，压倒了那里的竹子，破坏了竹子的生长，使密密麻麻的竹林中产生了一小片空荡的天地，情侣的天地，自由的天地。

马晴云拉了拉赵天逸的衣服，手指着竹林里的空地：“你看，那里有块空地。”

赵天逸伸脖子向里看去，果然隐隐看到有一块地方，他明白马晴云的意思，心里一震。他和马晴云来环城公园散步，虽说她的臂轻轻地挽着他的臂，他的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腰上，却也没有更亲热的动作，还保持着同事的距离，钻竹林那成什么话，就犹豫地说：“去那儿不好吧？”

“那怕啥！”马晴云大方地说，“坐在那儿，邵老弟和刘艳丽就是从这里过，也只能隐隐地看见人影，认不出人。就在里面聊聊天，怕啥？肚子没冷病不怕吃西瓜。”

赵天逸望了眼马晴云，看她一本正经的表情，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他随着她拨开竹林，走了进去。

他们坐在了竹林中那块长条石凳上。赵天逸举目望去，四周全是竹子，抬头望天，只能看到草席大的一块蓝天。太阳西下，竹林遮住了阳光，一片阴影，没有了阳光照射，有点冷。他的心怦怦直跳，心想，在这地方，孤男寡女的，要学柳下惠可不容易！

马晴云的心也在跳，她强压着，没话找话地和赵天逸说着。

他们开始还聊着股票，谈着谈着，马晴云伤感地说：“做生意赚的钱几乎都赔到股票里了，什么时候才能炒回来？”

“是呀，都套得那么深，要解套是不容易啊。”赵天逸随即又安慰着说，“慢慢来，不要急，股票总是要上涨的。现在，中国的股市，不能体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好趋势，这是个特殊的现象。股改结束后股市转入正常，股市就会出现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良性循环，上涨将是必然的趋势……山东的一个博士预言，股市已经下跌了五年了，第三波上涨要来了，这一波将从九百多点上涨到三千二百多点……”

他滔滔不绝，对股市的未来充满希望。

他的情绪感染了她。她感到了一种慰藉，从来没有过的安慰，心里好受多了。

随着夕阳西下，冷风不断，尤其是在一片不见阳光的竹林中，格外阴冷。赵天逸裹了裹风衣，希望这样能暖和一些。马晴云几次裹着粉红色的外衣，还是冷的很，颤着声说：“冷”。说着身子慢慢靠向赵天逸。

赵天逸早已心猿意马，顺势用手挽住了她的腰。

他们不说话了，静静地相拥着。又过了会，马晴云娇滴滴地说，“我还是觉得冷，你抱着我。”

赵天逸愣了下，伸开了男人有力的双臂，把她抱在了胸前，顿时，一股暖流流进了双方的身体。

他们就这样抱着，一对孤男寡女，犹如暴晒多日的干柴，岂有不燃之理，早已躁动的赵天逸下身勃起，马晴云捏了下赵天逸的肩，笑着说：“你坏，色鬼。”

赵天逸也笑了，屁股向前，把那下身顶得更紧了，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男人好色，英雄本色。”说罢，哈哈笑了。

马晴云忙用手捂着他的嘴说：“别叫人听见啦！”

赵天逸做了个害怕的鬼脸，立即止声，两手更紧地搂着马晴云。

夕阳已经下去了，吃晚饭的时间到了。他们好像忘掉了吃饭，就这样搂着，从开始的坐着搂到站着搂，紧紧地搂着。他们的嘴几次咬在一起，像用胶粘住了一样。两颗心像两团火，越烧越旺，周身热辣辣的，早已不觉得冷了……

马晴云说对了。赵天逸的笑声招来了渐渐稀少的游人，正走过的游人听到笑声，有的拨开竹子悄悄向里看看走了，有的年轻人好奇地在那里久久地望着。

他们引起了巡园工人的注意。一个三十多岁大个子、胖胖的巡园工人走了过来。他向竹林里望望，这种男女搂抱的现象在公园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他挥了挥手，赶走了好奇的年轻人。

巡园工人走了。

过了半个小时，他又走了过来。

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地抱着，亲热着，仿佛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就只有他和她两个人——他们太投入了。

巡园工人驻足看了看，公园里在人能看见的地方相依相抱的男女还有，但在密闭的竹林中的也就这么两位，他想叫他们走，可离清园时间还

远，又见他们那么投入，他摇摇头又走了。

他走了一会儿，不放心，又回来了，悄悄地在竹林外监视着，生怕公园里发生什么丑事情。

不一会儿，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两个站着的身影倒下了。

巡园工人意识到要发生什么，就拨开竹子走了进去。两个倒下的身影一个爬在一个的身上，上面的黑影的手在下面乱摸……

见此情景，巡园工人不由得喊了声：“你们在干什么？”

上面的身影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

下面的身影像被蛇咬了一口，“呀——”一声惊叫，也跳了起来，裤子掉了下来。慌乱中一只鞋也掉了，那掉了鞋的脚踩在了竹尖上，竹尖直插进肉里，脚里流出了鲜红的血。

“你哪个单位的？”巡园工人问赵天逸。

“我们什么也没做。”赵天逸辩解着。

“我已经注意你们好长时间了。”

“我们什么也没做。”赵天逸继续辩解着，还是说着同样的话。

巡园工人向正在提裤子的马晴云望了一眼说：“还说你们什么也没做，你看看？”

赵天逸向马晴云看去：马晴云已勒紧了裤带。

提起裤子不认账，赵天逸似乎有了点底气地说：“咋啦？我们不能在这坐坐？”

“把你的工作证拿出来。”巡园工吼着说。

“哎呦！哎呦！”这时候，马晴云已经感到脚有些痛，开始叫了起来。

赵天逸忙问：“咋啦？”

“鞋掉了，脚扎破了。”

赵天逸忙打着打火机给她找鞋。鞋找着了，却不能穿，那只脚已经被血染红了。他忙拿出手绢给她包扎伤口，一手提着鞋，一手扶她，要搀扶着她出去。

巡园工人不依不饶，挡着他们的去路不让走，还在纠缠：“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把工作证留下。”

赵天逸急了，说：“走开！”用手去拨巡园工人。

胖胖的巡园工人一米八的个头，四肢发达，像个铁塔一样站在面前，

纹丝没动。

这汉子要比赵天逸壮得多。赵天逸服软了，做了这种事说出去毕竟不好，他灵机一动，掏了二百块钱塞进了那位巡园工人的手里。

钱能通神，巡园工人毫不犹豫地接了两张红色大票，闪身让开了路。

他扶着她，一拐一瘸地走了。那狼狈相就像战败的国民党伤兵。

他们走向了就近的一家职工医院，给马晴云包扎好伤口。赵天逸叫了辆出租车，送马晴云回了家。到了她的家门口，赵天逸抱着她上了楼，把她扶在床上，给她倒上水，就下楼了。

赵天逸从马晴云家里出来，才感觉到饿了，匆忙走向一个就近的小饭馆，要了两碗面，狼吞虎咽地吃了……

第二天，马晴云没有来营业厅。她把她的交易密码告诉了赵天逸，由赵天逸给她买卖股票。

刘艳丽在上午快收盘时来了，走到小白脸跟前，两个手捏着小白脸的肩，娇声地说：“中午请我吃饭。”

小白脸点了点头，站了起来，和刘艳丽出去了。

他们出双入对，几乎天天如此。

赵天逸看着他们，想到了马晴云，也不知道她的伤现在咋样，该去看看了，就站了起来，向马晴云的家走去……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十一章 忌日

这几天，李忠心情非常不好，不是因为股票的涨跌，而是十月九日要到了。

十月九日，这是个令他伤心的日子，是老婆的忌日。三年了，整整三个年头了，每每想起老婆，李忠都在暗暗流泪。特别是快到这一天的时候，他总会想起夫妻恩爱几十年的情景，一件件的往事，在心里挥之不去，令他心痛不已。

老婆是因为去营业厅遭车祸而辞世的。不能形而上学地说炒股害死了自己的老婆，但如果不炒股，会有这样的灾难吗？世界上没有后悔药，要有，他会大把大把地吃，能把老婆吃活过来，他再也不会让她去炒股了。

他知道那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今天，老婆去世三周年了。儿女不在身边，他们昨天都打来了电话，还发来了悼念母亲的电文，寄托了他们的哀思。老婆和他都是外地人，都是大学毕业后分到这儿的，在这个城市老婆的至亲就是他了，她唯一的一个亲人。一早起来，他就和单位要了车，坐车去了埋葬妻子骨灰的公墓。

公墓在城外南山半山坡上，城里的人死去没处理，大都把骨灰埋在这



里，立上一个碑，以示纪念，以便活人四时八节来悼念。公墓里面一眼看不到头，全是墓碑。妻子的碑在第九排第十二个位置。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把放在自己房间、妻子遗像前的那盆淡色的并蒂莲端上了车，抱在了自己的怀里，一路上和司机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怀念着自己的妻子。来到了公墓，他两手捧着这盆并蒂莲，把这盆淡色的并蒂莲，轻轻地放在妻子的墓碑前。

他放花的时候，把一朵朝着墓碑里的她，一朵朝着站在墓前的他。

他默默地站在墓前，双手合十，低着头祈祷着，喃喃地说：妻呀，我的爱妻！我在你墓碑前放了盆并蒂莲，它是在你世时我们最爱的花，是你常常用心浇灌的花。它和我们朝夕相处了几十年，是我们爱情的象征。今天，我把它拿来祭你，盆里的两朵花，一朵朝着你，一朵朝着我。你睁眼看看吧，朝你的一朵是我，朝我的一朵是你。是你的一朵低着头，花瓣上一丝丝的红，那是你脸上流出的血；是我的那一朵扬着头，那是在我狂呼苍天：天呐，你为什么要夺去我的爱妻？

你在世的时候，勤苦节俭，相夫教子，是个最标准的贤妻良母。你总是把好吃的留给我和孩子，你常教导孩子要懂得老百姓种庄稼的艰难，要知道“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你常常吃着剩饭剩菜，却不让我们吃……可你去的却是那样痛苦、突然。常言道，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这是怎么了，好人却没有得到好报？

……

他不停地在说着，说了许许多多话，泪水在苍老的脸上淌着。

他在这里整整呆了一上午。

他要多陪伴妻子一会儿。

太阳已经直射了下来，司机来催了他几次，说：“李总，十二点了，该吃中午饭了，咱们该回了。”

他这才擦干了眼泪，默默地离开了妻子，一路无言地回了家。

下午他来到营业厅，坐在电脑前，满脑满心仍然是妻子的影子，挥之不去，还在不时地流泪。

他的表情没有逃过宋翠莲的眼睛。宋翠莲关切地问：“李大哥，有啥事了？”

“没有。”他回答。

“那你……”宋翠莲一脸的疑惑。

“没有。”他压着内心的痛疼，摇着头。

“想开点吧！”宋翠莲劝着他，一脸恹意，“凡事别太上心。”她也不知啥事就劝说着。

李忠点了点头。

这天下午，李忠再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木木地看着电脑上的股票。

他的神情影响了宋翠莲，她估摸着李忠遇上了什么不好当众说的伤心事，便想让他一个人静静，就没有和他再说话。可热心肠的人就是心肠热，心里就像有个火苗蹭蹭往上窜，不把问题弄清楚她是不会甘休的。

股市收盘了，往日，李忠走时总要和宋翠莲打个招呼，今天，李忠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起身走了。

宋翠莲看了李忠一眼，赶忙关了电脑，紧跟着也起身走了。出了营业厅的大门，宋翠莲紧赶几步追上了李忠。

宋翠莲再次关切地问：“李大哥，看你今天不高兴，那么伤心，发生了啥事？”

“没什么事。”李忠边走边说，没有停下脚步。

“有事就说出来，不要窝在心里。说出来就畅快了，窝在心里会生病的。”宋翠莲说。

李忠还是说：“没什么事。”

“没事，你掉啥泪？”宋翠莲有些不快，“李大哥，你是当过大领导的人，瞧不起我们这些普通人是咋的？不愿跟我们说。”

“不是，不是，”李忠看宋翠莲把话说到这份上，赶忙说。他心想，宋翠莲是个热心人，也是一片好心，不能把别人的好心当了驴肝肺，便说：“今天，是我老伴去世三周年。”

“呀！”宋翠莲吃惊地看着李忠，这才知道李忠没了老婆，忙安慰说：“李大哥，节哀。”说完这句话，宋翠莲再没吭声，她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宋翠莲憋不住又开口了：“人死不能复生，不要太难过了！孩子们都在跟前吗？”

“不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深圳。”

“那你一个人咋过哩！”

“就这样过嘛！”

“那咋行？”

“习惯了。”

他们又默默地走了一会。

宋翠莲又开口了：“一个人怎么能过活？谁关心你的冷热，谁管你的吃穿，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还没等李忠说话，她又说上了：“三年都过去了，该找个人了。这事，包在我身上。我注意着，有合适的介绍给你……”她也不管李忠同意不同意就大包大揽在自己身上。

说话间，他们已经走到了李忠的家属院，相互招手而别。

看了两个小时的股票，中午没有午睡，李忠有些困了，他开了房门，倒在床上，拉开被子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四点多多了。他有个习惯，每天都要看香港卫视台的“李敖有话说”。

四点十五分，他打开电视，不几分钟，李敖就出来了，戴着眼镜，穿着他那红色的茄克上衣，开始侃侃而谈。

他对李敖的看法是：知识渊博，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谁都敢说，谁都敢骂，是知识的大师，台湾的狂人。电视里的李敖讲到了他年轻标致的夫人。那是个比他小几十岁的女人，从电视上看长得很漂亮。李敖说，他和她相识是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她拿着一本书看，看的就是李敖的书。他看这姑娘长得漂亮，就主动上去问话，并作了自我介绍……他有点自豪地说他比丈母娘年龄还要大……丈母娘开始不同意女儿嫁给他，可女儿非他不嫁，丈母娘没办法，只好任女儿去了……

李忠听着李敖的讲述，不由得羡慕起这对才子佳人。这心情持续了很久才渐渐平复。

他拿了根烟，默默地吸了起来，一边吸一边看着电视节目。

空荡荡的房子，就他一个人。

老婆在世的时候，他一回到家老伴就把茶端上来，把饭端上来，他好不自在。如今都得自己动手了。

看完了电视节目，已经快六点了，他关了电视。又到吃晚饭的时间了，今天吃什么呢？

老伴在世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要他考虑，一回到家就有热腾腾的饭菜在等着他。老伴去世后，还上班时，他在单位吃完饭才回家，也不用自己考虑。如今退下来了，最普通的一日三餐的问题摆在了自己面前。

该吃一点了！他拿了包牛奶喝了，又吃了个苹果，就算是晚饭了。

这晚饭很简单，几下就吃了。吃完他又打开电视，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又换了几个台，想看个故事片，电视上放的不是胡说八道的历史片就是搂搂抱抱的爱情片，要么就是离奇古怪的侦破片，没有一个能让他看下去的。

他关了电视。该干什么呢？

今天他心里特别烦，报也不想看，书也不想看，什么事也不想干，于是站了起来，走出了家门，背着手向环城公园走去——他要去散散心，驱赶这烦闷的心情。

环城公园在高大的古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原来这里蒿草丛生，瓦砾遍地，20世纪80年代末政府修补了古城墙之后，请部队挖了护城河里的淤泥，才把城墙与护城河之间修成了公园。环城公园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和花草，水泥路弯弯曲曲地在花草树木之间穿过，隔一段，或在路边或在树木花草之间就有供游人休息的石椅。

环城公园这几年开始不收费了，来这里的人比较多，这里是人们休闲的场所。

十一月的傍晚，天已大黑了，但环城公园里零零星星还有游人，黑影下一对对青年男女相依相偎。

李忠背着手，缓缓地在曲径上走着。走了大约半个小时，脚下有点累，便坐在一个石凳上休息。

环城公园里的人越来越少，该回家的都回去了，李忠坐在那里吸着烟，并没有回家的愿望。回到家是一个人，在这里也是一个人，回不回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里还有些清凉，空气比家里好，不如多呆一会。

他坐在那里吸着烟。远远地一个黑影顺着曲径走了过来。

“还有人和他一样没有回家。”李忠这样想着，黑影渐渐走近了。他看清了，是个女的。

那女的缓缓地走到他跟前，看了看他问：“先生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



他看了一眼这女的，中等身材，四十几岁，长得不算好看，也不难看。他没有回答她的话，反问：“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走？”

“烦，一个人转转。”女的说。

“怎么，你也烦？”李忠脱口而出。

“我男人找了个小妖精，不要我了。”

李忠心想，现在这社会，男的有几个臭钱就找个小的，什么二奶、三奶，全然不懂“糟糠之妻不下堂”的道理，看来这女人也是个不幸的人呀！他向她投去了同情的目光。

“我能在你这里坐坐吗？”女的显出可怜兮兮的样子。

李忠愣住了，风高月黑夜，怎么能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坐在一起呢？他提高了警惕，说：“我马上要走了。”

“也就坐坐，说说话，心里好受一些。”说着女的就坐在了他的石椅上，和他并排坐着，女人身上的香味阵阵袭来。

蓦然，他想到最近发生在古城的事。几个老汉相继失踪，其中有一个老汉就和他住的不远。那老汉做生意赚了钱，平时穿着考究，戴着硕大的金戒指，特招人注目。老人家有个喜好，爱鸟，家里养了好几只五颜六色、招人喜欢的鸟。他有事没事就爱去鸟市转，如果发现了好鸟，不论价钱多贵都要买。

一天，他又去鸟市转，一个年轻的女的早把他盯上了，摸清了他爱鸟的秉性，主动上前和他搭话，说她家养了几只好鸟，本市少见，要他去看。他听说有好鸟，就来了情绪。那女的热情地挽着老汉的手臂，把香喷喷的身体紧靠着老汉的身子。这老汉既是个爱鸟的人，也是个好色之徒，被这香喷喷、软绵绵的身子一靠，便魂都没了，脚下轻飘飘的，轻易地随着女的上了出租车。到了车上，女的紧挨老汉坐着，不时地抛着媚眼，逗得老汉跟她越挨越近……

老汉只管和女的卿卿我我，哪管车向哪里开，出租车开到了郊外一个偏僻的地方。女的把老汉领进了一个荒凉的小院落，出来了几个男女，女的对这几个人使了个眼色，老汉就被推进了一个黑房子。女的说老汉调戏她，老汉被痛打一顿之后，手上的金戒指没了，身上的钱也没了。可怜年过古稀的老人被打得走都走不动，像死狗一样被抛在了荒郊野外。十几天后，当家人找见他时，他早已命丧黄泉了。

还有几个老汉也都在前一段时间不是在市场就是在公园相继失踪了。据说，本市有一个专门以色情作诱饵诈骗老人的集团，公安局正在努力破案。

想到这里，李忠不寒而栗，更加提高了警惕，回头看那女的，正把屁股向他慢慢地移动，似乎要和他坐得更近一些，神情也有些暧昧。

他紧张地站了起来，说：“我要走了！”说着，抬腿就走。

“哎，哎，你这人咋了，怎么走了？”女的不解地问，伸手就想拉他。

李忠把手向后一甩，拨开了她的手。

“真是怪老汉。”女的嘟囔着说，“说说话能把你吃了！”

他刚离开那女的就看到有几个黑影走了过来。

他怀疑这些黑影和那女的是一伙的，心想多亏自己警惕性高，断然地离开了那女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他心里更加怕了，走得更快了。

回到家里，李忠余悸未消，心还在跳，喝了几口水，压压慌乱的心情。他把电视打开后又关了，关了又打开，全无心情看，想上床睡却怎么也睡不着。

他想了很多：想到了自己贤惠的妻子，想到了宋翠莲要给他找老伴，想到了李敖娶了年轻漂亮的媳妇，想到了今夜碰上的那个奇怪的女人……

他开始考虑一个问题：我要不要也找个老伴？

想着想着，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夜，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妻子姗姗而来，还带了个和她长得很像的女人，对他说：“我走了，不会再回来了，就让这个妹妹照顾你吧！”说完扭身就要走。李忠急了，嘴里喊着：“不要，不要。你不能走，不能走！”忙用手去拉，却怎么也拉不住。

他被惊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第十二章 赶走了瘦高个子

瘦高个子张跃平一如继往，只要一到客户室，屁股挨到椅子上就开始评说股票，断言这个股票要涨那个股票要跌，喊着叫别人买进卖出，一刻不停。

这几天，股票又开始下跌了，客户室里人人都提心吊胆，生怕大盘猛跌，能卖的都抢着在反弹的时候先卖掉，等待着跌到低点时再买回来。

李忠聚精会神地盯着 K 线走势，丝毫不敢懈怠。李忠的那个商业股，他已经操作了几个波段，现在股价在六元左右。大盘开始下跌，他担心的是这个股票会随着大盘下跌，心里权衡着要不要把手上的八千股先卖掉。

大家的心里都毛毛的，可瘦高个子却喊得更凶了。

“邵老弟，你看，咋样？我说‘首创股份’要跌，不就跌了！”

“邢胖子，股票跌的时候就是该买的时候。你买‘威远生化’，一定涨！”

“你咋不买哩！”邢胖子头都不抬地说。

“我没钱。你买，没问题。”

“股市正在下跌，你让我买，不是糊弄我哩，我才不买呢！”

“股市跌的时候才要买哩！这个股票肯定会涨。赵天逸，你买。”他又喊着赵天逸。

“这个时候，咳，谁知道还跌不跌，不买。”黑脸赵天逸说。

“快看，快看，‘民生银行’在涨，快买！明天叫你赚8%以上。”

.....

他越说越来劲，越喊声越大。

大盘跌跌涨涨，总的趋势是在跌，一波比一波跌得低。李忠眼看着手上的几个股票都在向下走，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瘦高个子的喊声让他更加紧张，喊得他心里发慌。

李忠的那个商业股从六元多已经跌到五元九了。李忠再也沉不住气了，心想赶快卖，不卖还要往下跌，于是急忙打了五元八毛九分的价，低于现价一分要卖出。

就在此时，瘦高个子突然一惊一乍地高声喊：“看，‘民生银行’又涨了两个点，咋样？涨了吧？”

李忠听到喊声，一慌神，把买卖键按错了，本该卖股票却打成了买股票。等他突然感觉不对要更正时，已经来不及了。现代化的电脑操作系统只几秒钟就成交了，他已经买进了这个股票。李忠气得直喊：“真他妈的，要卖嘛却买进了”，连拍大腿。

就在李忠买进后不几分钟，这个股票快速下跌，跌到了五元六角，李忠气得胸膛一上一下地起伏。

上午收盘后，李忠带着气恼走出客户室，走下了楼，刘艳丽从外面走了进来，正好跟他打了个照面。

这一段时间，他对刘艳丽有了看法，不太理她，想点个头走过去。不料，刘艳丽却主动打起招呼：“李老师，回家呀！你的股票怎么样？”

听着这话，李忠气不打一处来，恨声恨气地说：“都跌了！”

刘艳丽今天看上去要比往日热情，关心地叮咛着说：“大盘还要往下跌，能卖的先卖了。”

“卖啥哩！张跃平喊个不停，喊得人心烦，要卖嘛却买上了。”

“是吗？”刘艳丽瞪着眼，显得有些诧异。

“就是。”李忠问，“那是个干啥的，怎么是那么个素质？”

“下岗工人，只有几万元的股票。”

“几万元咋能进大户室？”李忠问。

“经理的熟人。”

李忠摇着头走了，心想，干啥都能走后门，制度都是制定制度的人破坏的。

股票说跌就跌，一下子跌了三百点，客户室里人人情绪低落。可瘦高个子嘴巴照样一刻不得闲，使大家本来就烦躁的心情更加不得安宁。

这天，瘦高个子故伎重演，邢胖子受不了啦。他是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平时和谁见面都是一笑了事，你不问他，他也不说话。他几次扭过头不满地看着瘦高个子，希望他能少说几句。可瘦高个子完全不理他那一套，依然是旁若无人。

邢胖子烦透了。胖子本来就有心脏病，加上满身的脂肪，又有了高血压。这样的炒股环境，加上股票不停地下跌，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感到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下午两点多，当大家都在盯着自己的股票时，邢胖子突然从椅子上摔了下去，跌倒在地上。

客户室的人顿时慌了手脚，纷纷围到了邢胖子跟前。

李忠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还比较镇静，忙说：“大家不要慌，邢老弟那么胖，怕是心脏病发了，快平放在地上，赶快打110。”说着自己就拿出手机，拨了110。

当大家都在为邢胖子的事儿着急的时候，瘦高个子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还在看着荧光屏，喋喋不休。几乎是同时，杨亚南和宋翠莲都斥声喊道：“别说了！啥时候了还在说！”

瘦高个子不吭声了，终于不好意思地起身走了出去。

证券营业厅的计副总经理和几个工作人员、保安小史闻讯都赶来了。

救护车发着刺耳的尖叫声很快开来了。

邢胖子被送走了，客户室难以平静：“看看，股票把人折磨成啥样了！”

杨亚南说，“钱财是身外之物，赔了赚了都要想得开，邢老弟真是，想不开！”

“看你说的，赔得太多呗，心理压力大。”白玉琴说。

.....

原来，邢胖子也是经商的。他辛辛苦苦赚了钱，在股市大热的时候，开始炒股票，先后投入股市一百多万，当上证跌到998点时，他算了



一下，损失了七十多万。他觉得：股票市场应该不会再往下跌了，再跌中国的股市就要崩盘了。不想那几天又赔了十几万。他又拿了三十万，投了进去，想抄底。

股市开始上涨了，涨了二百多点，他股票的市值也增加了十万多元，差不多把最近赔进去的炒回来了。那两天他总是笑眯眯的，心想照这样下去把赔的钱赚回来是没问题的。

谁想到，股市说跌就跌，一下子把赚的钱又全跌回去了。眼看着市值一日一日地减少，他心理的压力越来越大。瘦高个子的喊声他早就烦极了，他平时少言寡语，常把事窝在心里，瘦高个子的喊声更加激发了他窝在心里的郁闷，就像点着了炸药包的引信，刹时，他血压急剧上升，心脏剧烈跳动，绞疼绞疼，头上冒着汗，从椅子上掉了下来……

宋翠莲说：“股票把人都炒神经了。过去，听说某某人炒股票跳楼了，某某人自杀了，还不信。你看，邢老弟就从椅子上掉下来了。这是咱眼前的事。股票呀，只要不赔，就趁早收手吧。”

“什么时候能解套啊？”杨亚南气呼呼地说，“中国的股市不正常。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高速度增长，股市却大幅下跌，我们都是从大盘两千多点买的股票，十几元的股票跌到了两三元，头发白了都没法解套，怕是要给孙子留下了……”她话匣子打开就说个没完。

李忠打断她的话：“小心。‘牢骚过胜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邢老弟就是例子，心胸要宽广一些。依我看，中国的股市不会永远是这样子。我们刚开始搞股票没有经验，胡折腾了一阵子，但以后会好起来的。股票，以上证说，跌到998点应该是很低了，不能再跌了。从998点涨上来，涨了几百点又跌了下来，这是暂时的。随着股权分制改革的进行，股票一定会涨上去，还会大涨……”

“呦——”杨亚南尖着声说，“李大哥到底是领导，分析股市就像做报告一样。”

“不知邢老弟咋样了？”白玉琴又把话题转到了邢胖子身上，关切地问。

“就是，得问问。我去问他们。”宋翠莲说着就起身急火火地走了出去。

她来到工作室，要工作人员打电话问跟着救护车去的计总经理和小史

邢胖子的病情如何了。得到的回答是：“抢救及时，人已经没有危险了。”

宋翠莲回到客户室，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大家都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瘦高个子又走了进来。他不问邢胖子的病咋样，一坐在电脑前，就像播音员坐在了播音台前，又开始了对股票的评说。

大家刚刚心情平静了些，又听到了他制造的噪音，宋翠莲没好气地说：“张跃平，你能不能不要说了？”

黑脸赵天逸坐在瘦高个子的旁边，扭过头说：“快闭上你的臭嘴，你也不看看啥时候，还在说。”

杨亚南接着他的话说：“股票下跌，大家都烦，你越说别人越烦，邢老弟都让你说得掉到地上了，你还说？也不关心关心邢老弟的病情，就知道显摆！就你能？能的一个指头剥葱哩！”她夹枪带棒，说话不饶人。

瘦高个子脸红得像公鸡冠，总算是无言了。但他要是嘴巴里不说股票，屁股底下就像有了针，在椅子上坐不住，安宁了不到一分钟就起身出去了。

计副经理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对大家说：“邢老弟没事了，休息几天就好了。”大家自然是高兴，才把一颗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他说完就走了出去，孟教授悄无声息地站了起来，跟着走了出去。谁也没有注意他的行动，谁也没有觉察到他跟着出去有什么异样。

孟教授败走麦城，坚守七八个月的股票让他在大涨前的最后几天卖了，两口子悔恨了多日才把心情平复下来，现在股价又开始跌，大户室里邢益民晕倒，瘦高个子叨叨个不停，这一切让他心情糟透了。计经理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孟教授就跟着进去了。

计经理诧异地望着孟教授，问：“有事吗？”

“我想跟你谈个事。”平时少言沉稳的孟教授大声说。

“请坐。”计经理伸出手，示意他坐在一边的沙发上。

孟教授一坐下就说：“我想问问，张跃平是不是我们那个屋子的？”

“哦！是这样，现在股市不景气，客户室里坐不满，你们房子有个空位，总经理就让他临时坐在那里。”

“原来不是我们屋子的。”于是，孟教授就把瘦高个子的情况向计经理反映，说张跃平老这样不停地讲，弄得大家心烦，几个人交易时都出错了。他自己也错了几次。邢益民从椅子上掉了下来，固然是损失太大心理

承受不了，但张跃平弄得他心烦是导火线，这样下去不行。孟继祖慢慢腾腾地说：“才尽其用嘛！还是把张跃平推荐到电视台去做股评人吧。”

计经理歪着头看着孟教授，听完后说：“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找他好好谈谈。”

第二天股市一开盘，计经理就把瘦高个子叫到他办公室。

一会儿，瘦高个子回到了大户室。一进门他就狠狠地瞪了孟教授一眼，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不再夸夸其谈了。

瘦高个子安静了几天，第四天下午，他的话又多了起来。

刘艳丽摆动着裙子走进来了，她趴在小白脸的肩膀上说：“邵，你看看‘中华控股’这个股票怎么样？我想买进。”

小白脸迅速打开“中华控股”的K线图看着，同时关注了一下这个公司的业绩，说：“这个公司业绩负增长，如果没有消息就先不要进去。”小白脸冲着瘦高个子喊：“张跃平，你看看这个股票怎么样？”

压抑了两三天的瘦高个子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乎要释放一下憋压在心里几天没有说的话，他迅速看了“中华控股”的K线图，滔滔不绝起来：“这个股现在在底部，涨是肯定的。负增长怎么了？有些庄家就是在炒题材，不是在炒业绩。你们看看‘大唐电信’的业绩是负增长吧，涨得怎么样？不停地涨！”

“不能和‘大唐电信’比，有消息说他们在电信方面研究出了第四代产品，外国人说中国抱了个金鹅，全世界将有1000亿的市场，前景很好。”小白脸不服气地争辩着。

“你就敢断言‘中华控股’前景不好……”瘦高个子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还是慎重点，不要轻举妄动。”

“你没听小刘说营业厅推荐这个股票呢？只有一块多钱的股价，能再跌到哪里去？要我说，胆大点就打进去。”

……

他们各持己见，争辩不休，吵吵闹闹一直到股市收盘。

这吵闹声打破了大户室三天多的安静，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烦得李忠直摇头。

孟教授看李忠不停地摇头，轻声地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第五天，瘦高个子完全恢复了本性。

李忠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吵闹了。刘艳丽又摆动着裙子进来时，李忠招手把她叫到跟前，对她说：“请你给我另换个房间。这房子太吵了。”

孟教授又不声不响地站了起来，他又找了计经理，态度十分坚决，说：“房间里连五分钟的安静都没有，这是个什么环境？你们还宣传说优雅、优质，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嘛！我抗议。”少言寡语的孟教授说出了一串子愤愤不平的话，看来，他也是被瘦高个子说毛了。

“别生气，别生气。”计经理见孟教授都火了，忙劝慰着说，“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处理好的。”他劝说孟教授，又是让座又是倒茶。

第二天，股市刚一开盘，负责营业厅治安的小史就走了进来，板着脸才对坐在电脑前的瘦高个子说：“这是大户室，请你到一楼大厅去看股票吧。”

瘦高个子说：“我跟你们总经理说过了。”

“客户有反映，投诉了。今天早上班前会研究了，请你到一楼大厅去！”小史站在他身旁，做着让他走的动作，很严肃地说：“快点，赶快走。”

瘦高个子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走了出去。

他再也没有回来。

客户室里有了难得的安静，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十三章 短线是银

瘦高个子走后，客户室里没有了吵闹和喧嚣，大家都在安心地看着股票的涨涨跌跌，环境好多了。这天上午，大家都在安安静静地看着自己的股票，房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个三十多岁、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女士走了进来。她轻轻走到宋翠莲跟前，叫了声：“宋工。”

啊，宋工？工程师！客户室里犹如一滩平静的水中掉进了一块石头，顿起波澜。李忠惊奇地看着她们，才知道宋翠莲不是什么农转非，而一位工程师，正经的知识分子。

“宋工，请你帮我看看，把把关，看有哪些地方设计得不够合理。”女士说着把手中的一卷图纸给了宋翠莲。

宋翠莲打开图纸，一张一张仔细地看。

那女士是宋翠莲单位的一个年轻工程师，对自己的设计方案不满意，想先请个行家看看，提提意见。她谦虚地对宋翠莲说：“您是高工，请您一定帮我把把关。”

高工？高级工程师！李忠又吃了一惊。和宋翠莲相处了大半年，竟一点不知道人家是高级知识分子，真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李忠想，既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去搞自己的本行，怎么就炒起股票来了？他连连嗟叹，怪不得看着宋翠莲有素养、有水平，对股票研究的那么透！

宋翠莲认真地看完了图纸，给那女士指出了几处要修改的地方。那女士频频地点着头，心服口服地说：“好，好，我回去就改。”

宋翠莲说完，她连说“谢谢，谢谢。”卷好图纸，向宋翠莲和大家挥挥手，离开了客户室。

女士走后，李忠低声地说：“难怪你看股票这么有水平，真人不露相，是高工呀！”

宋翠莲笑了，说：“徒有虚名，滥竽充数。”

“为什么离开自己的专业，跑来炒股了呢？”李忠问。

宋翠莲讲起了她的故事。

她是80年代初建筑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建筑设计专业，毕业后被分到本市一个设计院，早已经是高级工程师了。她在设计院工作了二十几年，五十岁时内退下海和老公搞了几年工程，赚了不少钱。她又给人做工程监理，在业内有了点名气，请她的人很多，这让她退休后有了一项很可观的收入。两口子只有一个宝贝儿子，他们有房有车，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很是幸福。

幸福的生活中有着不幸。用宋翠莲的话说，她这一辈子做的最大的错事就是炒股票。

1999年正是全民总动员，全国炒股大热的时候，儿子觉得她在家没事不多，不去做监理时一个人孤单，就对她说，证券营业厅里热闹，她可以到那里去，和那些老头老太太一起，炒炒股票，聊聊天，生活也就充实一些。为此，儿子特意送了她本书——《短线是银》，说：“这本书刚出版，写的都是作者炒股的经验，有几十个绝招，照着这里面说的炒，一定能赚钱。”

拿到书她白天黑夜地看了好几天。书中讲了短线炒股的54张王牌，为了说明这些招数多有效，作者现身说法地提到自己怎样从2000元炒到拥有2000万元身家。这翻了多少倍啊！这令宋翠莲心痒难耐，她决心投资股市。

书中说现在是历史的底部，高科技股是未来的大牛股，还堂而皇之地

推荐了19支股票。宋翠莲从中选了两个股票，毫不犹豫地买了。这两个股票，一个是“电广传媒”，第二个是“大唐电信”。宋翠莲买的时候，“电广传媒”快40了，最高时涨到44块多。宋翠莲对李忠说：“你看看，这就是在所谓的历史底部推荐的股票价格。”

宋翠莲买了这两支股票不久，上证涨到2245点，开始下跌。都说是短期调整，都想在高不可测时赚大钱，谁愿意卖股票？不想股市开始大跌，一直跌到998点，惨啊！那本书里还说是什么底部区域，那根本是一个历史高点，在他们说的所谓的底部区域买股票的人谁不是深深地被套着。

宋翠莲说：“你知道‘电广传媒’后来跌到多少钱？最低4.85元，损失了多少！‘大唐电信’买的时候也是快40了，最低跌到4.5毛多。你说，这些写股票书的，这些现身说法、在股市变成大富翁的人，把大盘的高点说成大盘底部，还说将来股市行情高不可测，他们想干什么！咳，这些股民都被他们害苦了！”

说到这里，宋翠莲惨然地笑着，说：“现在有什么办法？只能一点点往回捞嘛！”她无奈地摇着头。

过了会儿，她问李忠：“李大哥，你是大领导嘛，咋也炒起股票来？”

“老伴退得早，没事干，朋友鼓动她炒起股票来。”李忠实话实说。停了下，他问宋翠莲，“我看这股市里炒股票的高级知识分子还不少？”

“炒股票的高级知识分子多的是，原因多种多样。”宋翠莲说，“孟老师是大学教授，不也在这儿炒股票。”

李忠扭头下意识地看了下孟教授。孟教授只微微地笑了笑，两个眼始终没有离开电脑屏幕，仍在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的股票。

“知识分子有时候很蠢的。”宋翠莲说，“我们大学有个教授，还是学校的党委副书记，竟是本市法轮功的负责人，你能想通吗？蠢不蠢？”

宋翠莲说的这件事李忠是知道的。他不由地点了点头，赞同地说：“这倒是。”

“我看有些人就是书念的太多了，念傻了。”宋翠莲说，“就说我吧，不好好上班，炒什么股票？前几天还有人请我去做工程监理，就是因为有这些破股票，怕涨了看不到，没卖后悔，所以不敢去，结果呢？这么些天股票不涨还跌，股票跌了，外块也没赚，两头受损失，赔了夫人又折兵。”

“咳，都一样。我也没赚还赔了。”李忠表示同情，却对股市还抱着一丝希望，说，“慢慢来吧！股票总是要涨的。”

“谈何容易！”宋翠莲说，“几十万进去了，赔了一多半，一套房子没了，什么时候才能炒回来？难呀！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在李忠的心里，对中国的股市始终有一丝憧憬，总觉得下跌得差不多，它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他还是安慰宋翠莲说：“别急，会好起来的。我不信股票永远是这个样！”

“但愿如你所说。”宋翠莲说。

股票涨涨跌跌，跌跌涨涨，大盘没有明显的起色，在营业厅看股票的人越来越少。今天，大户室里白玉琴、马晴云、杨亚南、邢益民都没来。赵天逸听着李忠和宋翠莲的对话，很有同感地说：“《短线是银》那本书很火，我也买了本看了几遍。当时都看好科技股，我从那19个股票里选了个‘中信国安’，那时涨得很好，最高涨到56元。我也是看他书上推荐，看涨得好才买的，后来最低跌到8块。这期间，每跌一次，我就补一次仓，反弹时又把补的那些卖了。再跌一次，再补一次，再反弹又把补的那些卖了。如此反复做了多次，至今还没有收回成本。前一段时间，我看损失不多了，就咬了咬牙，割肉把这支股票卖了，现在我集中资金打歼灭战，看好一个股票，把资金全部打进去，赚了就出，还有点收获。”

“你算头脑灵活、炒得好的。有那高价时买入，也不会调整仓位的就惨了，要把赔的钱炒回来就到孙子辈了。股票成了他给后代的遗产了。”宋翠莲说。

“知识分子爱看书，把书上讲的东西认得太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看，书中也有狗屎堆。”赵天逸说，“人总是反复地在做着前人做过的傻事。秦腔戏《三滴血》里描写的那个故事‘尽信书’，就是讲有人看了书上写的方法，滴血认亲，结果把亲兄弟拆散，把亲父子拆散。前人用戏剧的形式早就辛辣地讽刺和批判了尽信书。我们还是唯书本是从……”

听着赵天逸的话，李忠问孟教授：“孟老师，你看过这本书没有？”

“没有。”孟教授回答。

赵天逸说：“孟教授是写股票书的，他书上写的那些孟教授都知道。孟教授，你知道这个《短线是银》的作者不？”

“不知道。”

“连你都不知道？”赵天逸伸长脖子，奇怪地问。

“我写股票书很早，后来出来一批后起之秀，我们相形见绌，就退出这个舞台了。”孟教授说。

“你那个时候写股票书，敢不敢预言中国股市的发展趋势？说什么未来行情高不可测？”还是赵天逸在问。

“不敢，不敢！我没有这个水平。那时只是把一些资料弄到一起，介绍一些最基础的股票知识，举的例子也都是国外书上的典型案例。说句实话，都是抄来的。”

“孟教授今天说了个大实话，那些写书的就是抄。”赵天逸说，“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抄来抄去，哄傻熊呢！”

宋翠莲说：“抄归抄，还是孟老师的书实在，至少不瞎引导人。”

“杨百万也要写书了。”在大家说话时，一直不发言的小白脸突然冒了一句。

“现在，是个人都在写书。”宋翠莲说，“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说，不识几个字的农村老太太都要写书，倪萍写的书叫《日子》，她写的书叫《月子》。你别说，现实还真是这样。”

“写书也是个好事儿，说明他有话要说。但我们这些看书的人一定要头脑清楚，不可不看书，但也不可尽信书。”李忠说，“但愿杨百万写一本不糊弄人的好书。”

第十四章 找老伴

很快，客户室里人人都知道李忠死了老婆，儿女远在外地，孤身一人。不用问，这是宋翠莲说出去的。

宋翠莲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她见了李忠总是微微地一笑，那笑容挺友善，但让李忠觉得有些诡秘。李忠明显地感到她笑得有点怪，似乎笑中有话，藏着点什么，却也捉摸不透。

这天下午，快收盘时，宋翠莲压低声音对李忠说，“收盘后到我家去一趟。”

“这？”李忠面露难色，咋叫到她家去，什么意思？他被她的话弄懵了。

“我约了个人，你去见见。”宋翠莲说，“前些天，我跟你说过的，要给你物色个人。”

“啊？”李忠在心里叫苦。他睁大眼睛看着宋翠莲，怪不得这几天她神秘秘的，原来在忙活这事。宋翠莲说过要给他找老伴，他以为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她来真的。李忠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摊着两手说：“这，这……”



宋翠莲微笑着说：“一定得去，我可是和人家约好了。”

这太突然了！李忠心里想，怎么预先都不打个招呼，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让去见人！转念又一想，人家一片好心，怎么好怪人家呢？李忠一脸的尴尬相。

宋翠莲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说，“去吧！先见见，看看咋个样，我也没见过。”

原来，自从宋翠莲知道李忠死了老婆，她专为此事约了五六个女同学聚会，在饭桌上介绍了李忠的情况，让她的同学都给李忠找老伴。

这一号召可不得了，不几天接二连三的电话就来了，最后竟有了五六个人选，还都催得很急，叫近期就见面。宋翠莲见自己的部署很有成效，心里乐极了，却也忙坏了。

她把介绍的这几个人排了个队，以她的标准按差好搭配的形式准备叫李忠见面。今天，要李忠见的就是她安排的第一个人。

收盘后，宋翠莲让李忠晚走会儿。大户室里没人了，宋翠莲对李忠说：“我的同学给你介绍了好几个人，今天见的是第一个，明天再见一个，一天见一个……”

“啊！”李忠哭笑不得，且不说自己同意不同意见面，就是同意见面，怎么能这样接二连三地见。他脱口而出：“这行吗？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有什么不行的？要什么思想准备？不准备才自然真实。我预先没有给你打招呼，可我说过要给你介绍对象，你也没有说不嘛！你也有该找个老伴了，就别推辞了。”宋翠莲说，“去见见，别急着表态，见得差不多了从中挑一个。”

李忠还能说什么呢？盛情难却，只好跟着她走了。

宋翠莲一边走着一边给他介绍：“这个人是个小学教师，五十五岁，爱人是个汽车司机，出车祸死了，已经死了几年了。”

“你见过她吗？”李忠问。

“没有。我见有什么用，关键看你的感觉呢！”宋翠莲说，“说好的，我同学三点半到四点把她领到我家。”

宋翠莲的家距证券营业厅不到十分钟就走到了。她的家和她们的设计院也就一墙之隔，这个家属院有三栋家属楼，都是五层高，像三个放大的

火柴盒并排竖立在大地上，外表也只是用白色的瓷片砌着，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特色，和建筑设计院这样的单位极不相称。宋翠莲说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盖的楼房，本院的设计师还没表现出过多的设计。

宋翠莲的家在二号楼三单元四楼，是一个九十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家里干净整洁。客厅的长条茶几擦得光亮光亮，并排的盘子上放着香蕉、苹果、梨、瓜子、花生，还放着一把削水果的小刀——热情细心的宋翠莲早已做好了准备。

一进家门，宋翠莲就热情地让李忠坐在沙发上，嘴里连说：“坐、坐，吃水果，吃花生。”说着抓了一把花生就要给李忠手上放。

李忠忙去接了，说：“不客气，不客气。”

宋翠莲又拿起小刀问：“吃苹果还是梨？”

李忠忙说：“不吃，不吃，你别忙乎。”

“那就先吃苹果。”宋翠莲并不理会他的话，拿起个苹果麻利地削好了，向盘子里一放说，“你先吃，我去泡茶。”

宋翠莲正在饮水机那儿接水泡茶，门铃响了，她抬眼看了一眼李忠，说“来了，人来了”。

就在门开的那一刻，宋翠莲的脸上瞬间挂上了灿烂的笑容，满脸堆笑地说：“请进，快请进”，把两个中年女人让了进来。

李忠下意识地向门口望去，礼貌地站了起来。

那两个中年女人年龄差不多，高低也差不多，只是一个瘦得像一把干柴，皮包骨头，难得在身上看到一块有肉的地方。另一个却长得壮实，上下一般粗，看不出线条来，硕大的乳房像牛的奶在抖动着。

宋翠莲将她们让到沙发上，剥了个香蕉递到她们手上说：“别客气，吃。”接着，她就指着那个瘦女人对李忠说：“这是我同学。”

她的同学指着那壮实的女人说，“这是牛老师。”

李忠心下好笑，真是头母“牛”。想归想，笑归笑，可他不失风范，轻轻地礼貌地点了下头。

宋翠莲指着李忠，眼看着那两个女士给她们介绍：“李大哥，李经理。”

那瘦女人说：“当领导的就是不一样，一看架势就像。”

李忠微笑着，不加可否。

“什么像，就是。”宋翠莲说。

“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烙印。”教师的职业使牛老师不怕生很健谈。她大大方方地说，“工人，一举一动就是工人；农民，一举一动就是农民……你到大街上看，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工人，谁是农民，谁是商人，谁是领导。领导，就是穿上工人的衣服，那举止变不了，还是领导的派头……”老师就是老师，讲起话来就像给学生上课，滔滔不绝。

李忠只是微笑，依然是正襟稳坐。

宋翠莲也是第一次见牛老师，当牛老师一进门她就觉得长相有些粗糙，有些太壮实了，估摸着李忠看不上，这时候说话了：“今天，大家见个面，先认识认识。”

李忠坐了会儿，说他还有事，提出告辞，起身要走。

宋翠莲把他送出屋，顺手关了门，小声说：“我知道你没看上。还有呢，五六个呢，没看上这个，明天咱再见另一个。”

李忠忙说：“谢谢，谢谢，缓一下，缓一下。”他加快了脚步，向楼下走去。

回到家，李忠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长长地出了口气，如释重负。他有个习惯，出门时总要给茶杯倒满开水，回到家后就成了温茶或凉茶，端起茶杯几口喝完，既解渴又舒坦。他端起茶几上的茶杯，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

可今天，李忠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牛老师那壮实的形象仍然在脑子里打转，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

他们结发几十年，从没有红过脸。家里的一切妻子总是收拾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他的衣服妻子总是洗好烫好，放在抽屉。每天回到家，饭早已做好了，他可以说是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妻子去世了，现在衣服要自己洗，他的衣领再不像从前那么干净；饭要自己做，一个人的饭再也做不出妻子做的那味道。常常在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怀念妻子。

今天，见了妻死后给他介绍的第一个女人，他更加想念自己的妻子。他来到卧室，站在妻子的照片前，久久地望着妻子那温善的面容，在心里说：妻呀！你走得太早了。

又要做晚饭了！晚饭该吃什么呢？他从卧室出来，来到了厨房，转了一圈，不知道该做什么。是该找个女人了，可牛老师太粗、太壮了，和妻子简直没法比呀。他坚定地摇着头，要找，也要找个和妻子形象差不多的女人。

晚饭，他只喝了一袋牛奶，吃了几个点心。

第二天，李忠一来到营业厅，宋翠莲对他说又安排了一个，今天下午去见。

李忠还没有摆脱昨天和牛老师见面的阴影，想推一推，缓一缓再说。可宋翠莲就是这样的人，她自己已经安排了，非去不可，容不得你推拖。李忠只好小声地无奈地说，“谢谢，让你费心了。”

股市收盘后，李忠又随着宋翠莲到了她家。茶几上的一切都和昨天一样，难得她这样热心、破费。

李忠坐在沙发上，宋翠莲还是昨天那样的程序，热情地招呼着他。很快门铃又响了。李忠不得不佩服宋翠莲的组织能力，时间卡得这么准。

宋翠莲招呼着走进来的两个中年女人。接着，又是相互介绍。

李忠抬头看到了这两个女人，这是两个中等身材的中年女人，都有点微微发胖，却也不显得臃肿，身材保持得还算不错。一个女人还算庄重，没有化妆，宋翠莲说是她的同学。另一个女的，画着眉，涂着口红，看得出是着意打扮的。那个女的就是要介绍给李忠的。

站在李忠眼前的这个女人，上身穿着一件大红的唐装棉衣，下身紧身裤外面是一条淡绿色的裙子。脸上抹的化妆品厚得几乎能掉下粉来，眉毛画得又黑又粗，还不带弯度，就像两个黑色的蚕爬在眼睛上面。五十多岁的年纪还涂着鲜红的口红，显得脸更黄了。

也许那女人是为了和李忠见面刻意打扮，但不知是不是品味有问题，打扮得与年龄有些不符，弄巧成拙。“妖艳”——李忠的脑子里立即反映出了这两个字。他觉得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还是这样的行头，有些做作，不太稳重。这样的人和自己不是一个类型，不是自己想要的。

这一切都被宋翠莲看在眼里，她还是说了昨天的那句话：“今天见个面，先认识认识。”

在宋翠莲家坐了会儿李忠就告辞了。宋翠莲还是送他出家门，小声说：“明天继续见，总有合适的。”

李忠忙说：“缓一缓，缓一缓，暂时不见了，过几天吧！”

只隔了两天，宋翠莲又通知李忠到她家去见面。

她又自作主张地做了安排。

这天下午李忠又随着宋翠莲来到了她家。宋翠莲依然热情地招待

了他。

这天要见的女人是一个百货大楼的退休职工，五十多岁，她没有化妆，衣着倒也大方得体，长得谈不上多漂亮，但比前两天见的女人要顺眼多了，只是瘦了些，黑了些。

李忠跟她多坐了会，多聊了会，知道她也炒过股票，投进去两万元，现在只剩几千元的市值了。李忠心想，真是段子上说的“十三亿人民十一亿赌，还有两亿在炒股”。初次见面，坐了会，李忠就告辞了。

宋翠莲还是送出屋，又顺手关了门。她大概看出了李忠对这个女的还有点好感，怕屋内的女人听见，压低声音，特意叮哼着说：“继续见，先不要做决定，见完了以后再说和谁谈。”

又过了两天，李忠又见了一个，还是在宋翠莲家。这一次来的是一个又白又胖的女人，有点人像香港的那个女演员肥姐。香港的肥姐只是在电影电视里见过，眼前的这个肥女人，实实在在地来到自己的面前，让李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女人的肥，见识了女人的白。他又想起了白居易《长恨歌》中“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诗句，想起了自己有点老学究样儿的中学语文老师讲解这句诗时，把“凝脂”比喻成嫩白嫩白的猪板油。

肥姐一进门，没等宋翠莲介绍，就看着李忠，主动走上前开了腔：“您是李经理，让您久等了。”说着就伸出了手。

李忠忙站起身，也伸出了手，握住了她递过来的肉乎乎的手，礼貌地说：“请坐。”

肥姐顺势就和李忠坐在了一个长条沙发上，自我介绍说：“我叫刘烨。”

宋翠莲见肥姐没等介绍就毛遂自荐，只好忙活着招呼大家喝茶、吃水果。这个女人，宋翠莲就先没看上，估摸着李忠不一定能看得上，她还是用了对前几个女人说过的话：“今天见个面，先认识认识。”

“好，好。”李忠说着，就有起身告辞的意思。

“多坐会儿，说说话嘛！”肥姐忙说。没说上几句话，她心有不甘，还想和李忠多聊会。

“我还有点事，要先走了。”又稍坐了会，李忠就起身要走。肥姐忙站起来送，倒把主人宋翠莲和她的同学撇到了后面。肥姐送出门，李忠忙说：“留步，留步。”她嘴里说着“走好，走好”，脚却不停步，还用手去

搀扶李忠说：“小心楼梯陡，我送你下楼。”她要搀着李忠下楼，李忠很不好意思，一再说：“行了，行了，你快上去，你快上去。”可她就是不走，硬是搀着他送到楼下。

到了楼梯口，肥姐放开了李忠的胳膊，又伸出了她那肥厚肥厚的手，要握手而别。

李忠伸出了手。

她握着他的手不放，说：“李经理，多保重。”

“谢谢，谢谢。”李忠抽出手，急忙向外走去。他一路走着一路想：“这肥姐挺热情，热情得有些吓人。”

隔了几天，李忠又见了一个，某机关的打字员，是个只有三十出头的女人。看体形还不错，一米六五、六六的个头，长得不算好看也不难看，脸上有几颗雀斑，但并不影响她那端正的五官。

宋翠莲的同学说她是老姑娘。那姑娘很腼腆，红着脸，微低着头，坐在那里，不问不说话，看得出是个内相的好姑娘。

李忠心下纳闷，这女孩子还年轻，又长得不难看，找对象并不难，怎么能同意和他见面？他比她大将近三十岁，他的女儿都比她大，她图什么？

图他的地位？他退休了，和老百姓一样。图他的钱？他为官还算清正，在位时不贪不占，主要靠工资生活，虽说私下也做过几笔生意赚了点钱，但算不上有钱人。他们年龄差距这么大，就算现在流行老少配，年龄差距大的有的是，有的还大四五十岁，但人家是什么人，不是大老板就是大名人，要钱有花不完的钱，要名有扬不尽的名，他有什么？

对这个女的，李忠不敢奢想。他应酬地和她说了几句话就要告辞，可这次宋翠莲却要他多坐会，多陪会，没有再说那句“今天见见，先认识认识”的话。他抬起的屁股又坐在了沙发上，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她说。那女的言语更少，问一句答一句，半天说不了几句话。

五个女人，胖、瘦、白、黑、轻（年轻），五种形象。李忠知道，年轻的美貌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以后几十年的生活，自己已不是青年人谈对象了，最主要的是要能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互相照顾。照他的想法，要找，找个年龄差距不太大的，最好稳重而文雅一点的，安安静静地一起度过晚年。对长相，他不苛求，只要求五官端正就行。

这几天，他一回到家，只要一静下来，这五个女人就会像走马灯似地从眼前走过。牛老师，人还算理智，但太壮实了！妖艳的女人和他不是一路人，白胖的肥姐不敢想，年轻的打字员不敢要，相比起来商店的那个退休职工还比较合适，但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什么，具体却也说不出来。

宋翠莲跟他的看法不一样，她认为，这五个女人中最好的是打字员，年轻、本分，所以她极力向李忠推荐女打字员。当李忠提出和打字员年龄差距太大时，宋翠莲抢白着说：“差距大，有多大？有杨振宁和女研究生翁帆的差距大？年轻点怕啥？年轻点好，老牛也爱吃嫩草。”说完呵呵笑了。

现在的女人，本事真大，据宋翠莲说，她并没有告诉她们李忠的电话，要他确定了目标后再告诉，可这五个女人中竟有人知道了他的电话和手机号码。于是好久已很难听到响声的家里电话、手机，又开始频繁地响了。

在营业厅，为了不影响别人，李忠把手机设为震动，听到震动他就到外面去接，甚至到厕所去接。刚接完电话回到座位上正看电脑，手机又震动了，他不得不又起身出去。频繁地出出进进，同室的人都觉得奇怪。一天，他刚从外面接完电话走到门口，就听马晴云在屋内说：“李大哥不是有糖尿病吧？咋老往厕所跑哩！”

回到家也别想安宁，不是手机响就是电话响。那个风骚的女人和肥姐的电话最多，一天打好几次，想起就打，也不管是什么时候。

那是见过肥姐的第二天晚上，十二点多了，李忠已经睡着了，电话突然响个没完，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忙拿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肥姐的声音。肥姐说话赤裸裸，毫不掩饰：“李经理，睡了吗？一个人能睡着……”弄得李忠心里像吃了苍蝇。

这肥姐还有一个嗜好，爱发短信，没完没了地发，一天发好几条，尽是一些酸溜溜的灰段子。早晨刚起床，手机就响了，李忠打开一看，信息，又是肥姐的信息：

天有相思云，
海有相思浪，
手握相思笔，
独坐相思椅，

望着相思月，
听着相思风，
做着相思梦，
梦中见到你。

每一个短信李忠看了后都觉得可笑。这些俏皮话他听都没听过，不知她从哪里弄了这些东西？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怎么就飞出这么个怪鸟？

中午，要吃饭了，她的信息又来了：

夜夜寂寞因为你，
时时伤心因没你，
刻刻难过因想你，
是你是你都是你，
害我整天都想你。

李忠看着段子直摇头，心想才见了一面，会害得你整天想吗？这肥姐真是洋相，在演戏哩！李忠对她没好感，看了信息总不回。

可过不了多久，她的信息又来了。李忠干脆关了手机，不看了。可手机不能总关着，再打开，手机上就会有十几条信息，大都是肥姐发的酸段子。

几天过去了，肥姐发出的段子得不到回音，她知道这段爱情没希望了，也很知趣，就不发了。

安静了几天，李忠以为，和肥姐的事已经结束了。可有一天，他突然又收到了一个信息，一看又是肥姐的。他懵了，怎么又来了，麻丝缠在鸡爪上，还甩不掉了。只见那段子写道：

希望是甜蜜的，
想念是温馨的，
朋友是修来的，
爱情不是强求的。
祝你身体健康，

牙齿掉光；
一路顺风，
半路失踪；
一路走好，
半路摔倒；
天天愉快，
经常变态；
笑口常开，
笑死活该；
别忘了有一面之缘的肥姐。

李忠把段子看完，哈哈大笑。他觉得，这肥姐挺有意思，人也并不坏。此后，他再也没有收到肥姐的段子。

那风骚的女人说话总好像捏着鼻子，一副娇声娇气的样子，令人烦，令人讨厌。李忠接了她的几次电话，开始还怕伤了她的脸，不冷不热地应付着，后来女的主动约他出去玩，他怕了，怕缠上了甩不开，就干脆说对她没感觉拒绝了。

牛老师是理智的，见过一面后，知道他没看上她就再也没联系。

商店退休的那个女职工，通过介绍人转达她的感觉还可以，可以继续谈。

女打字员开始来营业厅了，不知是宋翠莲有意安排的还是自己主动来的。说是来找宋翠莲，谈股票，看股票。她也投资了几万元炒股。大多数人都想在股市淘金，却不知道股市赚的就是普通散户的钱，大多数股民是要赔钱的。

她来后，宋翠莲总是要拉个椅子放在她和李忠之间让打字员坐，有意让三人一起看股票，一起聊。

趁打字员去卫生间的空隙，宋翠莲悄悄对李忠说：“主动点，感情是要有意识地培养的……”

李忠苦涩地笑了。

第十五章 弃长打短

孟教授在暴涨前夜卖了媳妇的股票，生生地让一个大“黑马”跑了，使他在媳妇心目中的形象矮了一大截。每次提起这件事两口子就要拌嘴，你说怪我，我说怪你，互相埋怨。买了新股票后，小媳妇跟孟教授说：“这一次不能老拿着不动，守株待兔地等着暴涨。要学习老太太的炒法，赚钱就跑。”

“老太太炒法？”孟教授拧着眉，说，“我讲了那么长时间的股票课，什么长线是金，短线是银，这炒法那炒法，没听说过个老太太炒法。长期持有肯定比做短线赚的多。”

媳妇很不服气，说：“你把那股票拿着横盘了七八个月，一分钱都没赚。如果像老太太那样，涨两毛就卖，跌几毛又买，这样来回炒，就算暴涨前卖了也赚了一些吧，不至于还赔了个手续费。”

这话把孟教授说住了，“高卖低买”他过去给别人讲股票时常讲呀，便说：“这叫高抛低吸，波段操作。”

“什么高呀低呀，波呀段呀，这叫‘见好就收，见钱就捡’。”媳妇说，“你讲的那些都是从别人的文章中抄来的，讲起来一大套，到了实战中就

犯迷糊。总想着长线是金，担心卖了就大涨。我看咱们今后别太贪了，就按老太太们的炒法来，赚一点儿是一点儿。”

小媳妇发了话，孟教授得认真考虑。他想到了自己上课，讲短线是银时，讲过一个方法：用十万元炒股票，每周赚2.7%，这样滚动，两年可以赚一百万。这种炒法煽动性很大，使好多人毫不犹豫地拿着钱进了股市。当然，这炒法也是他从资料上看的，纸上谈兵，从来没有实际操作过。

媳妇正好是十万元，不妨按照这个炒法去做做，他决定弃长线，做短线。他把媳妇的一个股票，加上自己的三个股票全做短线，就按照每周赚2.7%的方法滚动。他满怀信心，志在必得。

孟教授当年上课讲技术指标时，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说：每一个技术指标都是数学家用公式测算的，是股市规律的必然反映，按照技术指标去炒股票，达不到百分之百的成功率也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如今，他要做短线了，对技术指标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他在讲技术指标时，曾重点讲过KDJ这个技术参数，底部“0”的位置是买的时候，到顶“100”的位置是卖的时候。媳妇的这个股票是他在KDJ快跌到底时不失时机买进的，现在KDJ头朝上已经到了中线位置，涨了一点多了。按照涨二点七就卖的理论，再涨一点就可以卖了。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技术参数，只等着到位置就抛出。他在心里算着，涨二点七，十万元就赚两千七百元，如果涨到三点再卖就赚三千元。给媳妇还是赚个整数好，赚三千再卖吧！眼看着马上要到卖的点位了，他做好了准备，就在这时KDJ突然拐头向下。

他揉了揉酸困的眼睛：这是咋回事，涨得好好的咋就向下了？这时这个股票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在这个位置上下波动，把孟教授难住了，卖还是不卖，拿不定主意。到快收盘时，这个股票急速向下，KDJ又回到了底部的位置。一天白看了，孟教授心里好不后悔，二点五六是可以轻易卖掉的。如果在涨到二点五六的时候卖了，就赚了两千五六百元，一个普通职工一月的工资最多也就这点钱。

孟教授回到家给媳妇汇报情况，媳妇直埋怨：“看看你那破理论，非要到二点七，白忙活了吧。要按我说的老太太炒法，今天不就赚了两千多，明天跌下来再买嘛！谁做啥一天能赚两千多，硬硬地让你把这些钱白

扔了！”

孟教授无话可说，只好说：“明天再涨上来，我一定卖掉。”

第二天一开盘这个股票就又慢慢地起涨来了。媳妇在开盘刚半个小时就打来电话，急切地问：“咋样，老公，今天咋样？”

“正在涨着哩！”他回答。

“今天可别像昨天那样。见好就收，能卖就卖啊。”媳妇叮咛。

“知道。”吃一堑长一智，不能再犯昨天的错误，孟教授死死地盯着这个股票的分时走势图。到了上午十一点的时候，眼看着又涨了两点多，很快就要到二点七的位置，他忙挂了个涨幅二点七的单价，很快就卖掉了。接着，股价在这个位置又上下波动了。他十分地庆幸：他卖了赚了两千七，就开始跌了，明天把它再拾回来。卖了股票赚了钱，他立即就给媳妇打电话汇报。媳妇在电话里高兴地喊：“老公，吻你！”

他哪里知道股市难料，下午，这个股票在前一个小时还是上下波动，到了后一个小时又慢慢地涨起来了，分时走势图黄白两线以45°的坡度上升，一会就涨过了他的卖价，很快，股价比他卖的价高多了。眼睁睁看着自己卖了的股票一个劲地上涨，孟教授心里那个悔呀，直拍脑门，连说：“妈的！咋又涨上来了。”这时候，他不希望这个股票涨，希望它快跌，大跌，好让他再拾个便宜。

孟教授后悔莫及，回到家，他跟媳妇埋怨：“你看你叮咛着叫卖，少赚了多少钱！又把个好股票放跑了。”

媳妇没那雄才大略，听说赚了二千七百块钱，知足地说：“赚了就好，够了够了，两千七，这一个月吃不完喝不完。”

他摇着头说：“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它有大涨势，现在卖了，再不跌怎么办？那就买不进去了。”

媳妇说：“不会，跌下来再买。”

他继续关注着这个股票，被他不幸言中，这个股票长势很好。没办法，只好耐心等，等它回调的时候再买进。过了几天，这个股票果然回调了，可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卖价，他又舍不得放弃这个股票，只好以高于卖价的价格又买了回来。这样一算，他还赔了一千多元。

孟教授的那几个股票，做短线有赔有赚。频繁地卖出买进，不管是赢是亏，都要交手续费、印花税，这笔费用积少成多，总的算起来，还是

赔了。

孟教授在营业厅老放不下教授架子，一个人闷着头买卖股票，也不和任何人商量，出现这种情况让他很郁闷。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操作，短线是银，每周赚2.7%，十万滚动两年赚一百万的理论，他给人讲了几十遍、上百遍。讲起来那么容易，做起来这么难！那些技术指标偏偏就不按照你想的来，该涨不涨，该跌不跌。

他回到家翻出书本又看了起来，书本上还是那些话，他都能背下来了，为什么实践起来这么难？他从内心里发出了一声感慨：实操比理论难得多呀！

他过去是为了编书而编书，为了讲课而讲课，实际情况比书上讲的要复杂得多。技术指标，是统计了大量实际数据所得出的一个参数。做股票，太沉迷于技术，就会忽视全局。指标发明家韦尔德最终把自己发明的指数统统抛弃，提倡顺势而为，不要做趋势的预测者，要做趋势的追随者。当大势是上涨的时候，你卖了股票，股票还会上涨，你很可能以高于卖价的价格重新接回来。股市中实战时，技术指标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把它当成灵丹妙药。

他思考了半夜，这个道理还是没有想通，只是觉得自己对股票知识学得不精，技术指标掌握得不好。第二天照样是生搬硬套地参照技术指标买卖股票，结果进进出出，不仅没有赚钱，还总是亏。

媳妇急了，决定亲自上阵。她来到大户室，指着老公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机械学院毕业的，老在一棵树上吊死。这个股赚了卖了，它涨上去了，咱就不追了，买别的没涨的，涨了咱再卖，咋能套住？”

道理是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操作的时候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孟教授也不说什么，在媳妇的监督下，照她说的做了。在一个股票低位的时候买进，稍有所涨，不管它到不到二点七，媳妇叫卖他就卖。果然是赚钱了，虽赚的不多，但总比被套强。卖了这支股票他又去寻找别的低价股，在那么多支股票中还是能找出这样的股票的。接着稍涨点就卖，如此做了几次，的确是赚了点钱。媳妇高兴地直喊：“看看，怎么样？老太太妙法灵吧！赚了！赚了！”仔细算算，如果说老太太赚的是个买菜钱，他们资金量大，他们也就赚了个买肉钱。

孟教授回头看卖过的股票，现在都已涨高了。一算还不如一直拿着一支股票不卖赚得多。赚这一点钱媳妇挺高兴，可孟教授却高兴不起来，套了那么多钱，即使年年大牛市，天天这样一点儿一点儿赚，一辈子也捞不回来。孟教授对媳妇说：“这不叫炒股票，叫玩。”

媳妇瞪着眼说：“比你只赔不赚好多了。”

孟教授说：“大盘上涨的时候好说。大盘下跌，大势不好的时候就难说了。”

股市说跌就跌，昨天还在涨，今天就突然来了个大跌，一天把几天涨的全跌完了。孟教授分析着股票，一支股票横盘震荡两天之后，孟教授觉得已经跌得很深了，他征得媳妇的同意，买了5000股，想着第二天一定能涨，可这个股票涨几分还不够手续费呢就又开始向下跌，几天时间，竟跌了一块多。媳妇坐在一边沉着脸，嘟嘟囔囔地说：“这老太太炒法也不灵了。”

宋翠莲说：“大势好，什么炒法都行。大势不好，什么炒法都不行。现在股市下跌，多看少动，等大盘稳定了再买。”

孟教授的媳妇说：“宋大姐，您蛮有经验的。我们老孟就没有你经验多。”

“孟教授是讲股票的，理论知识丰富，是理论家。我们都得向他请教、学习。股票是个实战的东西，孟老师的理论一旦和实际结合好了就不得了。”宋翠莲说。

“这得多长时间呀！”小媳妇挺失落地问。

宋翠莲说：“美国华尔街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能在股市熬十年，你应该不断赚到钱；如果熬二十年，你的经验将很值得借鉴；如果熬三十年，你必将成为极其富有的人。”

小媳妇吐着舌头说：“我的妈呀，十年？”

孟教授没有再买卖股票，在等待着大盘企稳。

小媳妇也不来营业厅了。

孟教授做短线赔了钱，停止了单一的短线操作，又恢复了长线与短线相结合，战术与战略相结合。

第十六章 马寡妇的心思

寡妇马晴云脚在环城公园被竹子戳伤后，在医院上了药，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这天，她又来营业厅了。

快嘴杨亚南关心地问长问短，马晴云不敢实话实说，只说家里有些事，耽误了一些时日。

杨亚南快人快语，说：“该不是谁给你介绍对象了吧！”

马晴云脸红了，说：“瞎说。”瞟了赵天逸一眼。

赵天逸装着没看见，只低着头看他的股票，脸也红了。

隔了一会儿，马晴云按捺不住——自从和赵天逸在环城公园那一幕之后，她对赵天逸总有些别样的情绪，她主动跟马天逸搭话：“天逸，你给看看‘南方航空’，看后势咋样？”

赵天逸打开这个股票的K线图看着，说：“后势还有上涨空间，可以再拿一阵子。”

“你再给我看看‘茅台’。”

赵天逸接着说：“最近这个板块涨得不错，但‘茅台’没有涨多少，后势肯定要涨。”



“我咋看着还要跌。”马晴云说着站了起来，走到赵天逸跟前来，“茅台”的K线图，右手食指指着屏幕说，“你看，没有多少量嘛！”

她的手从图上放下时，把一个叠好的纸条放到了赵天逸的面前，身子有意无意地碰了一下他。

赵天逸心领神会，把那纸条悄悄地装进了口袋。

马晴云昨天晚上就写了这个纸条，决定今天来营业厅。

俗话说，男追女一堵墙，女追男一张纸。那天她是主动的。那天他们孤男寡女在那样的一个环境，赵天逸身上强烈的男性气息让马晴云蠢蠢欲动，她不自觉得就往赵天逸身上靠。他的手摸到她的肌肤，摸到她身上的任何地方时，她都顺从得像绵羊，她渴望着……咳，那个讨厌的巡园工，搅了他们的好事。

她在家里养伤，一个人太寂静了，安静下来总会想起赵天逸，想起那天在竹林的点点滴滴……

过了几天，她再也按捺不住了，就给赵天逸发了个短信，请他到她家里来作客。

赵天逸看了短信，笑了，这些天，在环城公园的一幕幕在他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马晴云那张笑脸总会出现在他眼前。那天股市收盘后，赵天逸就买了些水果、糕点，提了一大包，去了马晴云家。

马晴云家在一个城中村普通楼房的四层五号，这房子是马晴云和原来的老公做生意赚了钱买的，离婚时判给了她。

这些城中村的居民原来都是农民，土地被征用后分了不少钱，百万用户比比皆是，不少人干不了事靠吃利息吃房租过日子。这些人闲得没事就在一起说三道四，没事都能说出些事来。何况寡妇门前非多，早就有人盯着马晴云，只要见有男人进她家去就会生出话来。

马晴云给赵天逸发了短信后，恨不得赵天逸马上就飞到她跟前。她苦苦地等着，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急得她像热锅上的蚂蚁。

总算盼到了，赵天逸提着慰问品，坐着出租车，来到了她家楼前。那天晚上，他送她时是来过的，认得是几栋几号。她几乎是贴在他身上，他半抱着搀扶她上的楼。

赵天逸在楼前左右看了看，不远处的一堆闲人在聊天。所幸楼道没人，他就加快了步伐，蹭蹭几步，贼也似地溜了上去。

马晴云等得心急如焚，在屋子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急得跛着脚转圈。房门虚掩着，只等赵天逸来。

赵天逸来到房门前，轻轻一推就进去了。

马晴云见了赵天逸喜出望外，说了声：“怎么这时候才来？”说着就朝赵天逸走过去。她脚伤还未痊愈，心下一急，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

赵天逸见势，把握着的東西往地上一放，伸手就去接马晴云。四目相对时，赵天逸不禁把马晴云拥入怀中，两人炽热的双唇再也无法分开……

赵天逸反手关了房门，抱着她上了床。两人在床上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赵天逸已是一身的汗，马晴云方才罢手。两人精疲力尽，一丝不挂地平躺在床上，喘着气……

晚饭马晴云早就准备好了，吃了晚饭，赵天逸要走。他不让他走……

第二天，日上三竿，他们才起了床。洗漱完毕，吃了早点，赵天逸说：“我该走了！”

马晴云还是不让他走，说：“股市在震荡，今天你又不买股票不卖股票，急着去干嘛？再陪陪我吧。”

“不好吧，让你的邻居知道了影响不好。”赵天逸说着就要出门。

“等着，叫我先看一下。”马晴云先开了房门，伸出头向两边望了望，看走道没人，才让赵天逸出了屋。赵天逸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

中午，马晴云跛着脚走出屋透气时，她明显地感觉楼道里三两个人对她指指戳戳。她知道，这是在说她哩！她抿着嘴笑了。说去吧，由你们怎么说！

她不怕。她不是在偷情，不是和赵天逸一夜风流，她要和他长相厮守，做真正的夫妻。夫妻同居有什么不可以的？现在的社会都开放到什么程度了，还讲什么未婚非礼？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

但他会不会做她的如意郎君呢？她想过，认真地考虑过。她比他大五六岁，现今的社会，男比女大的有的是，大十岁、二十岁，不足为奇。爷爷和孙女的辈份，社会都能容忍。女的比男的大为什么不行？什么“宁叫男大十不叫女大一”，那都是老思想、老观念。“女大三抱金砖”嘛，那大六岁要抱多少金砖？

马晴云深知，感情这个东西，不身在其中是不能理解的。情到深处比海深，什么力量都挡不住。不是有首歌，谁唱的来着：“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马晴云认定，关键是情，她要紧紧抓住这个“情”字，主动出击，把赵天逸抓在手中。她相信，只要感情到了，他一定会成为她的如意郎君的。

想到这里，她昨夜趴在床上给赵天逸写了这个纸条。

今天，她来到股市，借故请教赵天逸股票，把纸条塞给了赵天逸。

赵天逸装模作样地在自己座位上又坐了会儿，就起身上厕所去了，在厕所拿出纸条来看。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

吻你，亲爱的。中午一起去吃饭。

上午的股市很快就结束了。十一点半，他们俩一直等着屋子里的人都走了，马晴云才对赵天逸说：“走吧。”

第十七章 老姑娘

给李忠找老伴，不仅宋翠莲在忙活，快嘴杨亚南也在忙活着。从宋翠莲嘴里知道李忠死了老婆，她也开始给李忠物色老伴了。

别看她嘴快，可办事有板有眼。她不像宋翠莲那样发动群众，广泛推荐，重点选择，呼呼啦啦地找了好几个，也不预先看看合适不合适就张落着见面。她完全是另一种做法，要自己先过目，看上以后再跟李忠说，让他们见面。

这一天，股市还没有收盘，杨亚南的老公就打来电话，叫她回去见客人。她匆匆离开了证券营业厅，坐上出租车就往回跑。她下了车就“腾腾腾”地往楼上走。她一边走着一边还下意识地摸了摸挂在腰里的一个小袋子。这袋子她一天总要摸上几回，生怕它丢了。

进了屋子，老公正在和一男一女两个客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她礼貌地向两个客人点了点头，说了声：“来啦！”就放下提包给客人倒茶。

杨亚南的老公是个画家，在本省还有一些名气。有些名气，做的画就值几个钱，求画的人也就多了。乱世存黄金，盛世做收藏。如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可以说是空前的盛世，收藏古董字画已经成了一种风潮。



字画的价钱日见攀升，杨亚南老公的画越来越值钱，家里自然是财源广进，那是相当不差钱。可杨亚南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拿着钱到股市来凑热闹，结果被套住了。不过她不在乎，赔了也就赔了，她愿意呆在营业厅，图个热闹。

前些日子，杨亚南回家后把李忠的情况跟老公说了，托老公看有没有合适的女人给李忠介绍。老公跟几个朋友一说，一个热心的朋友提起，他们单位有个管财务的女处长，五十岁左右，是个老姑娘，长得很漂亮，对男朋友要求很高，年轻的时候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上，一直没有找到如意郎君。现在，条件降下来了，但要找一个正厅级以上的老男人。正好，李忠是正厅级，符合这个条件。老公就叫那个朋友把女的带来，让杨亚南先看一下。

说起这个女处长，官瘾还挺大，做梦都想弄个副厅级，最近正准备给领导送礼。现在送礼颇有讲究，明晃晃地送钱，一些领导是不敢要的，弄不好还会把你赶出来。送字画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现在有些名气的人的画，眼下值不了很多钱，但越放越值钱。女处长和杨亚南老公的朋友是一个单位的，比较熟悉，朋友借机给她建议，说可以让杨亚南老公画一幅画送给领导，还说他们是朋友，可以少要点钱。女处长也知道杨亚南老公的名头，少出钱当然乐意。今天朋友就把女处长带来了，一来是求画，二来是让杨亚南相人。二人来了后说明来意，杨亚南的老公就铺开宣纸，全神贯注提笔作画，一个多小时就作好了。画好画，还要盖图章，杨亚南的老公皱了下眉说：“让画晾一晾，咱们去客厅喝茶吧！”就给杨亚南打了个电话，让她快点回来。

杨亚南进了房门，一边给客人倒茶，一边端详着女处长，她中等身材，虽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身材保养得很好，并没有发胖，衣着合体考究，鸭蛋脸上淡淡地化了妆，雅致得体。从外表看，这人没说的，配李忠是配得上的。初审过关，杨亚南就借口说要看画了个什么画，起身就进了画室。

原来老公的图章一直是杨亚南来保管，她把图章装在小布袋里，老公作画，她盖章收钱。这一招挺绝，你画作得再好，没有她盖章不行。现在她从小布袋拿出老公的图章，在上下两处该盖章的地方都盖了章，把画卷包好拿到客厅，说：“我给你们包好了。”

朋友知道他们家老公惧内，笑笑，从口袋掏出女处长早已准备好的钱，递给杨亚南说：“嫂子，收好。我自作主张，打了五折。看兄弟的面

子，就这样了！”她老公的画有官价，大家都知道，朋友只给了一半。

“都是熟人，要什么钱呢！这多不好，俗气。瞧不起我们咋的……你要画，以后尽管来，嫂子让他给你画……”快嘴杨亚南打开了话匣子，一边说着一边还是把钱收下了。

杨亚南相中了女处长，在他们出门时拉了拉朋友的衣角，悄声说：“你先给提提，看人家啥态度。”

朋友点了点头，回到单位，他找机会就跟女处长提起了李忠，女处长答应说可以考虑。

收到朋友回话，杨亚南到营业厅后，瞅着李忠出了客户室，就跟了出去，悄悄地把女处长的事说了，说她已经见了。

李忠谢了，老实地说宋翠莲也给他介绍了几个，现在还没利索哩，先不着急。杨亚南听了和宋翠莲说的都是一样的话：“介绍得越多越好，从中挑个称心如意的。”她对自己介绍的女处长又格外地赞美了一番：“我看这女处长就不错，人长得俊秀，又能干，还是个老姑娘，没拖累，利利索索……”

李忠说：“那样的人心高气傲，看得上我？”

“看得上，看得上，都这一把年纪了，她还挑啥！像你这样好的人，她能找上是她的福分……”杨亚南大包大揽，快嘴利舌。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她由衷地觉得李忠这人不错，没架子，难得这么大的领导这样平易近人。在她看来，女的要找上这样好的男人也不容易。

话虽这么说，可女处长到底同意不同意，还是个未知数。女处长说她考虑考虑，十多天过去了还不见回话。杨亚南急了，就给朋友打电话。朋友回话说：这几天忙，单位开会。给女处长介绍的人多，你也叫人家多想，让人家打听一下李经理的情况。

朋友说的也在理，那就等吧。这一等又是半个月过去了，这一次杨亚南着实地急了，心想，愿意不愿意你倒是给个回话呀，哪有这样的，叫人等这么长时间，屁都不放，就又给朋友打电话催问。朋友说问了女处长，她还要考虑一段时间。听了这个回话，杨亚南很是躁气，出口就骂：“牛啥哩？什么东西，都长老苗了还牛？毛病倒不少！”

杨亚南生气归生气，可是已经跟李忠说了，成也好不成也好，总得讨女处长一句话吧。于是她决定自己去找女处长好好聊聊。



一天下午，她没去营业厅，而是搭了个出租车，去了女处长的单位。一问，单位的人说，女处长身体有些不舒服，在家休息。杨亚南想，既然来了，就要见上一面，弄个结果出来。于是，问清了女处长家的地址，她就买了些水果，去了女处长的家。

杨亚南到了女处长住的家属院，上了楼，按了女处长家的门铃，只听见里面应了声：“谁呀！等一会。”

她答道：“我，找处长。”

“等等。”

等就等。杨亚南提着水果，在门外等着，左等右等，十几分钟过去了，还不见开门。梅花心里犯嘀咕，这女的在里面干啥哩？不会是藏了个男人吧。

又过了十几分钟，门开了，女处长探出头，一看是她，满脸堆笑，说：“哎呀，画家夫人，稀客，稀客，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请进，快请进。”

杨亚南见她蛮热情，门外久等而生的不快顿时没了，也笑着说：“看妹子来了嘛！”再看那女处长，收拾得整整齐齐，脸上的油明明是刚搽抹的。

“快请进，快请进。”女处长一脸的笑。

杨亚南进了门，扫眼一看，这是个一室一厅的房子，显然藏不住人。杨亚南心里直骂自己瞎琢磨。屋子里乱得很，东西东摆一件，西摆一件。女人嘛，咋能弄得这么乱？杨亚南心想，可能是没男人，心情不好，懒得收拾。

坐下后，女处长问：“喝茶还是喝咖啡？”

“我喝不惯那咖啡，那苦味受不了，还是喝茶好。”杨亚南说。

女处长给她泡上茶。

杨亚南喝着女处长泡的茶，寒暄了几句就转入主题，说：“妹子，你看你这一个人，病了，孤苦伶仃地躺在这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样下去怎么行？应该找个人了。我给你介绍的那个李经理，人好得很，我们在一个大户室里炒股票，天天见，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她把李忠好好地夸了一番。

女处长用心听着，说：“我打听了，人是不错，还很清正廉洁。老婆是被车撞死的，有两个孩子，都不在跟前。”

杨亚南点着头，心里说：看来，她还蛮重视，了解得很清楚，有门。她进一步说：“这样的好人可不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看你们合适，合适。”

女处长微微地笑着说：“有人还给我介绍了个副省长。我还没了解呢，这不，我也正作难呢！”

杨亚南急了，说：“妹子，省长也好，厅长也好，关键是要人好。咱不能跟着官位过日子吧！李经理，我敢保证，人绝对好。这样的好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她极力夸着李忠。

女处长还是微笑着说：“姐姐，谢谢你。话是那么说，可地位不同，生活的质量就不同。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杨亚南也不好再多说什么，看样子她在重点考虑那个副省长。杨亚南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女处长还是微笑着说：“我考虑好了会给您打电话的。”

杨亚南出了女处长的家门，和女处长挥手告别，她见女处长已关了房门，扭回头就“呸！”唾了一口，数落道：“官迷！”

又过了一段时间，女处长还没有回话，杨亚南再也没催，见了李忠很不好意思，觉得没法跟他交代。李忠一如既往，见了她该咋样就咋样。

杨亚南老公的那个朋友后来又给别人买画，来到她家。闲谈中，杨亚南问：“你们单位那个财务女处长找上老伴儿了没有？”

那朋友回答：“没有。”

杨亚南又问：“不是给她介绍了个副省长吗？”

那朋友说：“那个副省长家在北京，人家嫌她离得远，看不上她，她是剃头担子一头热。”

“活该！”杨亚南有些生气地说，“李经理，多好的人。可她想攀那个副省长，图人家的官大！副省长能咋？不也是吃的五谷杂粮嘛！还能吃金拉银！我看你们那个女处长就是个势力眼！”

朋友点着头笑了，说：“要不要我跟她再提提李经理？”

“不了！不了！那样的人和我们李经理不对路。李经理也不会要她的。”杨亚南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那天从女处长家回来后，她就另有打算，准备给李忠重新物色一个女人。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十八章 邢胖子与小媳妇

股市的回升相比下跌要慢得多，像老牛拉着重车，慢吞吞地艰难地爬着大坡。

邢胖子住了几天医院，在家里休息了一周，操心着自己的股票，又来营业厅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

那女士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椭圆型的脸，长长的眼睫毛下有一对迷人的大眼睛。穿着鲜艳时髦，紧身衣裹着她那极富曲线美的身体，就像一朵娇艳盛开的花儿。

她无疑是个大美人。她的到来吸引了客户室里的所有目光。

邢胖子，头上没有几根毛，长了一副南瓜脸，他的真实年龄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问，在李忠眼里看上去他在五十岁左右，显然和那位女士的年龄差距较大。

邢胖子是被那女士搀着来营业厅的。当他们走进客户室时，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在那位美女的身上，过了好一会，大家才想起来邢益民，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关心地问着他的病情。

邢胖子礼貌地点着头，看上去病还没好利索，说话明显很慢。他的话



还没说出口，女士已经先发言了：“不让他来，他非要来，舍不得他那些烂股票。”

“烂股票？”邢胖子歪头瞪了她一眼说：“那是金子！”

李忠心下想：炒股票炒得思想都变形了，要钱不要命。他关切地对邢胖子说：“邢老弟，身体是一，其他的都是零，有了一，才有那些零。身体是第一位的，是本钱，是最重要的，要保重身体。”

“我的身体好着哩！”他倔强地说。

邢胖子坐在了他的电脑前，女士拉了个凳子坐在他身边。他们一起看着股票，说着股票。

他和她是什么关系呢？李忠想，女儿，肯定是女儿。好孝顺的女儿，陪着老爸来炒股票，真难得。

几天过去了，那女士天天扶着邢胖子来炒股票。李忠羡慕地想，我要有这么一个女儿多好。他小声地对宋翠莲说：“邢老弟的女儿又漂亮又孝顺。”

“什么女儿，媳妇！”宋翠莲小声说。

“啊！”李忠嘴里的啊字几乎叫出了声。李忠把到口边的话硬是吞了回去。这么个如花似玉的人儿跟着他，是他的媳妇？李忠不敢相信是真的。

从这位女士第一天进门起，赵天逸和小白脸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她，呆呆地看着，嘴都合不拢，心里充满了羡慕嫉妒恨。小白脸不停地咂巴着嘴，心里很是有些愤愤不平。

她确实是邢胖子的媳妇，这是一对老夫少妻。

别看这邢胖子其貌不扬，却也是位腰缠万贯的大款，想当年也是绝胜商海，风流倜傥的一个人物。

话说邢胖子二十多年前就南下广州、深圳，在商海扑腾，除了杀人放火、贩毒以外，什么营生都干过。那时候改革开放时间不长，经济秩序比较乱，他就是钻了这个空子。他胆子大，干的第一笔生意就是走私手表，赚了一笔黑钱。在走私的同时，他还由南向北地贩卖衣服、水产、廉价的电子产品，什么赚钱他就干什么。

他身边从来就不缺女人。第一次下广州，他就勾引了一个同样有商业头脑的女同学。第一天晚上在广州住宿，他只登记了一个房间。那是个标准间，有两个单人床，女同学不愿意，不进屋子，要另开一间房。他满脸

真诚地说：“咱们不是钱不多嘛！这是为了节省钱。你放心，我是柳下惠坐怀不乱，晚上和衣而睡。”

这天晚上，两个人真是和衣而睡，相安无事。第二天晚上依然如此。但总不能天天晚上和衣而睡吧！这样不解困乏呀！何况广州热得要命，要天天洗澡。女同学觉得两个晚上相安无事，他应该是个正人君子，对他失去了警惕。第三天晚上，她就脱了衣洗了澡，只穿了个三点式睡觉。夜里一点多，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本来这样的安排就是有贼心的，他蹑手蹑脚地上了女同学的床，连哄带骗，道貌岸然的柳下惠变成了色狼西门庆。

从此以后，他们就行同夫妻，吃、行、住完全在一起。这女同学是个勤快的女性，回到邢益民的老家，女同学就住在他家，给他们全家做饭洗衣服，家里人都很喜欢。女同学也认为她就是他的妻子了，只是没有领那张纸而已，在心里她要和他厮守一辈子。

痴心女子负心汉。他的父亲病了，他和女同学说好，让她在家照看父亲，他一个人去了广州。可半年过去了，他却没有回来，开始还打个电话，后来竟连电话都不打了。她天天挂念、夜夜盼望的夫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坐不住了，怀着一颗万分焦急的心匆匆南下。

当她在深圳找到他，敲开他租住的两室一厅的时候，她傻眼了。开门的是一个比她年轻得多的女士——他已和一个打工妹同居了几个月了。她气得寻死寻活，砸了房子里所有的家什，闹了半年，但两人最终还是分手了。

邢益民和那打工妹也没有相处多长时间，就又分手了。

他在商海的搏击是成功的，赚了近千万，在深圳炒股票时就投资了二百多万，但当时股市一路下跌，现在的市值只有二三十万，损失惨重。

他是个风流种，女人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他对女人是大方的，挥霍了不少钱。但久走黑路必见鬼，他所交结的最后一个女人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那是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和朋友吃了晚饭去歌厅唱歌。他挑了个亭亭玉立的小姐陪他唱歌跳舞。那小姐是个天生的尤物，声如黄莺，面若桃花，把他迷得神魂颠倒。他十二点后带她回到自己的住处，一夜风流之后，那小姐竟不走了。

小姐向他哭诉，说她是被迫到歌厅去的，她想逃出火海，她看他是个大人才跟他来的。她让邢益民给她开个美容店，她今后不再去歌厅了，专搞美容，卖美容产品，永远做他的情人。她还信誓旦旦地说，她保证不影响他的家庭，不影响他和嫂子的关系——她不知道他还没有成家。

她才二十出头，邢益民马上就四十的人了，年龄相差近一半。他动心了，出十几万给她办了个美容店。

一个歌厅小姐怎么能经营好一个美容店呢，何况那小姐岂是个能安心在美容店的人？从第一个月起这个店就亏损，月月亏。交房租要他出钱，进产品要他出钱，店里雇了两个员工发工资也要他出钱。

开始时，他给了，觉得办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万事都是开头难，以后会好起来的。可大半年过去了，这个店不仅没有好转，而且一月比一月亏损的多。更气人的是，那小姐把店交给两个员工，自己并不常在店里呆，对邢益民说是去进货，谁知道她去了哪里？

他觉得这个店老不见好转，是个无底洞，就不给钱了。她撒娇，又尽心地陪他，甜言蜜语地哄他，他又给了钱。如此反复了几次，过了两年，他烦了，小姐再说什么他也不投资了。谁知道真的是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小姐看和他再要不到钱，立马翻脸了。

这小姐和他在一起的同时还和别人有来往，结交了一些下九流的人。他不给钱了，小姐叫了一些下三滥的男人，拿着刀棒来找他，和他要一百万的分手费。那些人个个凶神恶煞，扬言不给钱就要放他的血，要他的命。

头上三尺有神灵，负心汉遭到了报应。他吓得连夜离开了广州。

回到内地，他老实多了。他想，他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了，不能再这样荒唐下去，该认真真地成个家了。他还有几百万元，在内地办了个装饰公司。

公司在人才交流中心招聘时，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她大专毕业前来应聘。

他一下子看上了这位娇柔貌美的女孩子，面试时，假模假样地问了些招聘常问的问题后，他单刀直入：“如果老板喜欢你，你怎么办？”

别看这女学生年龄不大，却也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她直话直说，反问：“那要看老板有多少钱。”

“你一辈子花不完。”

“那我就和他好。”她答得很干脆。

“老板比你大得多。”

“爱情无年龄界线。”她也说得出口，这也叫爱情？她估摸着面前这个像大冬瓜一样的胖子就是老板，忽然想起一本书中的一句话“胖有弹性”，“噗哧”一声笑了。

她的笑更好看，更迷人，邢胖子失魂落魄。

她当然被录用了。很快，邢胖子送给她二十三朵红玫瑰，象征着她二十三岁的年纪。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她爽快地答应了——金钱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邢胖子面老，加上头上只有几根头发，就显得年龄更大了，其实他才四十五六岁。

他隆重地迎娶了她。

她坐着宝马，跟着浩浩荡荡的车队，住进了花园洋房。

他是真的想成家了。

一年后，他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

他的装饰公司日常琐事有业务经理管着，他只管大事。他不甘心股票赔了这么多钱，要把它炒回来，所以常常呆在营业厅。

这如花似玉的媳妇来到客户室，给客户室增加了许多生气。邢胖子和他媳妇，一时间成了客户室的话题。赵天逸和小白脸羡慕地几乎要流口水，赵天逸嫉妒地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小白脸说：“我要有这样的媳妇，我愿意给她做牛做马……”

正说着，刘艳丽进来了，听了小白脸的话，瞪着眼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什么东西！”

小白脸吓得直吐舌头，不再说话了。

第十九章 理财

杨亚南要给李忠另外物色一个女人，可真正要找一个合适的老伴却很难。这天上午，她看了一个多小时的股票，想休息一会。她刚下了二楼，一楼大厅里一个人冲着她喊：“杨亚南！”

她回头望去，那人已从一楼连排椅的人群中走了出来。哦，这不是中医研究院的王大夫吗？杨亚南曾经在她那儿看过妇科，她们很熟悉。王大夫是个快五十岁的中年妇女，中医学院毕业，医术不错，没听说她炒股票呀！她怎么也在这里？这股市里真是各行各业啥人都有啊！

杨亚南迎着王大夫走去，热情地握着她的手，左手搂着她的肩，亲热地说：“好久不见您了，您咋在这里？”

“我这个人你知道，除了研究中医，在别的事上都是马大哈，我老公老嫌我不会理财。他是个技术专家，忙得要死。我思量，一个家总得有一个把钱管好，把财理好，把后勤的事弄好。他不可能做这些事，我就得做出点牺牲。前些日子，我去参加了一个理财培训班。讲课的老师说，物价上涨，银行利率低，钱放在银行只是个贬值。有一个人给我们讲股票，说选股如选妻，选时机也很重要，现在是大盘底部，是入市最好的时机，

选好股票一定能赚钱。他们都说炒股票比干什么都赚钱，是最好的理财方式。我琢磨着这话很有道理，就来营业厅看看，学习学习，没想到看到了您。”王大夫很健谈，把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王大夫，看您对股票的理论说得一套一套的，是不是也想炒股票？”杨亚南问。

“家里有点钱，放在银行贬值，我想，要理财，还是炒股票容易一些，别的咱都一窍不通。今天才开了个户，还没有买股票哩！您从二楼下来，是在大户室里吧！大户室的人炒股票都很有经验，您得好好教教我，帮我选几个股票。”王大夫说。

杨亚南苦笑着说：“股市有没有赚钱的，有。但赔钱的是大多数。您要炒股票得先准备着赔钱，有了这个思想您再入市。我的那个客户室的人，现在都套着哩，都是赔钱。不过，现在大盘是低位，时机不错，选几个股票买进去，坚持拿着是能赚钱。但您要长期持有，如果沉不住气跌红了眼，最后的结果就不好说了。”

王大夫刚接触股市，听不进去她说的这些话，心劲高，说：“您帮我选几个股票，我试试。”

“回头叫我们客户室炒得好的给您选。走，咱们出去转转、活动活动。”杨亚南说着，就拉着王大夫出了营业厅大门，在顺城巷转悠。她们走着走着，杨亚南脑子就动了：医院女的多，何不托王大夫给李忠找个老伴呢？便说：“王大夫，我托您个事，你们医院的女同志多，您看有没有丧偶的、离婚的、单身的，给我们客户室的李经理找个老伴。”

杨亚南把李忠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王大夫似有所思，停了下说：“我们那儿是有一两个这样的人，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找老伴。”

“那您给问问。”杨亚南赶忙说。

“行。我看你说的这男同志还不错，我回去先问问。”王大夫说，“这会儿咱先到你们客户室找人给我推荐两个股票。”她满脑子都是买股票的事儿。

“好吧！”杨亚南领着王大夫进了自己的客户室。

自从赶走了瘦高个子，客户室里安静多了，这会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关注着自己的股票。杨亚南拉了个椅子让王大夫坐在她跟前，指了指李忠，悄声地说：“那就是我说的李经理。我们这客户室里啥人都有，您看，

那个是孟教授……”她一边小声地说着，一边用手指着，一一介绍着客户室的各位。

“藏龙卧虎，人才济济。”王大夫小声地说。

“股票炒得最好的是那脸黑黑的赵天逸。他是个高材生，叫他给您选几个股票。”杨亚南说着就叫，“天逸，王大夫想入市，麻烦你给推荐两个股票。”

“想炒股票？”热心的宋翠莲觉得奇怪，回过头说：“您怎么有这种想法？”

“王大夫听了理财的课，说炒股票最赚钱。”杨亚南说。

“您参加的是什么理财学习班？该不会是营业厅的‘托’吧！”宋翠莲说，“现在干啥都有‘托’，卖布的有布‘托’，卖衣服的有衣‘托’，赌博的有赌‘托’，就连路边摆摊算命的也有‘托’，现在又出了个股‘托’。我劝你千万别碰这玩意。炒股票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干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不交个三年五年的学费，你别想赚钱。这个屋子里没有一个是傻子，都精明得很，炒股都好多年了，现在还套着哩！”宋翠莲苦口婆心地劝说。

“现在买股票正当其时，肯定赚钱。”孟教授不同意她的说法，他还是那作风，不紧不慢、缓缓地只说了一句话，头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电脑的屏幕。

“天逸，你就先给王大夫推荐个股票吧！让她试试。”杨亚南说。

赵天逸说：“现在股市是底部，买股票是能赚钱，但不要恋战，赚了就跑。”说着在自己的电脑屏幕上就敲出了一个股票，说，“王大夫，您看看。”

杨亚南和王大夫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围了上来。

“这是个行业龙头，业绩不错，有十几个基金都在里面，说明它前景很好，一定会涨。现在是五元左右的股价，我看涨到八元没问题。”赵天逸说，“但是我不敢保证它不跌。也可能你今天买了，明天就跌了，但它从长远看一定会涨。你可以先试试。”

杨亚南抄下了这个股票代码，交给了王大夫。

“我还是劝你别炒股票。”宋翠莲坚持着说，“你有闲钱，可以买一两套房子。现在房价平均两千元一平米，过几年翻一倍没问题，房子还可以

出租，收租金。”

杨亚南有同感，也劝道：“宋大姐说的有道理。我买了两套房子，一个月收租金就五千多元。”

“谁能和你比？你老公一幅画多少钱？你是咱屋子最大的富婆。”寡妇马晴云说话了。

“你这个臭嘴。”杨亚南笑骂着：“你不说话别人能把 you 当哑巴！你穷，你一两百万的炒股票？你穷得是没吃的还是没喝的？穿衣吃饭亮家当，你看你穿得比宋美龄都洋气。”

她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哈哈……屋子里一片笑声。

王大夫拿着赵天逸给选的股票代码走了。杨亚南送出房门，还再三叮咛要她给李忠物色个合适的老伴儿。

二楼的电脑是专户专用的，散户只能在一楼操作。王大夫下了楼，一楼大厅“L”字型摆放的十几台电脑前围满了人。她好不容易挤进一台电脑跟前，手忙脚乱地敲了赵天逸给她选的股票代码，试探性地买了两千股，身上已是汗津津的了。

买了股票的王大夫，操心着她的股票的涨跌，坐在一楼大厅望着大墙上的屏幕，一直看到收盘才回家。有了股票，就等于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你捆绑在营业厅。今天是她的轮休，平时这一天在家做做饭，看看医学书，很是安逸。可今天怎么也坐不住，刚吃完中午饭，一看一点多了，碗筷都顾不得洗，就向营业厅跑。

她匆匆忙忙地来到营业厅，好不容易从墙上的大屏幕找到自己的股票，上午五元两角买的，现在已成了五元了，抬个屁股就掉了两毛。买了两千股，一转眼就损失了两百元。她刚开始炒股票，还没有经历过大涨大跌的锻炼，心理素质差。这一跌让她坐不住了，就起身上二楼找杨亚南去了。

杨亚南看她进来了，又拉了把椅子，热乎地让她坐到跟前。她一坐到杨亚南跟前就说：“我上午买了股票，下午看就掉了两毛，咋跌得这么快。”

“这还叫快！”杨亚南说：“两毛钱算个啥？买了股票，掉几毛几块的都有。”

宋翠莲说话了：“王大夫，上午我建议你不要炒股票，你非买。你趟

这浑水干啥？我们的股票套着，都想炒回来，所以天天在这耗着。你何必劳这神、操这心。美国的投资大师彼得·林肯说过：只向那些你可以负担得起损失的领域投资，不要让这些损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影响你的生活。我还是建议你，有钱买房子，出租，一年收一次房租，省心。你的股票涨上来赶快卖了，别炒了。”

杨亚南说：“图省心，你就买房子。宋大姐的话是有道理的。没啥事干，闲着，你来这里炒股票，人多，图个热闹。”

王大夫似乎听进去了宋翠莲的劝，觉得刚入市，经历了这么个小跌，心里就这么慌，医生看病要平心静气，这以后整天想着股票，惶惶不可终日，咋给人看病。她轻轻地地点着头。

又一个轮休日，王大夫来到营业厅，又一次挤进一楼大厅的电脑前，以高出她买价一毛的价格卖了自己的股票，减去应缴的手续费、印花税，也就赚了点儿跑腿钱。她上次回家后，思来想去，觉得宋翠莲的话很有道理，以她的性格和职业的特性，不适合炒股票，决定不再炒股票了。

卖了股票，她上了二楼，把杨亚南叫出来，说她们单位有一个女大夫，离了婚一直单身，今年四十八九的人了。还有一个女大夫五十出头，丧了偶，也是一个人。

杨亚南大喜，说：“让我先见见，看人怎么样？”

“人都没说的。”王大夫说，“品行端正，都挺好。”

“那个女的为啥离婚？”

“这我可不知道。”

“你打听一下。”

……

两人嘀嘀咕咕，说个不停。杨亚南说：“还是让我侧面先见一下，就放心了。”

王大夫说：“那你明天上午到我医院来，她们都上班，我领着你去看看。”

第二天，杨亚南没有来大户室，去了王大夫的医院。王大夫跟她说：“那个丧偶的大夫在内科，离了婚的在耳鼻喉科。”她带着杨亚南去见见这两个人。

她们先到了耳鼻喉科，门外有几个候诊的病人，王大夫没有出面，对杨亚南说：“里面有两个大夫，一个是这几年招聘的大学生，年轻，另一个就是我说的人，你去看吧！”

杨亚南轻轻推开了房门，里面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正在看病，见房门开了，都扭过头来看。杨亚南看清了那个年龄稍大的大夫。只看了一眼，杨亚南就闭了门，回到王大夫跟前说：“不难看，大众人，可以。”

接着，她们又去了内科。走到内科房门前，王大夫还是不露面，对杨亚南说：“你进去，还是看那个年龄大的。”

这一次，杨亚南干脆就装着生病，面向那个年龄大的大夫问：“大夫，我常常头疼，这是怎么了？”

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大夫说：“请您先把病历放下，排队，一会叫号。”

“我还没挂号哩！”杨亚南说。

“那您去挂号吧！”

和那大夫说了几句话，看得清清楚楚。中年女人，稍有点发胖，人挺和气，长相大方，人也大气。两个女的都是大学文化程度，知书达理，都可以。于是，她就对王大夫说：“你先和她们谈谈，看看人家的态度。”

又过了一段时间，王大夫打来电话说：“我找她们都谈了，内科的那个大夫说儿女都大了，孙子都有了，不愿意再找男人。耳鼻喉科的那个大夫说，可以考虑。不过年龄差距大，大个七八岁呢。”

“不大不大，七八岁还叫大？现在，大二十、三十的都有。”杨亚南在电话里喊，说，“都这个年龄了，就是找个伴，我看合适，合适。等我跟李经理说了，我给您回话。”

杨亚南乐滋滋、兴冲冲，在大户室瞅着李忠出了门，又一次跟了出去。她追上李忠，对他说：“我说的那个女处长，我看了，和咱们不是一路人，不合适。”

“我早说那样的人心高气傲。”李忠说。

“我给你重物色了一个，是个医生。医生好，温柔，有个头疼脑热的都能看，就跟你的专职保健医生一样，好得很。你看什么时候见一面。”

“谢谢，杨大妹子。”李忠皱着眉说：“宋翠莲说的刚见了不久，缓一缓吧！”

杨亚南说：“各见各的，缓啥哩！见个面咋了，不影响你和宋翠莲说的人谈。见了面才好对比，哪个合适咱就要哪个。你等着，我给你安排。”不容李忠再说什么，杨亚南自己就做了主。

李忠又一次为难地笑了。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二十章 大黑马跑了

总是自命不凡的小白脸嘴都气歪了。

不知他哪根筋不对了，这天，他主动给大丰投资咨询公司打电话，询问天津板块的一个股票怎么样，对方很干脆地回答说不咋样，让他赶快出手。他按照人家给的意见卖了后，只两天时间，这个股票就像吃饱了草的马，没命地向前跑，一个劲地上涨，连着几天一天一个涨停板。

疯狂的涨势，使小白脸既惋惜又懊悔，烦躁得就像个不安分的猴子，拳头在电脑桌上砸得咚咚地响，疯了似地大骂大丰“狗日的，王八蛋，就不是人养的……”

小白脸满口的脏话，全然不顾房间里还有女士。自从李忠来到这个客户室，还没见过小白脸这样不理智、不冷静，忍不住说道：“年轻人，注意点影响，还有女同志哩！”

“他妈的X！”小白脸骂骂咧咧，声音小了。

宋翠莲扭过头去说：“邵老弟，你那么聪明咋能上这当。我试了多次，这些咨询公司，只要你问的股票不是他们推荐的，他们都说不行，就是要你和他们合作，交钱成为他们的会员，炒他们推荐的股票，好赚你的钱。

这不，一个大黑马硬硬地被大丰的黑嘴说跑了。”

“我他妈的昏了头了！”小白脸气得直摇头。

赵天逸说话了：“炒股票也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中央今年说了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这么大的利好，天津板块的股票肯定要上涨。多少商家都盯着天津，要去投资。你这个股票是天津股，虽然是个亏损股，但肯定是有企业要参与重组的。股票一旦重组一定是要大涨的。这么好的形势，这么好的股票，你怎么就能听他们的话不听党的话？”

“是呀！是呀！我怎么就这么糊涂，怎么连这个道理都没想到……”小白脸还在后悔。

“人有三昏九迷十二糊涂，谁都有昏的时候！”宋翠莲淡淡地说了句，算是对他的些许安慰。

李忠坐到这个客户室后，只知道赵天逸股票炒得好，还没有听他发表过什么长篇大论。今天他说的“炒股也要听党的话”，没有一个股评家这样明明白白地讲过，也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这样讲过，貌似他说的是调皮话，实际上是大实话，说到点子上了。李忠很受启发，心想，难怪这小子股票炒得好。脑子这么灵光，这么明白。

这时候，李忠手机响了。原来是好长时间不给他打电话的大丰投资咨询公司又来电话了。

他很纳闷：他们怎么又给他打起电话来了，大概还不死心，非要他成为他们的会员，骗他的钱不可？

这一次打电话的是个男士，一开口就问：“您的股票最近怎么样？”

李忠问：“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加强服务。”

“服务？”李忠想，现在的人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打着服务的幌子，全是为了钱，就说，“你们把别人的大黑马都说跑了，还好意思问？”

“那只是一次失误，难免的，您再给我们一个机会。”

“什么失误？我问你们钢铁股怎么样，你们说不行，让我卖掉。我一卖掉就涨，而且涨得很好，五块多钱卖了现在都涨到十几元了。我们这里有同志问你们天津板块的股票，你们也说不行叫人家卖了，现在天天涨停板……”

“谁的电话？”宋翠莲听出话味来，问道。

“大丰的。”

“看看，他们就是这样，死缠烂打，就是要把你缠进去，拿来我说。”宋翠莲气呼呼地拿出李忠的手机，厉声说到：“你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就这水平还给人推荐股票？想赚钱想疯了……”

对方没听完就把电话挂了。

“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孟教授大概心里不服气，他也曾经是讲股票的。开口了：“都说咨询公司是骗子，股评是黑嘴，可炒股票的人谁不听电视上的股评，看网上的评论？”

孟教授的话把大家问住了，一时没人回答这个问题，没了声音。

这的确是个怪现象。股神巴菲特早就说过：如果这世界上的经济学家和股评都死光了，对投资界而言一定是件大好事。所谓的经济学家和那些混饭吃的股评人胡说八道的例子举不胜举。典型的莫过于2001年初，大盘当时在2000多点的高位，在年线上垂死挣扎，国内几个经济学家一致唱多，号召全民炒股票，使广大无知的股民成了牺牲品。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在骂电视上的股评瞎说，对股评人的话满怀疑虑，但人们还是矛盾重重地看着、听着，有的还很重视，天天都在听。

一会儿，营业部的计副总经理推门走了进来。

这个证券营业厅，总经理是个四十多岁的白面书生模样的人，一上班就坐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从不到客户室来。姓什么没人知道，也没人去问，似乎大家都把他遗忘了。计副总经理也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他经常到各个客户室走动，和客户们很熟悉，也很亲热，大家都叫他计经理，省去了“副”字和“总”字。

计经理一进门就问：“你们刚才在喊啥哩？”

“邵老弟的一个大黑马被‘大丰’的人说跑了！”宋翠莲说。

计经理微笑着，没有说什么。计经理每次到客户室来，总要给大家推荐一两个股票，要大家关注。多次经验证明，他说的股票大都涨得不错。这天，他对大家说：“煤电的股票请大家关注一下，这方面的股票可以拿点。看看XX电力，能买就买点。”

宋翠莲对计经理特信任，对李忠说：“计经理比电视上的那帮人说得准多了，他是专门研究股票的。每个证券营业厅都有几个人是专门研究股票的，营业厅也拿钱炒股票，还替一些企业做投资，他们从利润中抽成。

他说的股一定要重视，买点吧！”只要是计经理说的股票，她大都要买，也赚了一点钱。

她毫不犹豫地买了五万股。看着她在电脑上快速地交割，李忠心动了，心想，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要买就多买点，狠赚一把。于是他一下手就买了两万股。果不其然，一天以后，这个股票开始涨了，只几天就涨了20%。快嘴杨亚南羡慕地直咂嘴：“啧啧，这一下宋大姐和李经理可是赚大了！”

“李大哥，这个股的K线到顶了，短线该卖了。”宋翠莲说着毫不犹豫地要将这个股票卖了，稳稳地赚了20%。

该不该卖呢？经验不足的李忠在犹豫着。他心下想，这股是计经理推荐的，他是行家，还是请示一下他吧。于是，他走出了客户室，向计经理的办公室走去。

“请进。”计经理喊着。

他一推开房门就问：“计经理，您看，XX电力还能拿不？”

计经理看着K线图对走到眼前的李忠说：“我看，这个股还要涨，涨到五块没有问题，可以再拿拿。”

计经理的话给李忠吃了定心丸，他心里喜滋滋的，认为这下抓住了个大黑马，要在这个股票上狠狠地赚一把，彻底打消了卖的念头。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股市就像老天爷，说变脸就变脸。谁都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大盘还好好的在上涨，无论是各界舆论还是股民都是一片看好，可就在下午一点半，大盘突然下跌。上海、深圳两市一千六百多支股票，只有个别的股票勉强飘红，其余都是下跌。荧光屏上一片绿色。计经理说的这个股票也随着大盘的下跌而下跌，跌了将近10%。紧接着的两天同样阴跌，李忠又被套住了。

宋翠莲赚了钱，李忠赔了钱。

宋翠莲说：“我卖的时候还提醒你，你怎么无动于衷。”

李忠摇着头说：“我太贪了，贪心不足蛇吞象。”

“涨20%已经涨得不少了，该卖了。”宋翠莲很有经验地说。

李忠说：“计经理说可以轻松地涨到五块。”

“那看多长时间，半年还是一年？股市的涨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宋翠莲说。

她指着电脑上的“威远生化”说：“你看这个股，涨到四块二时，钱龙软件给出的建议说，这个股还要涨，要坚决持股。结果股价一路下跌，一直跌到三块了。接着股价慢慢涨到三块五毛，钱龙软件上给的投资建议是‘上涨动力不足，还要调整’。四块多的时候说要涨，三块多说要下跌，不是在胡说八道是干什么？你每天看电视上的股评，当他们都看多，说明天要涨了，第二天大盘多数都是跌。他们看跌，往往第二天却上涨了。大机构似乎有意和这些股评人作对，你说涨我偏要往下砸。所以，常常要反向思维。有时候股评推荐哪个股票，拼命地说哪个股票要涨，往往是掩护庄家出逃，你得多加小心，赶快卖……”

李忠虚心听着，觉得这股市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实在难以捉摸，就像一匹暴烈的野马，难以驾驭，他不由脱口而出：“这不是在糊弄人嘛！”

“股市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孟教授突然冒了一句，停了一下慢吞吞地说：“计经理说的这个股票盘子大，煤电联动。电力股都涨得很慢，不可能很快大涨。”说话间，他的眼睛还在死死地盯着他的股票。

计经理进来了，他安慰着李忠说：“李大哥，这个股票不要紧，它是随着大盘的调整而调整的。咱们买的股价低，还会涨上来的。”

李忠的心稍稍地安稳了些。

计经理天天都在电脑上看着这个股票。他给李忠做的推荐，希望这个股票从此开始涨，大涨，以证明他的预言是正确的。然而，这个股票仿佛就是要和人作对，涨一两毛又很快掉下来了，如此反复了几个月，就是不大涨，李忠还是被套着。

这一天，计经理不好意思地走了进来，很抱歉地对李忠说：“李大哥，没看准，看着这个股票要涨，不知咋的总不涨。”计经理主动承认自己的失误，让李忠反而有点过不去，忙说：“没事，没事，它总有一天要涨起来的。”

宋翠莲也说：“谁也不是神仙，哪能每个股都看得那么准！”

计经理笑了，但笑得很勉强。

诚实的人，往往能让人谅解甚至感动。李忠一点没有抱怨计经理的意思，宽容地想：不管计经理推荐的这个股票将来能不能涨上去，他这么真诚地为我着想，我都要好好感谢他的。他感到一楼大厅那斗大的红色宣传

词在计经理、保安小史身上有了真正的体现。

小史哪里去了？怎么这几天没看到小史。二楼的楼梯口换了一个陌生的面孔。

也许是证券营业厅对客户经理要求更严格了，刘艳丽这几天来客户室找小白脸的时候，总要到李忠跟前来问问他股票的情况，建议性地给他参谋参谋，像模像样地当起了李忠的客户经理。

这天，她拿着李忠本月的交割单来找李忠，说：“这是你本月交易的单子，怎么还有 ST 股？这样的股拿着干什么？我们把自己手上这些垃圾股早处理了，你还留着，不怕它出局？”

一席话把李忠说得毛毛的。妻在世的时候，她的股票中就有一个 ST 股出了局，到第三板去了，十几元的股票在三板只能以三毛钱卖了，损失了三四万。

“我看你还是把这个股早早卖了。”刘艳丽说。

股市就是个大赌场。他的这个 ST 股票一直在下跌，七、八块钱的股票前一阵子已经跌到一块钱了。他想这个价就是原始股票的价了，还能往哪里跌？就想赌一把买上一万股，上涨时再卖。这心思动了一下，又怕再跌，没有买。紧接着这个股就由一块涨到了两块，他很是后悔，如果买了，两块卖掉不就赚了一万！现在它又跌到一块多钱了。

“前一阵子，这个股价跌到一块又涨到两块了。”李忠说。

“那是庄家拉高出货哩！”

李忠犹豫着，妻的那个 ST 股票在出局前庄家就曾拉高出货，后来就被踢出局了。

“你再不卖这个 ST 股票，最后可能就只剩几毛钱了。”刘艳丽站在他的身后，还在游说着。

他动摇了。他也害怕跌到只剩几毛钱，重蹈妻的覆辙。他打开了交易软件，“买卖”跃然屏上。刘艳丽迫不及待地俯下身，敲着键盘上的卖出键，把这个 ST 股以现价卖出了。

谁也没有想到，一周后，这个 ST 股票开始暴涨，一直涨了十五天，天天涨停板。在整个股市中，连着十五个涨停板，这五六年谁见过？绝无仅有。又一个真正的大黑马跑了，眼睁睁地跑了。

“咳……”一片嗟叹声，屋子的人都为李忠懊悔、惋惜。

杨亚南的机关枪又开了：“臭，真臭！臭嘴，臭参谋！迟不来早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邵老弟的大黑马被‘大丰’说跑了，你的大黑马被你的客户经理牵跑了……”

李忠无奈地摊着手……

宋翠莲的电脑出了点问题，到处找小史就是找不见，一打听，有人说家里有事，请假了；有人说辞职了，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么好个娃，好端端地怎么辞职了？

大家都很纳闷，也很惋惜。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二十一章 长短结合

在这个客户室，除了赵天逸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外，其他大都是长线与短线相结合，拿出一部分资金做长线，不涨到一定程度不卖；另外拿一些资金做短线，瞅准了就交易上几把。

这种短线操作和孟教授的短线操作不大一样。孟教授前一段是专门做短线，不停地来回交易。长短结合的短线的做法是看准了才炒一把，看不准不动，志在必得。假如哪一把做得不好，套住了，就暂时不动，放做长线，等再涨上来，赚了钱才卖。所以失败的时候少，打错了也只是短线变成了长线。

这一天，大盘调整，上下波动很大，要上涨还是下跌，很难判断，揪着股民的心。李忠所在的客户室里，人人都紧张地盯着自己的股票，谁也不想自己的股票下跌。

宋翠莲和大家一样，也在看着自己的股票。上午十点左右，她的一个股票在横盘了半个多小时后突然快速下跌，一下子跌了五毛，将要跌停时，缓了下来。宋翠莲死死地盯着，紧张地看着。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想到，“猛跌必有猛涨，跌得差不多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她果断地买进



5000 股。说也巧，她刚买进，这个股票就开始拉升了。很快，这个股票就涨了五毛。宋翠莲不失时机地又打了卖单，卖出了 5000 股。

证券会早已取消了“T+0”，实行“T+1”，就是要求今天买的股票，明天才能卖出。宋翠莲的这个股票原来就有 10000 股，按照证券会的规定，只要不超过 10000 股，今天买的这个股票今天就能卖。实际上相当于把原有的股票卖了 5000 股，新买的没卖，自己手上拿的还是 10000 股。

宋翠莲整个交易的过程也就几分钟，几分钟就赚了钱，这个操作真漂亮，宋翠莲高兴地说：“做了个‘T+0’，赚了二千五百块！”

她的话打破了平静，大家都为她高兴。

“是嘛？”背着宋翠莲坐的快嘴杨亚南，闻声扭头问。

宋翠莲一边坐的是李忠，一边坐的是黑脸赵天逸。她操作这一把时，赵天逸就斜眼看着，还没等宋翠莲回话，赵天逸就赞叹着说：“真是！宋大姐这一把不仅要凭技术，而且还要有胆气。这股票正在下跌，谁知道跌到哪里？她就敢买，转瞬就卖，有魄力！”

“高，就是高！这是我们客户室这些天来做得最漂亮的一次。”杨亚南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学着电影里的动作，举着拇指说，“真是个快刀手。快刀宋姐，梁山英雄。喝！大碗喝酒，庆祝一下。”她端起自己的水杯起身要和宋翠莲碰杯。

宋翠莲笑着站了起来，端起自己的水杯和她碰着，说：“这屋子呀，有了你就热闹了。”

屋子里本来大家都在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股票，这一下都放松了，七嘴八舌的议论着。

“宋大姐这是虎口夺食。”

“可不，抓得准，抓得好，准、快、好。”

.....

在赞扬宋翠莲这一把做得好的时候，说不上是好奇还是学习别人的经验，马晴云自己敲出了这个股票，突然，她喊道：“快看，这个股票又跌了。”

这一次缓缓地下跌，一会跌，一会涨，再没有跌到宋翠莲买的位置上。

刘艳丽进来了。她依然是走到小白脸跟前就走不动了，听着大家的议

论，她好奇地问：“你们在说啥呢？”

小白脸说：“宋大姐打了个‘T+0’。”

“呦，不简单。”她十分淡然地说。语气中一股酸溜溜的味，似乎在说，不就做了个“T+0”嘛，至于嘛！说罢，她又捏着小白脸的肩膀，歪着头说，“邵，股市跌着哩！有啥看的，陪我出去买个东西。”

小白脸乖乖地跟着她出去了。

他们刚走出门，杨亚南就扭头骂道：“什么人呢！你有啥了不起，还瞧不起别人？”

全客户室的人都知道刘艳丽和小白脸关系不正常。大家见怪不怪，也没人再说什么，话题又回到宋翠莲的股票上。

马晴云说：“宋姐的这一把很险，要买了再跌咋办？一买就涨，她的运气真好。”

宋翠莲说：“我心里有底。买了再往下跌，就拿着，反正我原来买的价位比这个价位高，就等于补仓，把均价拉下来。”

“现在大盘还在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涨？”马晴云说。

“放心吧，跌不到哪儿去。”杨亚南又说话了。她一说话就是一串子：“真跌惨了，政府不会不管的。哪一次大盘上涨，不都是因为政府出手救市？这次是上涨过程中暂时地回调，会涨上来的。”

说话间，李忠看着自己的一支股票跌得比较多，也想做短线，就买入了5000股。第二天，这个股票随着大盘的回升，开始上涨，涨了四毛，他就卖了，赚了2000元。长短结合的炒法使李忠稍有了些赢利，减少了一些损失。

自从宋翠莲给李忠介绍了那个年轻的打字员以后，也不知道是宋翠莲有意安排的，还是怎么回事，打字员隔三岔五的来营业厅。她一到客户室，宋翠莲总要拉个椅子，让她坐在宋翠莲与李忠之间。这不，她挎着小包，手提塑料袋又来了。

宋翠莲看打字员进来，马上热情地说：“快来快来，椅子都给你准备好了。”说着，又把早已放在身后的椅子向前拉了拉。

打字员一坐下就微笑着跟李忠点了下头。李忠也很有礼貌地问了声：“来啦！”

打字员坐下后，先和宋翠莲说话，问：“我那个股票咋样？”给人的感

觉就是来看自己的股票的。她们一边看着，一边谈着股票的涨跌走势。过一阵，宋翠莲总要说声“你先看，我出去一下。李大哥关照一下，她才炒股票，啥都不懂，你给指导指导。”有意让他们两个在一起。宋翠莲走后，打字员就和李忠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李忠总是大大方方地回答，显得十分正常，同室的人也没有说什么闲话。他们自己也常有亲朋来看股票的。

打字员来了几次后，一天，宋翠莲和打字员一起回家。路上，宋翠莲问她：“感觉他怎么样？”

打字员说：“挺正派，人不错。”

“你们发展得怎么样？”

“就在一起聊聊股票，说了没几句话。”

“他有没有跟你表示近乎的意思？”

“没有，总是那么一本正经。”

“他是当过大领导的人，一是放不下架子，二是在别人面前要装着正经。他应该对你感觉也不错的。”

打字员脸红了，她有些不好意思。

“你呀，主动一点。”宋翠莲说。

“这咋主动呢？”

“男人都比较粗线条，你多关心关心他，感情慢慢就培养起来了。”

“这八字还没一撇哩，我咋关心？”打字员说。

“你这妹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啊！下次来时，你……”她如此这般地教着打字员。

打字员回去后就开始行动了。她左挑右选，买了些咖啡色的毛线，回到住处，很快就织好了一件毛衣。

这天，打字员手提的塑料袋里装着的就是织好的毛衣，坐下不久，宋翠莲就借故出去了。打字员和李忠说了几句话，就把塑料袋放在了他的怀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给您打了件毛衣，试试，合身不？”

李忠正襟危坐，把塑料袋放在电脑旁，他怕引起别人的误会，突然心生一计，有意提高声音说：“这孩子！就给你帮了个小忙，还要谢，织什么毛衣呀？谢谢你啦！”他说得尽量坦然，掩饰着发生的一切。

话虽这么说，可毛衣怎么办？李忠想，不要，伤了一颗纯真的心；要了，就等于同意、接纳了她。他好为难。现在，满屋子的人，什么话也不

能多说，此刻让他俩颇有些尴尬了。

宋翠莲回来看了下李忠电脑桌上放着的毛衣，知道是打字员织的，又看了下他们尴尬的样子，就对打字员说：“看股票咋样，涨了没有？”

“就那样子。”打字员说。她看了会就起身告辞了。宋翠莲送出门说：“这里人多，都不好意思，回头我重新给你们安排。”

屋内发生的一切杨亚南全看在眼里了。她是个精明人，似乎看出了点端倪。

上午股市结束后，李忠走出房门，杨亚南就赶了上去，打趣地说：“李大哥，那姑娘不错。”

“嗯，好姑娘。”李忠回答。

“好眼力，有福气。”

“你说啥呢？”李忠听出了她话中有话，一本正经地问。

“那姑娘……”杨亚南欲说又止。

“我跟他们领导说了下，准备把她的工作调整一下。年龄大了，不适合打字了。她感谢我，给我织了个毛衣，有啥奇怪的？”李忠说着谎圆着谎。

杨亚南被瞒住了，说：“我给你介绍的那个大夫，你考虑了没有？这两天我就安排你们见面。”

“缓缓吧！”李忠还是原话，说要缓。

“缓什么，是不是叫那个姑娘缠住了？”杨亚南说话不饶人。

“你胡说啥呢？”

“那还缓啥？”杨亚南说：“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她把毛主席的诗词用到男女相恋的事上了。

第三天下午三点，股市结束，杨亚南告诉李忠，她已和大夫说好，三点半在环城公园见面，大夫可能已经来了，叫他赶快走。

李忠满脸的无奈。没办法，杨亚南都已经安排好了，他只好跟着她向环城公园走去。

第二十二章 老少恋

自从宋翠莲给李忠介绍了女打字员后，李忠多次想过，他已经是六十出头的人了，打字员才三十几岁，年龄差距太大。他是找老伴，不是纳妾。虽然现今社会上有不少人找小媳妇，但他不能、也不愿意赶这个时髦。

前天，虽然他跟杨亚南解释了半天女打字员的事，但鬼灵精的杨亚南还是看出了破绽。今天，在和他去环城公园的路上，杨亚南阴不阴阳不阳地问：“李大哥，你知道隔壁客户室老田头的事不？”

老田头的故事这个营业厅的人几乎都知道，成了大家闲聊取乐的段子。李忠听人聊过。

七十多岁老田头是个千万富翁，原来是这个证券营业厅贵宾室的大客户，资金雄厚。后来在歌厅迷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两人就天天泡在一起。老田头还常把那个女孩子带到贵宾室去，营业厅的工作人员都以为那是他孙女。

自从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后，老田头陪着人家逛商场、买东西、旅游……再没心思好好经营自己的股票，导致自己的股票跌得一塌糊涂。他

稀里糊涂地割肉，割肉，结果股市里赔得所剩无几。

大家对他的事都唏嘘不已。老田头自己成天念叨，是那个女娃害了他……

“老田头的事，谁不知道。”李忠心知肚明，知道杨亚南问话的意思，平静地回答。

杨亚南说：“还是那句老话‘男人有钱就变坏’。在股市里，有钱的男人做出的荒唐事一件又一件，我给你讲讲我一个同学的故事吧”。

杨亚南和小白脸原来是一个单位的，也是某汽车销售公司的，她不仅有钱，卖汽车还练就了一张快嘴，说起话来眉飞色舞，没有别人插嘴的份儿，她讲起了自己同学的故事。

那男同学和她中学同班，他沾了改革开放的光，胆子也大，很早就下海搞建筑、包工程，成了大款。他也拿了上百万投资股票。给他服务、当客户经理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多次接触后，他和这女孩子好上了。

他喜新厌旧，要和自己的黄脸婆老婆离婚，和女孩子结婚。老婆不愿意离婚，跪着哭着求他不要破坏这个家庭。可他铁了心，非离不可。经协商，他给了自己老婆一座二层别墅和二百万，让她和儿子一起过，硬离了婚。他和那女的结了婚。和女孩子结婚后，女孩子鼓动他把钱都投进了股市。结果碰上股市大跌，他损失殆尽。女孩子看他没有多少钱了，就吵着闹着和他离了婚。

他老婆和他离婚后，有房子有钱，很快就找了一个伴儿。这下老婆成了人家的，房子成了人家的，钱成了人家的，连儿子都是人家的，管人家叫爸，见了他就像仇人一样。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棍，气得要死要活。

杨亚南说到这里不再说了，沉默了会儿说：“李大哥，你是大领导，人在事中迷，人家都说‘老年莫娶少年妻’，确实有道理啊，女人年轻美貌是暂时的，重要的是以后的生活。”

她的话说得很明确，她明显地怀疑他和女打字员的关系。李忠心想，我不是老田头，不是杨亚南同学那样的人，我是有自制力的。那个女打字员，也不是杨亚南提到的那些女人，经过几次接触，李忠确定她是个不错的孩子。但两人年龄差距太大了，完全两代人呀！两人思想、生活方式等等都会有很大的代沟，确实在一起不合适啊！李忠知道他应该怎么办。

在这段不长的路上，杨亚南旁敲侧击，跟他说了一路。李忠明白，她用心良苦，一片好心，于是诚心诚意地抱着拳说：“承教，承教。”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环城公园古香古色的门前，杨亚南指着门里不远处的一个八角亭对李忠说：“你看，那亭子里坐了一个女的，手里拿了一本《女友》杂志。那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女大夫，你自己去，主动点。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看你的了。我不去了。刚才老公给我打了电话，说家里来了要画的客人，我得赶回去。”

她急着回去在老公的画上盖章、收钱，向李忠挥挥手就走了。

李忠向亭子望去，那亭子里是坐了一个女人，正在低头看着手里的杂志。他看了一眼急急而去的杨亚南，向那亭子走去。

李忠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

第二十三章 暴涨的股市

2006年5月8日是个令中国股民无比兴奋的日子。刚刚度过了五一长假，人们还没从七天的长假中缓过神来，股市就给了人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一天，股市一开盘就像冲破了羁绊的野马，向上直线狂奔，令人瞠目结舌。证券营业厅里的股民都把眼睛睁得滚圆，不时发出惊叹，看着大盘急速上升：上证由1440点涨到了1497点，一天竟涨了57点；深证由3848点涨到了4015点，一天涨了167点。

这是多少年来没有见过的。股市的暴涨大大激发了中国股民的士气，股民们一片叫好声，都在喊：“中国的牛市要来了！”电视里的股票类节目清一色地都在说：“牛市开始了！”

有人预言：上证将从现在的一千四百多点涨到四千多点；有人更加看好，说要涨到八千多点、一万点。有人说，这牛市要持续五年，有人说要持续十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都是看好，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不”的。

似乎大家的预言都是正确的。从2006年5月8日暴涨开始，接着的几



天股市天天上涨，一路飘红，上证六个交易日涨了220多点，平均一天涨近四十个点；深证六个交易日涨了620多点，平均一天涨一百多个点。这个涨势极其少见，涨得太猛了，股民们欣喜若狂，人人脸上都绽放着笑容。

证券营业厅热闹了起来。

从银行提款在股市新开户的人络绎不绝，当地的一些银行不得不限定了当天的最高提款额度。那些对股市失去了信心，多年都不来营业厅的老股民又来了。他们有的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账号、密码，吵着、嚷着让营业厅给查寻；有的要注入新资金，坐进大户室。赚钱的欲望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用趋之若鹜来形容发了疯的股民一点也不过分。

往日坐不满的一楼大厅，现在不仅座无虚席，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站了人，挤得水泄不通，连上厕所都很困难。二楼、三楼楼道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都说自己是中、大户室的，以致保安也挡不住。

大、中户室座无虚席，几乎每个客户室都发生着争吵：原来坐过的座位，由于长期不来，已安排了别人；有的一个座位都先后安排过几个人，这时候都来了，都说这个座位是自己的，为一个座位争了起来，吵了起来。

这天，一个满头白发、满脸寿斑的老太太，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推开了李忠所在的客户室的门。大家都惊诧地看着，谁也没见过这老太太，都在心里问：这么大年龄的老人，她来干什么？老太太径直向李忠走去，来到跟前，冲着李忠说：“大兄弟，这是我的座位。”

李忠坐进这个客户室时，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资金不够坐这个客户室的条件，见老太太如此说，就准备站起来给她让位。坐在一旁的宋翠莲心下想，老太太说是她的位子，我怎么没见过她，就说：“老大姐，我在这坐了三年了，咋没见过您？”

“我在这坐的时候，你们这些人都还没来呢！那时候股票涨得不好，股市下跌了，我就再没来。”老太太说。

大家都听明白了，老太太说的股票涨得不好的时候，已过去了五六年了。宋翠莲说：“老大姐，五六年都过去了，这里都换了几次人了。”

老太太不以为然，说：“我小时候在农村住过的房子，几十年没回家，那还是我的。”

“这和你家的房子不一样。”见老太太如此说，快嘴杨亚南不满地冒了一句。

“理都一个样。”老太太瞪了杨亚南一眼。

说话间，宋翠莲的眼睛落到了瘦高个子坐过的位子上。瘦高个子走后，这个位置一直没有固定的人坐。宋翠莲指着瘦高个子的位子说：“老大姐，都是一样地电脑，您看这个位置行不？”说着，她离开自己的位子，和和气气搀着老太太走到瘦高个子的位子。

老太太迟疑了一下，说：“也行，在哪里都是一样地看股票哩！”

这个位置之争，双方有商有量地和平解决了。可第二天就不一样了。一个快四十岁，中等身材，愣头愣脑的家伙，“咚”地一声推开房门，“腾腾”地走到孟教授跟前，说：“哎！这是我的位置，起来，起来。”

他一开口，大家就听出是陕北人。陕北人鼻音重，说话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

孟教授回过头看了一下，见这个人如此无理就没理他，慢腾腾地说：“这咋是你的位置？”

“我过去在这儿坐着。”重感冒说。

孟教授还是坐着没动，不温不火地说：“你啥时候在这坐过？”

重感冒不耐烦了，提高声音说：“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哪来那么多废话！”

这时，寡妇马晴云看不过眼了，说：“这位兄弟，孟教授在这儿坐了一年多了。我们都没见过你。”

“驴槽里出了个马嘴，关你什么事？”他斜了一眼马晴云说。

看他说话这么横，马晴云不答应了，站起来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教养，怎么骂人呢？”

“骂你咋啦！”那愣头青转过身吼道。

赵天逸见这人说话不讲理，欺负了马晴云，忽地一下站起，转身离开椅子，往前走了两步说：“为什么骂人，没教养。道歉！马上道歉！”

“你又是哪个槽的驴？你他妈的穿了身人皮就有教养？老子用钱砸死你。”这愣头青说话很冲——在陕北，常有那些没上过几天学、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的人，率先开油井、包煤矿成了暴发户。现在富了，西装革履的，但说话还是很粗俗。说这些话，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打趣，并不认为是

在骂人。可在这些文化人面前，这就是严重的不礼貌、骂人的脏话了。

于是，客户室的人都不答应了，纷纷指责愣头青。这小子还挺硬气，就是不道歉，双方便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满楼都能听见。几个客户经理跑来了。宋翠莲出去叫来了计经理。计经理和几个客户经理才把这愣头青连拉带劝地弄走了。

愣头青走了，客户室并没有平静，大家还在议论着。

“那家伙一看就是个暴发户！”

“天老大，他老二，你看他有几个臭钱牛的！没教养，满嘴的脏话！”

“陕北人这些年发了，是牛！报纸上说了，神木、府谷两个县都实行了全县免费医疗！”

“西安的高档楼盘，有的一整楼都叫陕北人买了。”

“陕北人来西安买房是捎着买，就跟在商店买东西一样。你上西安做啥呀？买房。给我捎一套。你要多大？你买多大我买多大。”

.....

有关陕北人发了大财的故事几天也说不完。李忠在想：毛主席说，严重的是教育农民。这些暴发户是应该好好地教育教育了。

像这样的纷争时有发生，忙坏了营业厅的工作人员，不停地调解着纷争。可怎么调解也解决不了僧多粥少的问题。今天这个客户室吵，明天那个客户室吵，计经理头大了。这个营业部的总经理，始终是稳坐钓鱼台，出来上下楼看了看，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忙坏了计经理。

忙乱了几天，营业厅出了新政策，重新对大、中客户进行登记，按资金量的大小发卡，一人一个座位，持卡上岗。这才平息了大、中户室不断发生的纠纷。

虽然凭卡上机，但宋翠莲还是有办法把给李忠介绍的那个女打字员带上二楼客户室。她是老客户了，人缘也好。她对保安说，她们俩的资金在一起，用一个电脑，走了他们的后门，一个卡两个人用，俩人都上了二楼。

女打字员那天把她精心织的毛衣送给李忠后，今天又来了。宋翠莲还是一如既往，拉个凳子放在她和李忠之间稍后一点的地方，让女打字员坐。她一直用心良苦，要让他们两个近乎一些，接触得多一些，日疏日远，日近日亲嘛！

怎奈，这是个公众场所，打字员人很内向，来后总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股票，说话不多。李忠又是当过领导的人，有着一一种领导的尊严，说话、举止都很有分寸。加上上次送毛衣的事已经引起了杨亚南的怀疑，李忠更加注意，更加严肃了。坐了半天，他们没有任何亲热的举动和言词，很自然又沒有达到宋翠莲的预期效果。

宋翠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天，他看李忠对打字员还是那么个态度，不冷不热的，而且较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写了个纸条先让打字员看了，然后放在李忠面前。

李忠看着那纸条，只见上面草草地写了一行字：

下午收盘后一起去喝茶。

他皱起了眉：他想推掉宋翠莲去喝茶的这个提议，但宋翠莲一片好心，又说得那么肯定，不容你推脱。怎么办？他看着纸条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心下有了主意。

下午三点半，股市结束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咖啡屋。这咖啡屋门前的广告牌上画着一棵大大的老树，在老树的枝叶中写着“玉树咖啡屋”几个字，门面别致醒目。进了咖啡屋，里面装饰得古香古色，一楼是大众座，大概这时候还不是喝咖啡的旺时，只稀稀地坐了五六个顾客。他们刚一进门，门口吧台后面的一位女士满脸笑容地问：“喝茶还是咖啡？”

“茶。”宋翠莲说。

“坐一楼还是二楼？”

“二楼。”还是宋翠莲说。

一位穿旗袍的女孩子过来了，领他们上二楼。二楼全是包间，一个挨一个。他们随意地要了个包间，坐了进去。

“喝什么茶？”穿旗袍的女招待问。

“碧螺春。”宋翠莲做了主意，“上几盘小点。”

很快，一切就绪。他们一边吃着一边随便地聊了起来。宋翠莲小坐了一会，说，“我下去看一下”，就再也没上来。她把时间留给李忠和打字员，她希望他们好好地谈，希望谈成了，谈好了。

房间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一时间倒没了话，打字员脸上显出了微微的红晕——她是个内相、腼腆的好姑娘。

李忠拿出领导和长者的风范，打破僵局说：“你喝水，吃点儿点心。”



女打字员似乎也缓过神来，拿起茶壶给李忠加水。

“看得出，你是个好姑娘。”李忠说，“怎么这么长时间个人问题还没解决？”

“我是个孤儿。”

李忠心里一震，这情况宋翠莲没有告诉他。转念一想，她也是别人介绍给宋翠莲的，宋翠莲对她也不是很熟悉。一丝怜悯之情悄悄地爬上了李忠的心头，她是个缺少父母关爱、缺少家庭温暖的姑娘。

又没话说了，双方都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沉闷了好一会，李忠又打破僵局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李忠缓缓地说了起来。解放前，八路军一直都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打日本鬼子、打老蒋，好多人三四十岁了还没有媳妇，没有成家。解放后，不少老八路配了洋学生，有一些结过婚的还和原来土里土气的妻子离了婚，娶了洋学生。

北京有个大干部妻子不生育，身边一直没子女。妻子和这个干部是同生死，共命运的战友，有知识，有文化，通情达理，想着丈夫没有个亲生的孩子总不是个事，就主动提出要和丈夫离婚，还托人给丈夫在大学找了个年轻未婚的女教师，约好要丈夫在公园相见。在她强制性地安排下，丈夫如约去了公园，见了那女教师。

两人漫步在林荫夹道上，那干部问了她工作、学习的情况后，关切地说：“咱们国家，百废待兴，年轻人要好好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革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爱情是高尚的、纯真的，要有正确的婚姻观，还是找个年龄相当的好，恩恩爱爱一辈子……”后来，这位领导给她介绍了个年龄、知识都相仿的对象，他们过得很幸福，还常常带着孩子去这位领导家看望他们夫妇二人……

打字员默默地听着，低下了头，一会儿慢慢地抬起头说：“您说的意思我明白了。您真是个大好人。”

“你和我的女儿一般大。”李忠说，看着这个少言少语、善良的姑娘。

“我要有您这样的父亲，幸福死了！”打字员眼里有了泪花。

李忠望着打字员，她是个多么好的孩子呀！他喃喃地说：“我的儿女都不在跟前，要有个知热知冷的女儿在跟前多好呀！”

打字员眼里亮了，说：“您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愿做您的女儿！”

一个惊喜，突如其来的惊喜，李忠脸露笑容，轻轻地点了下头。

“爸！”打字员甜甜地叫着。

“哎！”收了个女儿，李忠喜出望外。

该吃晚饭了，李忠和他新认的女儿走下了楼。他要好好地招待一下他的女儿，找个好一点的饭馆。

他们都抢着付账。收银员说：“刚才那个女的已经付过了。”

他们知道是宋翠莲早早地就付了钱。

打字员说：“宋姨，真是个好心肠的好人。”

“古道热肠”——李忠在心里说着这句话，下意识地往门口望去，仿佛宋翠莲那朴实的身影就在面前……

第二十四章 抢购基金

在股市大涨的利好下，基金以跑赢股市大盘的优异成绩，受到股民们的青睐，成了大家的重要话题。在李忠所在的客户室里，基金买得最早的是寡妇马晴云。这天，她现身说法，给大家介绍着她买基金的情况。

她一边看着电脑上自己的股票，一边说：“我把自己的钱，没有完全炒股票。我多了个心眼，在银行存了二十万没有敢动，怕有什么急用。去年底我算了个账，一年的利息也就四五千元。一个星期天没事干，我去听了一次介绍基金的理财课。讲课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亮光光光的，说是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博士。他说国外散户炒股的很少，都是拿钱买基金，由基金经理帮他们炒股票。国内的基金已经跌到发行价以下了，买基金比银行的利率收益高得多，高好多倍，把钱存在银行不合算。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就开了基金账户，把钱全部买了基金。他们问我买什么基金？我说什么基金赚得多就买什么基金。营业员说易方达不错，我就买了易方达，现在半年过去了，涨了百分之五六十，二十万变成了三十多万。”

“乖乖，半年就赚了十几万？”杨亚南惊叫着，“比炒股的收益好多了！”

买了又不用天天看，也省心。”

“最近都吵吵着买基金。这基金到底是个啥，谁能给大家说说。”回民白玉琴说。

宋翠莲说话了：“咱有教授啊，请教授给讲讲。大家欢迎。”

坐在电脑前的几个人都鼓起了掌，客户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别的客户室听到这边的掌声，不知这里干什么，有那好奇的都推门进来了。他们听说孟教授要讲基金，也就不走了，能坐的坐着，没有座位的就站着。

孟教授对基金早有研究。他扶了扶眼镜说：“基金，是指专门用于某种特定目的并进行独立核算的资金，比如，养老保险基金、退休基金、财政专项基金等等。大家说的是‘证券投资基金’，它是一种专家理财产品，是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委托专业人士进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一般拥有大量的专业投资研究人员和强大的信息网络，能够更好地对证券市场进行全方位的动态跟踪分析。投资基金，就相当于付出一定的管理费，雇佣专业人员帮你投资……”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又扶了扶眼镜说：“从统计的资料看，目前，各种投资方式的收益情况是：QFI 大于基金，基金大于保险，保险大于券商，券商大于散户……”

孟教授是大学老师，习惯于讲什么事情先从基本概念讲起。杨亚南急了，插话说：“你具体说说，都有什么基金，哪种基金最赚钱。”

“我就直接说大家想听的基金吧！”孟教授知道大家的心态，只关心咋样赚钱，别的都不往心上去。

“好！”有人喊好，表示赞同，“你就讲那真刀真枪、刺刀见红的。”

“基金有开放型和封闭型两种，大家关心的是开放型基金。这种基金，目前共有 212 只，其中股票型基金 97 只，配置型基金 48 只，债券型基金 22 只，货币型基金 39 只，保本型基金 6 只。今年上半年的收益是：股票型基金 60%，配置型基金 45.44%，债券型基金 8.18%，货币型基金 0.904%，保本型基金 15.25%……”

他不愧是教授，资料搞得细致而准确。这些资料，大家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不得不佩服他研究问题还是有一套的。

“还是股票型基金好！”杨亚南喊着，“60% 的收益，比我炒股票的收益大多了！”

“要买就买股票型基金。”马晴云说，“我买的易方达就是股票型基金。”

“那你说说啥叫封闭型基金？”有人问。

“说简单通俗点，就是一次性买卖。买了，如果不到期，中间不能交易。”孟教授说，“现在，大家说的、感兴趣的是开放型基金，热门的是股票型基金。”

“咱们就买股票型基金，利润大。”有人说。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利润大的风险也大。现在是股市上涨，牛气冲天，自然是股票型基金收益大。但是，有言在先，一旦大盘下跌，它的损失也大，别说我没讲。”孟教授说。

“那你说到到底啥基金好？”有人问。

“什么样的基金是好基金，这还真不好说。回报率高不高，历史业绩好不好，风险控制得好不好，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很难武断地讲哪个基金最好，只能说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高回报率的基金往往伴随着比较高的风险。”

“什么是合适的基金？”又有人问。

“首先，要判断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愿承担太大的风险，就应考虑低风险的保本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承受能力强的人，可以选择股票型基金。承受能力中性的，可以买配置型基金和指数基金。我要说的是这个配置型基金，它的投资结构是股票和债券平衡持有，能确保投资始终在中低风险区间内运行，比较稳当。”

能坐在大户室的，没有一个穷光蛋，有不少人是光屁股撵狼——胆大不知羞的冒险家，风险承受能力没说的。有人就喊：“你就说股票型基金吧，200多个基金哪几个好，可以投资，可以买？”

“哪个基金可以买？要做研究，要看基金公司的基本情况、投资风格、历史业绩。”孟教授说，“从统计的情况看，华夏、广发、易方达、景顺、嘉实、银华等业绩都不错。”

“那咱就买这些。”有人小声地说。

“这基金咋买哩？”又有人问。

“到银行去买，营业厅也能买，网上也能买。”有经验的马晴云回答。

大家又议论了一阵子。有人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孟教授都一一回答。

这时候方显出他大学教授的能耐，着实风光了一阵子。

孟教授讲的基金知识，加上马晴云买基金的现身说法，鼓动了不少人，都想买点基金试试。宋翠莲对李忠说：“咱下午也到银行去看看，能买买一点。”

下午，宋翠莲和李忠都买了一点基金。天下事无巧不成书，回到营业厅一说，两人都用5万元买了华夏中小板基金。

宋翠莲问李忠：“你咋也买这个？”

李忠说：“我估摸着，中小盘股票涨得快，这基金一定也不错。”

“都想到一起去了。”宋翠莲说。

“英雄所见略同。”杨亚南冒了一句。

李忠说：“我去买基金时，银行的营业员给我推荐了两个基金，说那两个好。咱不了解，笨想这中小板股票不错，基金能差到哪去？没听他们的，自己买了中小板基金。”

天下事往往事与愿违。他们买了中小板基金，好长时间都不涨。李忠特意看了一下营业员给他介绍的那两个基金，都涨得很好。一算账，如果买人家介绍的都赚了5000元了。自己的基金一分钱没赚，还在原地踏步。他心里有些后悔，对宋翠莲说：“这咋搞的，咱这基金就不涨嘛！不如人家银行给介绍的。”

宋翠莲笑了，说：“基金涨不涨，要看股票涨不涨。最近大盘股涨得好，中小板股票在调整。”

买了中小板基金的不少人都急了，纷纷在网上发帖询问，中小板基金经理出面在网上答复，说：请大家放心，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良好的收益。大家的心才稍稍平复了下来。

后来，大盘股调整，中小板股票上涨，中小板基金快速上涨。宋翠莲和李忠都有了翻倍的收入。当李忠去银行卖中小板基金时，几个营业员都眼红地问：“这基金是谁给你推荐的？”“您这老先生，鬼得很，怎么不跟我们说说，让我们也买点。”他们还以为李忠有内部消息。

李忠笑笑说：“没人推荐，我瞎碰的！”

营业员不相信地摇着头，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李忠。李忠走出银行营业部，身后飘来了营业员的声音：“这老汉贼精贼精的，有内部消息都不舍得说……”

基金收益好，一传十，十传百，到银行买基金的人日渐增加。李忠的客户室几乎所有人都买了基金。买了基金的人，不用问，回到客户室都会说说自己买了什么基金，什么价钱买的，问问别人买的基金是什么价钱。唯独孟教授不吭声，他还没买基金。大家都不知道他咋想的，基金讲得那么好，为什么迟迟不动手？

孟教授对基金研究得深入，只停留在理论上。他没买基金，小媳妇急了。她在家常听到家属院的人在谈论基金，说谁谁买基金赚了多少钱，比存银行强百倍。等孟教授回家后，媳妇问起基金，他说得头头是道。媳妇问他：“人家在买，你咋不买哩？”

“看看，先看看，看好了再下手。”他说，“凡事都要稳一点好。”

媳妇天天问，天天催，孟教授终于沉不住气了。他看着股市一路上涨，即便中间有点震荡，也很快就冲上新高。股市里一片叫好声，都说牛市来了，报纸上、电视上、网络上，各大机构和股评、著名经济学家都说牛市来了，于是，孟教授就下了决心要买基金。他想，要买就买最好的基金。华夏大盘精选，这个基金前景人人看好，就买华夏大盘精选基金。他一下手就买了十万元。

这一次，他买得不错，随后的几天就涨了将近一毛钱。基金涨一毛不简单，相当于股票涨一块。市值一下子多了两千多元。买后就赚，孟教授心情也好，媳妇心情也好，喜上眉梢，走路都轻快了许多。

还没有高兴几天，股市突然大调整，上证指数一天就跌了80个点，华夏大盘精选基金一天跌了5%。后来有涨有跌，但跌多涨少。又过了一个月，股市还在跌，还没有回升。他的基金跌了两毛，损失两万多，短短两个月将近20%的钱没了。

孟教授的心又毛了，媳妇也急了。两口子饭不香，茶不思，相对而视，说：“咱怎么这么倒霉，买股票，股票跌；买基金，基金跌。”媳妇无名火不打一处来，冲着孟教授说：“你这人就是笨，干啥都不成！”

孟教授急了，从不高声的他高声了：“哪一次不是你叫买，你叫卖的！”

买基金和买股票一样，购买时机非常重要，他们时机没选好，选在了高点，被套是必然的。

宋翠莲知道孟教授两口子闹别扭，趁小媳妇来营业厅时对她说：“股



Stocks
Lure

178

市调整是正常的，会涨上来的。这一次你们一定要拿好，绝不能再追涨杀跌了。一定要不涨不卖，不赚不卖。”

宋翠莲不仅为人热情，而且是个有主见的女性。她话说得很坚决，两口子听了她的话没有卖，果然后来股市大盘又上来了，他们的基金也涨上来了。

股市虽然涨涨跌跌，但总的趋势还是涨，是牛市行情。

马晴云基金买得早，涨得很好，收益丰厚。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些天，她脸上总是充满笑容，整天乐呵呵的，衣服也穿得比以前更漂亮、更洋气了。

第二十五章 分道扬镳

寡妇马晴云心里有一把炽热的火，她这些天跟赵天逸一起吃饭，一起在环城公园散步，虽然在僻静没人的地方两人也搂搂抱抱地亲热，但再没敢钻竹林。当激情之火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去了她家或他的房子。

赵天逸家在本市高新开发区的一个高档住宅区，马晴云住的那城中村改造了的房子，和人家一比，简直就是贫民窟。马晴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就被小区幽雅的环境吸引住了，东盯西看，看个不够，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走进赵天逸的花园洋房，她更是兴奋得不得了，赵天逸的屋子装修得别致、典雅，要比她的房子有品味得多，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让人赏心悦目、留恋不舍的房子，在心里兴奋地说：看着，我将是这房子的主人。

赵天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个有要求、有追求的人，家里家具器件都价值不菲。那床，宽大柔软，温暖惬意，马晴云觉得这水床果然不同凡响。两人在床上翻云覆雨，如醉如仙。马晴云心甘情愿地满足着赵天逸的所有要求……

她更加坚定了信念，要把赵天逸牢牢抓在手，要做这花园洋房的主

人，而且要合理合法。她要跟着他享受一辈子，他比她原来抽大烟的老公强百倍。现在，不是有句时髦话，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嘛，没错，她也这么想的。

尽管他们在一起有段日子了，但她还没有向他提出要做终生伴侣的要求，这一层窗户纸还没戳破。

这些天，在大户室炒股票，她的心不知怎么回事，像揣了个小兔，跳个不停，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心却不在股票上，时不时总想回头看赵天逸一眼，越看越觉得赵天逸可爱，越觉得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男人。

她在想不能老这样不明不白，差不多了，该是跟他挑明的时候了。于是她又旧戏重演，给赵天逸写了个纸条，约他下午股市收盘后一起去环城公园。

古城的天气，人们说没有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都非常非常短，一开春就暖洋洋的，很快就是炙热的艳阳天了。环城公园里人们穿着单衫，或坐在树下，或漫步在小道上，到处都是游人。

下午三点，马晴云和赵天逸来到环城公园，并肩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走着。马晴云走了一段路，不知不觉地用手去挽赵天逸的臂。

赵天逸忙闪身：“别这样，叫熟人看见不好。”

马晴云和赵天逸在环城公园走过多次，两人在有人的地方一直都保持着距离，就像正常同事。第一次来环城公园的时候，赵天逸就特别叮咛马晴云：不要像刘艳丽和小白脸那样显眼，叫人说道三道四。那时候是冬天，公园人少，弯弯曲曲的小径上有时没有一个人，她挎过他的臂，相依相伴地走着。如今公园这么多人，赵天逸不敢造次，总是和马晴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多少次马晴云都没有敢违反他的这个规定。今天，她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要像真正的恋人一样堂而皇之地走在路上。赵天逸闪开后，马晴云不死心，说：“怕啥？”又用手去挎他的臂。

赵天逸又躲开了，说：“好好地走路，千万别这样。”

马晴云有些拂兴，火热的心就像淋了雨一样。但她脸上依然洋溢着笑容，说，“你呀，就是太谨慎了。咱们都这样了，还怕啥？”

赵天逸的表情一直很正常，不喜不恼，背着手缓缓地走着，一幅正人君子相。

他们走到了竹林跟前，马晴云碰了下赵天逸说：“这就是咱们第一次幽会的地方。”

赵天逸瞥了一眼，那次被巡园工人捉奸的情景又浮上心头。他皱了下眉，心生不快，继续往前走着。

“咱们进去吧！”马晴云紧贴着他的身子说。

“别，别，走吧！”赵天逸说。那晦气的地方，他不想再去。

“我有话跟你说。”

“走着说着。”

“不行，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马晴云拉着他的衣服就往里走。没办法，拉拉扯扯被路人看见不好，赵天逸勉强地跟着她进去了。

所幸，那块被情男情女蹂躏平了的一片天地今天没有被情侣占用。一到竹林洞天，马晴云就扑到了赵天逸的怀里。

一番亲热之后，渐渐地平静了下来，马晴云嘴巴紧挨着赵天逸的耳朵，甜甜地说：“你娶我吧！咱们结婚！”

自古痴心女子负心汉，真是这样。赵天逸心里打了个颤，他用手轻轻地拨开了她。

对赵天逸这个经常眠花宿柳的男人来说，从来都没有结婚的想法，甚至一丝念头都没有过。他和她好了，是你情我愿的生理需求。他一个大学生，一个还没结婚的男人，一个大款，要结婚，什么样的年轻女人不能找，要找个比自己大五六岁，离过婚、还有个拖油瓶的女人。虽然她的孩子判给了男方，但那将来都是麻烦。

毕竟是有过几夜情的露水夫妻，他不想伤害她，说：“结婚有什么意思？”

他能说会道：“现在，谁还把结婚看得那么认真。没听说过吗，结婚是失误，独身是觉悟，离婚是醒悟，再婚是执迷不悟，不结婚是幸福，结婚是走向坟墓。”

“没想到你还挺爱赶时髦。”马晴云说。她的心还是热的，“结了婚，咱们能天天在一起。”

他摇着头说：“天天在一起，摩擦就出来了，矛盾就产生了，少不了吵嘴打架，那就没劲了。还是不结婚的好，有激情在一起，没激情各过各，潇洒痛快。”

“我保证不惹你生气，一切都顺着你。”马晴云说，她依然心存幻想。

赵天逸还是摇着头说：“结婚没劲，不能结。”

马晴云伸开双手，两个手搭在赵天逸的脖子上，撒娇地摇着说：“我要结婚嘛！我要，我就要！”

赵天逸似乎从未像今天此刻这样认真地审视过马晴云的脸，透过厚厚的脂粉，他看到了掩盖在浓妆下，一张四十多岁、半老徐娘的脸，那清晰可见的皱纹，松弛无光的皮肤，他突然感觉像吃了苍蝇。心下里更坚定了主意：不能和她结婚。他掰开了她的手，理智地说：“还是做情人，做朋友吧！”

做情人？做朋友？马晴云骨子里的小市民意识冲上了头，哼，说得轻巧，不结婚，你那洋房，你那些东西，咋能成我的？

她掉下了脸，说：“你我都这样了，你不结婚？”

赵天逸哈哈笑了，说：“现在这社会，男女睡个觉算个啥？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

“我不是那样的人。”马晴云说，“除了我原来的老公，我和谁都没睡过，就和你。”

“这……”他本来想说“这谁知道”，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还是怕伤了她的心，改口说：“不结婚比结婚好。”

“不行，我就要和你结婚。”马晴云口气很硬。

赵天逸坚定地摇着头，说：“不可能，压根不可能。”

“为啥不可能？”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赵天逸还是摇着头。

“你再说一遍？”马晴云提高了声音，“我告诉你强奸。”

“你爱到哪儿告就到哪儿告。”赵天逸轻蔑地笑了，突然嘴里冒出了一句，“残花败柳业已老，痴心妄想不可能。”

“你说啥？”她知识有限，对赵天逸说的后两句不甚了解，只觉得说的不是好话。

赵天逸心想：连这都听不明白，就这文化水平，还想和我结婚，白日做梦。他不想再理她，抬腿就要走。

“哪里去？”马晴云岂能让他走，一把上去拉住了他的衣服，说：“你得跟我说清楚。”

赵天逸抬起的腿又不得不落下，一脸肃然：“什么说清楚？”

“你结不结婚？”

“不结。”赵天逸斩钉截铁。

“占老娘便宜？”寡妇马晴云心中美好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样彻底地破灭了，顿时怒火中烧。

“你自己愿意的，你怪谁！”赵天逸觉得这个老女人终于原形毕露了。

马晴云觉得自己被这个男人欺负了，不知道怎样解气，她伸手向赵天逸抓去。

赵天逸忙用手臂遮挡，但脸上还是留下了几道印痕，皮已经破了，沁出了鲜红的血。

他怒不可遏，一巴掌打了过去。只听见“啪”地一声，马晴云的半个脸全被打红了。

她倒在了地上，泪水夺眶而出，破口大骂：“你狗日的，流氓，大流氓……”

竹林外早已围了不少游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探头探脑地向竹林里看着。

说时迟，那时快，赵天逸拨开竹林，拔腿就走。

正在哭骂的马晴云，见赵天逸走了，抹了把泪，擦了擦鼻涕，起身就追，还要和他撕打。

女的毕竟跑不过男的，她蹒跚地在后面赶着，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们几天都没到营业厅来。大约过了四五天，赵天逸来了，他惦记着股市里的几十万元，还是钱重要，不能不管。这钱就像驱人的鬼，驱赶着他的灵魂，指挥着他的行动。

他脸上的伤好了，留下了掉痂后白白的印痕，那痕迹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和其他部位融为一体。

又过了几天，马晴云也来了。

她依然收拾得风韵绰绰，看起来还是那么光彩照人。那天，她的脸被打得辣烧辣烧的，回去后就肿了，修养了些时日，渐渐地下去了。她也惦记着股票，惦记着股市里的钱，也被那鬼似的钱驱赶来了。

她走进客户室，狠狠地瞪了赵天逸一眼，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打开电脑，看了起来。

从此，他们形同陌路，再无瓜葛。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二十六章 身外之物

上午，孟教授在营业厅客户室看了会儿股票，今天的大盘低开高走，以低于昨天的收盘价开盘，只几分钟就翻红了，一直还在慢慢地上涨着。而他的股票只有一个飘红，比昨天的收盘价只高出了两分钱，其他的三个股票还是绿的。大盘涨得还可以，自己的股票涨得不好，没什么看头。于是他走出了客户室向环城公园走去，准备散散心，活动活动，驱驱晦气。

他在环城公园的小路上悠然漫步着，一边走，一边在想，为什么自己书看了不少，理论学习了不少，股票却炒不好，好像陷在泥潭里，拔也拔不出来。

他是2001年上证在2200高点时进入股市，开始操作股票的。那时候，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股票将有十年大牛市，他们判断当时的股市大盘处于底部，是入市的最佳时机。他们都是他专业上的老前辈，他们说的话他深信不疑。他坚定了买股票的信心，大胆地进了股市，买了“耀华玻璃”、“深发展”、“深万科”等几个股票。

“耀华玻璃”这个股票，股价在那时候是十几元，到了2004、2005年，最低跌到了一元多，跌了十倍，一百多万就成了十一二万了。如果不

来个几年的特大牛市，一辈子都解不了套。买股票的时机没有选好，你能怪谁呢？怪那些经济学家吗？怪有什么用？不论你的股票涨还是跌，他们照样发表着文章，照样以著名学者的身份发表着对股市的所谓权威评论。你只有自认倒霉。就拿这个股票来说吧，如果在一元一角时买进去，现在也翻了两三倍了，一百万就成了两三百万。可那时谁敢买？那些权威的股评人，又有谁敢出来肯定地说股市要止跌上涨了？没有，一个都没有。什么著名学者，关键的时候都像用封条把嘴封了一样，一言不发。

孟教授也动过在一元一角时补仓，把平均股价拉下来的念头。可他思之再三，不敢实施。“耀华玻璃”经营不善，经过这几年的股市大跌，已经变成了ST股，很有可能会退市，退到三板去，那就成了每股几毛钱了。那不是又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谁敢补仓？谁也想不到，它还会涨上来，现在还在慢慢地涨。买股票的时机没选好，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

股市里有句话：别人恐慌时你贪婪，别人贪婪时你恐慌。也就是说在别人都恐慌地卖股票的时候，你要大胆地买进；在一片叫好声中，大家都争着买股票的时候，你要卖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当上证指数由三四百点上涨到1000点、1500点，大家都在争着买股票的时候，你卖股票，那万一涨到2000点你不是吃大亏了。股票由2245点下跌，跌到1500点大家都还在争着卖股票，这时候你敢买吗？股市还要跌，买了就被套。跌到1000点，一片叫跌声，说还要跌到500点，还要崩盘。你敢买吗？做到如谚语所言谈何容易？

波段理论、K线图的各种指数等等，这些书上讲的理论，背得滚瓜烂熟有什么用，你在高点被死死地套牢了，资金出不来，怎么去运用这些知识？实战中这些书本知识也不是完全能用得上，用得不好，往往适得其反。炒股票难呀！！

就在他一边漫步一边思考的时候，李忠走来了。李忠看了会股票，想休息一下，也来到了环城公园。孟继祖主动地跟李忠打了招呼：“李大哥，你也来了！”

李忠点着头说：“你来得早！”

“股票这会儿涨得咋样？”他还关心着股市。

“大盘还在涨。个股有涨有跌，看着还不错。”李忠说，看到一旁的石凳说，“在这儿坐会吧，回去看还是那回事，现在又不买又不卖，白看。”

他们坐在了石凳上。李忠掏出烟，给了孟教授一根。孟教授掏出打火机要给李忠点烟。李忠说：“我这儿有。”俩人各自点着香烟，吸了起来。

他们聊的还是股票。

李忠问孟教授：“套得深不深？”

“深。”孟教授弹了下烟灰说。

“跌下来时补仓了没有？”

“1000点的时候，有的股补了一点，有的没补。补得不多，没有多少钱。”

“都一样。”李忠说，“一是被套，手头没有多少钱了，二是胆不正，不敢大胆补仓，怕再向下跌。股民们都害的一个病。”

“你说得很对。”孟教授赞成着说。

“现在呀，除了拿一点小钱打个短线，偶尔捞回来一点，其他时间只能等。等有大牛市能把本钱收回就阿弥陀佛了！”李忠说。

说也怪，李忠刚说完阿弥陀佛，老远就响起了声音。一个骑着电动车的六十多岁老汉，车上装着电喇叭，车子一边响着，一边过来了。仔细听去，喇叭里发出的声音正是：“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很快，那六十多岁老汉就骑车到了跟前，慢慢地把车停住了。他中等身材，穿着一身极其普通的蓝衣服，黑红的圆脸上胡子拉碴，他没有下车，一脚在地上立着，一脚还在车上。老头儿从车前挂的小筐里拿出一沓八开大小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字，他从中拿出两张，递给他们说：“老弟，看看这个，比什么都强！”

他们忙接了过去。

那人一边递给他们纸，一边说：“阿弥陀佛，钱财是身外之物。”说着就唱起了《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时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唱罢，他说：“二位先生，钱够用就行。人，一日不过三餐，一宿不过一床，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钱多了就做点善事，哪里受了灾就捐点款，见了穷人就散点财，行善积德……多念阿弥陀佛……”

“原来是个劝善的。”两人都这样想。

“这都是我印的。”他指着筐里的印刷品说，“一张一毛钱，不要钱送给你们，好好看看。”说罢，骑着电动车走了，电池喇叭不停地响着：“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那老汉走了，他们拿着这张纸看了起来。那上面四周印满了“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中间印着《贪心歌》、《警世录》和《醒世歌》，惜纸如金，能印上字的地方都有字。细细地看去，那《贪心歌》道：

终日忙忙只为饥
才思饱来便思衣
衣食两般俱丰足
房中又少美貌妻
取下娇妻并美妾
出入无轿少马骑
骡马成群轿已备
田地不广又不支
买得良田千万亩
又无官职被人欺
六品五品还嫌小
四品三品还嫌低
一品当朝为宰相
又美称王作霸时
心满意足为天子
更生万世无死期
种种妄想无止息
一棺长盖报恨归

李忠看罢说：“贪心不足蛇吞象啊。”

孟教授说：“教人不要贪，说得不错，贪婪是万恶之源。贪的太多有什么用啊，有朝一日东窗事发，被判刑、杀头……就是不事发，老了，眼一闭，什么也没有了。”

“是呀，是呀！”李忠说，“看看《警世录》说的是什么？”两人一边说着，一边看着，那警世录道：

眼不明来点何灯
意不明来诵何经
大斗小称吃何素
不孝父母斋何僧
沙药难医冤业病
横财不富命穷人
利益害人促寿算
积善修福裕子孙
人恶人怕天不怕
人善人欺天不欺
暗中阴劣分明有
远在儿女近在身
出口就谈人过短
自短何曾说与人
生事事生君没怨
害人人害休生嗔
欺人拆近平生福
因果报应不饶人

孟教授说：“这《警世录》说的是不要损人利己，要孝敬父母，积德行善，都是些教人学好的话。”

李忠说：“还讲了一些因果报应。佛曰：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有因必有果，这里面是有辩证法的。炒股票，同样有许多因果之报呢！”

孟教授点头称是，说：“咱们再看看《醒世歌》。”那《醒世歌》道：



Stocks
Lure

190

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
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
休将自己心田昧，莫把他人过失扬。
谨慎应酬无懊恼，耐烦作事好商量。
从来硬弩弦先断，每见钢刀口易伤。
惹祸只因闲口舌，招惹多为狠心肠。
是非不必争人我，彼此何需论短长。
世界由来多缺陷，幻躯焉得免无常？
吃些亏处原无碍，退让三分也无妨。
春日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
荣华终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
老病死生谁替得？酸甜苦辣自承当。
人从巧计夸伶俐，天自从容定主张。
谄曲贪嗔堕地狱，公平正直即天堂。
磨因香重身先死，蚕为丝多命早亡。
一剂养神平胃散，两盅和气二陈汤。
生前枉费心千万，死后空持手一双。
悲欢离合朝朝闹，富贵穷通日日忙。
休得争强来斗胜，百年浑是戏文唱。
顷刻一声锣鼓歇，不知何处是家乡！

两人看了似有所悟，孟教授说：“这《醒世歌》把世事说透了。”

说着吟道，“梵钟清明撼九天，丝竹绕梁庆丰年；生命轮回又一载，感恩惜福要随缘。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和为贵，平为福，咱们都要看淡点！”

李忠说：“是呀，炒股票要放平心态，千万不要为亏了几个钱生气伤神，要珍惜自己的身体。这股票有涨有跌，总的看，经济形势向好，快速增长，股市不会坏到哪里去，散户亏了就权当给国家做贡献了。”说着，自作诗一首，朗声吟出：“放开心怀看股票，盈亏自有天知道；经济向好前途亮，不信牛市来不了！走，看股票去！”

“走！”孟教授说，两手合十，唱道：“阿弥陀佛！”

第二十七章 乱点鸳鸯谱

李忠似乎说对了。牛市来了。

股市像打了生长素一样，以从来没有过的势头狂涨着。

股民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炒股的热情空前高涨，大家这些天都说着一句话，牛市来了，中国的股市将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上涨，不赶快买，就没有这个价了，买不进去了。

孟教授不紧不慢地说：“解套一批老股民，套住一批新股民。”

看来，他的话说对了。这天，小白脸喜滋滋地从椅子上站起，自说自话：“解套了！解套了！”

就在这时候，刘艳丽走了进来，问：“赚了没？”

“赚了一点。”

“请客，今天中午请客。”

“请。”小白脸提高了声音，得意得很。

屋子里没人支应他们，都在专心看着自己的股票。宣布了好消息没人理睬，他们俩有点扫兴。小白脸看了刘艳丽一眼，两人默契地走了出去。

随着大盘的上涨，每个人的股票都在涨，市值都在增加。李忠的股票

市值增加了十几万，但离解套还差得远。他不由得看了下右边的宋翠莲问：“咋样？也解套了？”

“早呢！还差几十万。”

他又扭头问孟教授：“孟老师咋样？”

“回来了一点，但还差得远哩。”孟教授说。

就在大家都认为股票还要大涨的时候，证监会公布了恢复新股上市的消息。接着，就有几只新股开始上市了，有时候一天就有两三支新股发行。

这无疑是给热锅一样的股市浇了瓢冷水，锅迅速地凉了下来。大盘开始大跳水，十几分钟上证一下子回落了四十几点，深证回落了一百多点。世上万事万物同一理，上难下易。股市也不例外，接着几天的回落，几乎把这些天上涨的全部又跌回去了。

大家都傻眼了。上涨的市值大部分又还给了股市，刚刚解套的又都套进去了。老股民逃出的微乎其微，新股民套得更深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股民来说，能赚钱的是凤毛麟角，应了宋翠莲的话，股市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

小白脸自然也套住了。在这个客户室没有一个人逃出的。大家都面面相觑：“怎么回事嘛！又大跌了？”

不管你怎么说，股市该跌还是照样跌。跌了一阵子，当股民们都脸上挂霜，愁眉苦脸时，当来营业厅的人越来越少时，股市又止跌启稳，悄悄地开始上涨了。

最近隔壁大户室一个三十几岁的小伙子常来找赵天逸，赵天逸叫他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刚入市不久，买卖股票都会来和赵天逸商量。这个研究生常从很独特的视角，比如政策面来分析股市的趋势变化，他的分析让李忠刮目相看。

研究生，人才难得，李忠很是狐疑地想：他处在人生的最佳阶段，正是干事的时候，年纪轻轻的不搞专业，他不好好工作，怎么整天来营业厅炒股票？

这天，研究生来了后一时没走，李忠把压抑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问：“研究生，您原来在哪儿工作？”

“在进出口公司。”

“咋不干了？”

“改制了，下海了。我们几个人自己办了个进出口公司。”

“我看您好像经常在这儿炒股票哩，不去公司？”

研究生微微地笑了：“公司有人管着，偶尔也去看看，不负责什么具体事，年终分红就行了，不炒股票干啥？”

李忠不言语了，心里却很惋惜：不搞专业炒股票，太可惜了！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国家培养一个研究生容易吗？

研究生说话了，他仿佛看透了李忠的心思，说：“我知道您想什么，浪费的人何止我一个？偌大的世界，偌大的中国，少我一个不少，多我一个不多。”

面对着这似乎有些哲理的话，李忠无言以对，心想：都这种思维模式，那浪费的人才不就更多了。转念又一想，有多少庸才被重用，又有多少英雄无用武之地，谁也说不清。

就在李忠正感慨人才浪费的时候，宋翠莲推门进来了，一看到李忠就手指着说：“你呀你，领导当傻了！股市收盘后我找你有事，晚点走。”

李忠点着头，他明白她要说什么。

两个小时的股市很快就结束了。客户室的人都陆续走了，就剩下李忠和宋翠莲了。宋翠莲关了电脑问李忠：“你咋搞的，人家娃没嫌你年龄大，你倒嫌？”

“差距太大了，她和我女儿一样大。我认她当干女儿啦。”

“唉！没有见过你这样傻的人。”宋翠莲叹着气说，“话说回来了，难得遇上你这样的好人。也好，当女儿也好，有个知热知冷的女儿更好。”

李忠只是在笑着。

宋翠莲又说话了：“给你重找一个。你看咱客户室的马晴云咋样？她和你年龄差个十多岁，人也不难看，收拾得利利索索，挺招人。”

话说得太突然，李忠连连摆手，说：“这，这，不合适，不合适。”

“把你的干女儿给咱天逸老弟介绍介绍？他们年龄相仿。”

李忠笑了，说：“你真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宋翠莲也笑了，说：“这鸳鸯谱有时就得乱点，乔太守不就点对了嘛！”

也不知宋翠莲是不是跟马晴云说过，这几天，马晴云开始注意起李忠

来，时不时地扭头看看李忠，报以微笑，把李忠看得怪怪的，不知如何回应。

一天，上午收盘后，李忠在研究自己的股票，走得晚。他正在看股票，没注意马晴云还没走。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意走得晚，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时，马晴云说话了：“李大哥，你一个人中午回去，咋吃饭呢？”

李忠顺话答话：“混呗，在街上吃一点就行了嘛！”

“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不敢，不敢。我中午还有事。”李忠推辞着。

“我有事跟你说。”

“就在这儿说吧！”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啊！李忠在心里叫：坏了，坏了，肯定是宋翠莲跟马晴云说了。这马晴云不是要毛遂自荐吧？忙说：“我最近心烦，不想找。”

“你一个人，没有个女人管吃管穿怎么行？”马晴云进一步说。

李忠忙说：“习惯了，还可以。”

“我给你介绍的人不错，一定对你好。”

“谁？”李忠还在怀疑她是自我介绍，脱口而出。

“我表妹。”

啊！她表妹，比她还年轻，要小他近二十岁。李忠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太年轻。”

“都这年龄了，少年夫妻老年伴，不就是找个伴嘛！还什么年轻年老的。”

“不行，不行。我还有事，我要走了。”李忠说着起身就往外走。

“人家不嫌你老就行了，你还想那么多干嘛！”马晴云冲着往外走的李忠说：“星期天我给你领到家里去。”

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忠有个晚上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晚上看书时间长，早上就起得晚。星期六晚上多看了会儿书，第二天就起晚了。他刚起床，洗了脸，还没有刷牙，就听见门铃响。他想：谁呀，这么早就来了？

他急忙从卫生间出来去开了门，一看，哦！是马晴云。马晴云穿着鲜艳的红外衣，满面春风地站在门外，着实把李忠吓了一跳。他已经把马晴

云那天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忽然想起她说要给他介绍她表妹，要领着她表妹到家里来，不由得伸出头向她身后看去：她的身后空荡荡，哪里有什么表妹？

李忠想：这马晴云从来没见过，怎么就找到了他的家呢？

李忠也是情急糊涂，她怎么找不到他的家呢？谁都知道他公司的家属院离营业厅不远。他这么个大领导，到门房一问不就知道住哪儿了嘛！

站在门外的马晴云见他愣神，大大方方地说：“怎么，大领导，不欢迎？”

李忠只好说：“请进，请进。”

马晴云进了屋，屁股还没坐下就煞有介事地说：“我表妹今天病了，来不成，我来跟你说一声。”

“哎呀，这，这，还叫你空跑一趟！那你就不要来了嘛！”李忠一边说着一边让水果，倒茶。

“现在不是整天讲诚信嘛！人说话得讲信用呀！我得来跟你说一声。”马晴云说着，看着李忠手忙脚乱的样子，说：“这些活儿哪是一个大男人干的。你坐吧，我自己来。”说着就去给自己倒水，好像到了自己家里。

她给自己倒了水，也给李忠倒了水，端着放在茶几上对李忠说：“您坐，我侍候您。”接着又去削水果，忙活了一阵子，她才坐在了沙发上。

马晴云坐静之后，环视了一下屋子，说：“你这房子可真大，可一个人太寂寞了。我表妹很会做饭，菜炒得不错，保证把你侍候得很好。你一个人，吃饭是个大问题，饥一顿饱一顿，那咋行？今天中午我给你做饭，叫你好好地吃一顿。我也没多少事，以后就常来给你做饭。你就当雇了个不要钱的保姆……”

一席话把李忠说得直吐舌头，心里发怵：当保姆？哪敢？他着实觉得这个女人招惹不得。

李忠忙推托着说：“你是坐在大户室的富婆，哪敢让富婆当保姆。”

“我也是一个人嘛，做一个人的饭也是做，做两个人的饭也是做，两个人的饭还比一个人的好做些。”马晴云说，“今天中午我先给你显一下身手，做一顿你看看，保证叫你吃了还想吃。”

听她的口气，今天上午是不走了。李忠心想：坏了，这可咋办？忽然，他计上心来，把腿一拍，说：“哎呀，我咋把个事忘了，今天上午儿

个老同事要在一起聚会呢！”

谁也不是傻子，马晴云知道他在推托，下逐客令，就说：“今天我就是来跟你说声我表妹有病。你有事，你忙你的，我就不多坐了，以后有时间我再来。”

“不急，不急。”李忠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客气地说，“再坐一会。”

又坐了会，马晴云告辞了。

李忠送出门，说着“走好，走好。”他手摸着头上的冷汗，心说，她可别再来了，不是一路人啊！

此后，李忠在大户室炒股，总是在股市还没收盘时就离开了，比别人都走得早，他是有意要避着马晴云。星期六、星期天他也再不睡懒觉了，现在兴“驴友”，他一大早起床就带着吃的，跟着这些“驴友”去爬山了，晚上回来得很晚。

马晴云再也没有去过他家，去了也找不见。

她“表妹”的“病”，也一直没好。

第二十八章 避暑山庄

证券市场新股发行的速度加快了，一天多似一天，而且超大盘股也要上市了。

“中国银行”上市了，总股本 2538 亿多，在国内发行的 A 股就有 1713 亿多。“大秦铁路”也很快就要上市了，总股本 129 亿多，在国内发行的 A 股就近百亿。这两个股票是股市的航空母舰，对股市影响很大。据说“工商银行”也要上市。

“中国银行”发行的那天，虽然大盘向上涨了十几个点，但绝大多数股票却在大幅下跌。“大秦铁路”的上市则更加加剧了个股的下跌。上证从 1757 多点很快又下跌到 1547 点。

人人都提着心，这次大盘只跌了二百多点，但个股下跌幅度很大。

宋翠莲打开电脑，看着总市值一脸的不高兴，说：“我跌了九万多。”

孟教授嘟囔：“我也跌了八万多。”

李忠打开电脑看了看，也是跌了八九万。

快嘴杨亚南的机关枪又开了：“新股发行得这么快干什么？一周发行五支、八支股票，还发行不少超大盘股，想干啥嘛？还要不要股市的大好

形势？股市这德性怎么迎接 2008 年的奥运会……”

“好像嫌股市涨得快似的。”白玉琴说。

“不能这么整嘛，一周发行一两支股票就行了，慢慢来嘛！”赵天逸也跌掉了七八万市值。

宋翠莲问孟教授：“前几天，你不是说什么巴菲特说，中国的股市长期看好，现在是入市的最佳时机，这股票咋跌成这样子？”

“他是从战略的高度看的，从长远的角度讲的。”孟教授说。

前几天，孟教授是说过，中央电视台财经节目介绍，巴菲特预言中国股市长期看好。当时大家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似乎大把的票子将要滚滚而来。自己的股票不仅能解套，而且还有丰厚的盈余，每个人都喜不自禁。

如今，股市下跌，大家的损失很大，大家开始怀疑巴菲特的话，宋翠莲问：“这巴菲特说话咋样？有准没准？”

孟教授说：“股神巴菲特名气大得很，是 2006 年世界排名第二的大富豪，他 5 岁就想着要赚钱，11 岁就买股票，和索罗斯都是世界级的大炒家。他 2000 年断言中国股市要大跌，就说得很准。那时候，国内的大经济学家都说还要涨。”

杨亚南插话：“索罗斯？就是那个把东南亚经济搞乱了的家伙？他在香港就被打败了，香港有我们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不管是索罗斯还是巴菲特，对中国的事，他们都不准，那些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都用不上……”

杨亚南的话似乎很有道理。宋翠莲赞同地说：“任何再大的庄家、哪怕是世界级的大炒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更不甚了解中国经济的形势，我看他的预测不一定准吧。”

孟教授看巴菲特的书很多，对巴菲特深信不疑，说：“巴菲特，那是世界公认的。他有一句名言，每一个炒股票的人，都要牢牢地记着，很受用。”

杨亚南急着问：“什么名言，你快说。”

孟教授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喜欢目前自己所从事的一切，并对它始终深信不疑。作为一个彻底的实用现实主义者，我只对现实感兴趣，从不抱任何幻想，尤其对自己。”

“这老头神神叨叨的，说这话啥意思嘛！”白玉琴不解地问。

孟教授微微地笑了。

李忠说：“啥意思？丢掉幻想，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炒股票。”

在大家议论的时候，小白脸和邢胖子一直一言不发。

小白脸还和过去一样，在瘦高个子没离开这个客户室以前，他只和瘦高个子一唱一和地谈点股票。瘦高个子走后，只有刘艳丽来了，他们在一起旁若无人的打情骂俏，他和其他人从不谈股票，也不说笑。

邢益民病好了后，不天天来营业厅，但来的时候一定是和小媳妇一起来。这天，他们也来了。股市的下跌对有着高血压的邢胖子来说，不是啥好事。突然的刺激会使他血压骤升，就可能会重蹈前次的覆辙。

宋翠莲正在和大家议论着，没有听到邢胖子的声音，心想：不好，邢老弟会不会出什么事。她忙回头向背对着他们的那排望去，看邢胖子和小媳妇还在那里看股票，就作了个小动作，指头轻轻地勾了勾，示意小媳妇过来。

小媳妇走了过来，宋翠莲小声对她说：“把邢老弟扶回去休息吧。”

小媳妇是个聪明人。她明白宋翠莲的意思，点了点头，回到邢胖子跟前说：“股市就这样了，咱回去吧！”

邢胖子没有动屁股，两个眼死死地盯着屏幕，说：“股市还没收盘，回去干啥？”

宋翠莲扭头提高了声音说：“邢老弟，股市下跌是暂时的，还要上涨。回去休息吧，今天看也是白看，浪费时间。”

李忠也说：“回去吧，休息去。中国的股市前景绝对好，这只是暂时的回调。”

“回去吧！”“回去吧！”大家都在劝着。

邢胖子这才慢慢地站了起来，说：“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我没事。谢谢，谢谢大家。”

小媳妇搀扶着邢胖子走出了客户室。

宋翠莲说：“不能大意，小心点好。把邢老弟再跌上一跤就瞎了！”

“小心点好”，“小心点好”，大家都赞同她的意见。

宋翠莲偏过头对李忠说：“前年，股市狂跌的时候，一楼大厅一个老头，看着自己的股票大跌，两手一拍，大喊一声‘完了’掉下椅子就再没

起来。”

李忠瞪着眼听着，说：“还有这事？”

“股市啥事没有？跳楼的、自杀的，都有。”

杨亚南的机关枪又响了：“股票，立场不坚定，意志不坚强的人不要碰。炒股票的人，女的都得是江姐，男的都得是许云峰。叛徒普志高肯定不行，股市大跌的时候会吓得尿一裤子……”

刘艳丽走了进来，只听了后面的半句话，问：“谁尿了一裤子？”

“你。”杨亚南看不惯刘艳丽，有意这样说。

大家哈哈笑了。

刘艳丽脸红了，说了声“讨厌”，就转头嗔声对小白脸说：“我的股票也套住了，咋弄呀！”

“拿着，会涨上来的。”

她又趴在他肩上说：“我有些烦，下了班……”

小白脸用臂肘向后碰了她一下。她明白他的用意，生生地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

下午收盘后，小白脸没有走，在客户室等着刘艳丽。

每天，股市收盘后，营业厅都要开个会，总经理要了解今天的情况，客户经理要汇报，相关负责人还要布置明天的工作。等这一切都完了，已经是下午五点了。刘艳丽匆匆地走了出来，坐着小白脸的车走了。

车一开动，小白脸就问刘艳丽：“去唱歌、跳舞，还是蹦迪？”

“去蓝湖避暑山庄，先吃饭，吃完饭跳舞。”

蓝湖避暑山庄在本市西郊的一个人工湖旁，古香古色的院子，掩映在层层古树之中，很是幽雅僻静，空气又很好，是个约会的好去处。

他们的车穿过繁华似锦的闹市，轻快地开进避暑山庄。他们把车一直开到餐厅门前，下了车，小白脸的手搭在刘艳丽的肩上，相拥着走了进去，要了一个小包间。

这里的服务是一流的。他们刚坐下，服务生就进来了，他一个手背在身后，一个手拿着菜谱，弯着腰递了上来，很有礼貌地说：“二位，你们吃点什么？”

小白脸拿过菜谱，递给刘艳丽说：“你点。”

刘艳丽也不客气，翻开菜谱就点了起来。她要了自己爱吃的美国深水

鱼、红焖大虾、铁板牛肉，还要了三个凉菜，把菜谱啪地一合，说：“六个菜，六六大顺，一扫股市的晦气，就这样了。”

“喝点酒吧！”小白脸说，“一醉解千愁。咱也来个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

“别，要个二两的小瓶。咱还是哥俩好，能喝多少喝多少。”这刘艳丽也是个常上酒桌的人，对喝酒并不怕。

“好，来个二两小糊涂仙。”小白脸给服务生打了个响指。

很快，酒菜上齐了。他们碰着杯，喝着吃着聊着；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吃喝完。当然是小白脸结账。他毫不在乎地从口袋掏出张信用卡，甩给服务生说：“结账。”

结完账，他们又去跳舞。这避暑山庄，只有一个几十平方米、不大的一个所谓大厅，来这里的人多是有些档次的，更多要的是包间，所以这里设了几十个包间。

他们要了个包间。服务生打开电视，试好音响，端上水果、瓜子、茶，问了声：“先生还要什么，要不要酒？”

小白脸看着刘艳丽，请示似地问：“再要点啥？”

刘艳丽已拿起了话筒，急着要唱歌，说：“不要了。”

服务生退了出去。

他们轮番地唱了几首歌，歌声驱散了烦恼。刘艳丽唱得得意，跟着歌曲扭动起身子。

小白脸早已按捺不住了，提议两个人跳舞。

刘艳丽伸出双臂，搂住了小白脸的脖子，小白脸顺手抱住了她的腰。两个人脸贴着脸，胸对着胸，搂得紧紧地在晃着慢三。

慢慢地，小白脸的手开始不老实了，顺着刘艳丽的内衣滑了进去……刘艳丽趴在他的肩上，乖顺地由他作为。

她渐渐地感觉到他的身体有了变化。她嘻笑着，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轻声说：“你真坏。”

他得意地笑了：“我哪儿坏啊？”手从她的屁股摸到了前面。

她咯咯地笑了，就像正在寻情的母鸡。

他在她的耳边说：“不回去了，开个房间。”

正在这时，她的手机响了。

他问：“谁打来的？”

她用手捂住了他的口，打开手机盖看着，用几乎是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老公的。”

她对着手机说：“亲爱的，你回家了？我在和几个同事吃饭……我知道，一会儿就回来……”

放下手机，刘艳丽挤着媚眼，对小白脸说：“再玩一会，回。”

又玩了一会儿，小白脸结了账，他们离开了避暑山庄。

夜，黑洞洞的夜，见证了这一切……

第二十九章 赵天逸的决心

宋翠莲说话算数。要把打字员介绍给赵天逸。

这一天上午十点，宋翠莲和打字员一起来到了营业厅。她们进门后，宋翠莲让打字员坐在她的位置上。

打字员坐下后向李忠点了下头，轻轻喊了声：“爸。”李忠满脸笑容地说：“你来了。”

自从李忠认了打字员做女儿，打字员过几天就要去李忠家一次，给他洗洗衣服，做点好吃的，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李忠很是满意，觉得有了这个女儿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温暖。

李忠十分疼爱这个女儿。一个星期天，他拉着宋翠莲，硬是要上街给女儿买几身衣服，还特意买了一条上好的金项链。要把这些东西送给干女儿，打字员死活不要，说她服侍老人是应该的，是做女儿的本分。还是宋翠莲说了话，她粗声气长地说“拿着。这是李经理的一片心，拿着。”打字员才高高兴兴地收下了东西。李忠还把他收了个干女儿的事写信告诉了自己的儿女，远在他乡的儿女知道父亲有人照顾了，都高兴得不得了。

宋翠莲一边让打字员坐在她的位置一边对赵天逸说：“有人找你。”



赵天逸有些纳闷，但还是随着宋翠莲出了客户室的门。

到了二楼的休息厅，宋翠莲对赵天逸说：“我找你，你坐下。”

赵天逸和宋翠莲都坐在了长沙发上，宋翠莲问赵天逸：“找上对象了没有？”

“没有。”赵天逸说。脸不由得红了，他想起了和马晴云的露水之情。

“姐给你介绍个对象。”

“谢谢。”

“你看跟我一起来的那姑娘咋样？”

打字员已来过多次，赵天逸早就注意了，只是和她没有说过话。她中等的偏上身材，不胖不瘦，椭圆形脸盘，虽然脸上有几个雀斑，但眉眼不差，很耐看。她整齐干净，气质文静含蓄。

赵天逸说：“那姑娘感觉蛮稳重的，很朴素，看着挺顺眼。”

“那是个好姑娘。”宋翠莲说，“你要有意思的话我就给你介绍了。”

“那就谢谢了，宋大姐。”

其实，宋翠莲已经跟打字员说过了。打字员说：“处处看。”

“下午，股市收盘后，你们一起去环城公园转转，先接触一下，看谈得来不。”宋翠莲说，“你先走，在公园门口等她，我就不去了。你把人家招呼好。”

“一定，一定。”赵天逸挺高兴。

下午收盘后，赵天逸看了一眼宋翠莲和打字员，宋翠莲点了下头，他就先出去了。来到环城公园门口，他买了两瓶矿泉水，在那里等。大约五六分钟后，打字员来了。

他主动地上前招呼：“来啦！”

“嗯！”打字员应着。

“咱们到里面转转。”

“好。”

他们并排向公园走去，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

他把一瓶矿泉水递给了她，殷勤地说：“渴了就喝点水。”

她接过了矿泉水，说“不渴”，拿在手上继续和他走着。

他想用手去揽她的腰，但看着她那端庄稳重的样子，心里说，可不能那样随便了。他这个不知道接触过多少女人的男人，居然会觉得有些怯。

他不敢造次，规规矩矩地走着，没话找话地问：“股票炒得怎么样？”

“不咋样，还套着呢。”她说。

“你都买了什么股票？”

“‘工大’和‘耀华’。”

“哎呀，这两个股票可不怎么好呀！”说起股票，他们有了共同语言。

“就是，都套得很深。‘工大’在十块钱买的，现在才三块多。‘耀华’在八块买的，现在才两块多，太惨啦！”

“你投入了多少钱？”

“三万多元。”

赵天逸脸上有一丝诡笑：三万，散户，小小的散户，就是那些挤满大厅看股票的人。他本想说就这么一点钱还值得那么伤心，赔了就算了，但一想第一次见面，不能伤了人家的自尊，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改口说：“牛市刚刚来，以后股市还要大涨，现在可以补一点，摊薄成本……”

打字员仿佛看出了他的心思，说：“我们这些小散户，炒股票的钱都是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哪里还有钱补仓。”

“哦，那是，那是。”赵天逸忙附和着说，“也可以跳仓换股，我考虑一下，给你选个强势股。”

“可我总觉得，‘工大’有哈工大的技术支撑，‘耀华’虽大幅亏损，但是是玻璃行业的龙头，又有国防作用。这两个股票随时都有可能发力大涨。不能看别人的股票涨得好，就盲目地买进。别人的股票涨高了你买就可能被套。股票轮涨，等你的股票涨的时候你又已经把它卖了。这样，非赔不可，我还是拿着吧，总有一天会涨的。”

在炒股票上，赵天逸很少瞧得起谁，说到股票他压根不把她看在眼里。但听了她的这席话，赵天逸心说：“噢！还真的没看出来，她还对自己的股票有些研究，说的还有些道理。”他对这两个股票没有深入研究，也不敢说人家说得不对，但她说的不能追涨是很有道理的。他轻轻地点着头，觉得眼前这个姑娘很有自己的主意。

他们一路说着，又到了那片竹林旁，赵天逸想起那天和马晴云在这里闹翻了，他落荒而逃的狼狈相，不由得脸一直红到脖子根。他加快了步伐，对她说：“咱们快点走，到前面找个地方坐坐。”

她没有注意他的表情，随着他的步子也走快了。他们走到了一个长条

石凳跟前，赵天逸说：“在这里坐坐吧！”

她点了点头，掏出两张纸给了赵天逸一张，意思是让他垫在屁股底下，不要弄脏了裤子。赵天逸感到了一丝暖意，觉得这个姑娘心细得很。

她稳稳地坐下了，和赵天逸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赵天逸这次可不敢动手动脚，他知道眼前的姑娘是个正派女人，完全不同於他以往接触的那些女人。

他们谈的最多的还是股票，也问了对方的一些情况。

她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找到对象？

他说谎。说他在大学光学习没交朋友，毕业后又忙着做生意，没顾不上，一直耽误到现在。

她只是听着，不置可否。

他又问她。

她说她是孤儿，性格内向，不善交际。

他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

红日西沉，他看了看表，六点多，该吃晚饭了。第一次见面，作为男人总要有所表示，他主动地邀请她一起去吃饭，说：“前面有个吃饺子的地方很不错，我请你吧。”

她婉言谢绝了，说：“以后吧，有机会。我给你留个手机号。”说着，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赵天逸。赵天逸赶忙存在自己的手机，之后也交换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两人在环城公园坐了两个多小时，时间已经不早了。打字员起身要告辞了，她向赵天逸伸出了手，说：“我该回去了！回头再见吧。”

他忙伸出手，轻轻地握着她那软绵绵的手。那感觉和握任何女人的手都不一样。他握过不知多少女人的手，感觉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温馨。

她向他招手走了。

他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傻傻地看着，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好女人，很好的女人。”

赵天逸在街上随便吃了点饭，回到家，他先打开电视，看不下去；拿了本小说，也看不下去。他坐立不安，满脑子还是和打字员在环城公园的点点滴滴，他不由得心绪飘悠……

他想到了他在大学的女朋友，那个火辣辣的四川妹子，活泼开朗。那

是他第一个恋人，永远难忘的恋人，但有情人不成眷属，成了终生之憾。今天，他说了谎，这件事没有告诉那个姑娘，瞒着她。女人，最忌讳的是男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瞒着好，瞒着好！

我又想起了和马晴云的几夜风流，他没敢告诉她。这个当然不能说，也不敢说。

那些眠花宿柳的风流事，他更难以启齿，更不能告诉。

他把他说得冰清玉洁，好像还是个处男。她相信吗？她不一定知道他经常眠花宿柳，但要说他没谈过恋爱，她肯定不信。她还在考验着他，看他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她给了他手机号，就是给了他希望，关键的关键在自己，就看自己的表现了！

这些年，他风花雪月，看见的都是些虚情假意、放荡不羁的女人，突然和这样大方稳重的淑女接触，他感觉像是遇到了一块吸引力强大的磁铁。他喜欢她的正派，喜欢她的矜持自重，觉得跟她在一起，他再也没有那些让自己不耻的荒唐念头。他已经是三十七岁的人了，该有个家了。该找个能终生厮守，白头到老的女人了。他想，这样的女人，就是我要娶回家好好珍惜的女人。

通过这些天来对打字员的观察，再加上这次的接触，赵天逸对打字员充满了好感，打定主意要好好对待她。他下决心，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荒唐放肆，他遇到了可以娶回家的女人，要好好把握住她……

第三十章 股市的春天

股市又开始回升了！

上一波股市上涨的时候，本客户室有几个人都解套了，而且还多少赚了几万元。挣的这点钱，用宋翠莲的话说，就相当于把钱放到银行这些年的利息。可前几日的下跌又把大家套住了。除了后悔没有及时卖出以外，大家共同总结出一个经验：“炒股要见好就收，不能太贪婪。”

这一波股票的上涨大家都很小心，连电视上的股评们都认为：不会涨得太高，上证到 1600 ~ 1630 点就是个关口，有可能在这个点位就要回调，还要下跌。

1600 点到了。舆论普遍认为：在这个点位，要注意风险，赚了钱的要早出局。孟教授、宋翠莲、杨亚南都各有一支或两支股票赚了钱，都卖了。

股市并没有像各媒体预测的那样，在 1600 到 1630 点回调，而是在这个地方盘整了几天又开始上涨了，几乎所有的股评人都看错了。

经过一段时间小幅度的反复，上证快涨到 1700 点了，不少股评人断言，这个点位一定回调，让股民注意风险，能出就出。

似乎这个论点是正确的。绝大多数股票快到这个点位就不涨了，有回调的趋势。也有人说：大盘如能冲过 1700 ~ 1750 的前期高点，股市今年有可能会涨到 1800 点、2000 点。

电视上的股评人们又忙起来了，又积极地给股民们推荐着新的黑马。

正如孟教授所说，虽然都骂股评们是黑嘴，但几乎人人晚上都要看电视上股票类的节目，还会上网看对某某股票的评论。

这天，宋翠莲一进门就对李忠说：“那个计经理让你买的煤电联动的股票，四个台都在推荐，说底部已经形成，要涨了，将有井喷式的大行情……”

听了宋翠莲的话，李忠心里高兴，一扫心中阴霾，似乎自己抱了个金娃娃，说：“要真的是这样，我请大家吃饭。”

“看把李大哥高兴的。咱就等着看他的‘井喷’吧！”杨亚南放了一炮。

几天过去了，这个股票并没有动，还向下跌了几分钱。

杨亚南调侃地问：“哎，李大哥，咋不见你的‘井喷’呢？”

李忠无话可说，一笑了之。

宋翠莲说：“还没到时候呢！”

“几天都不见动静。这个股盘子太大，怕是冒气了，喷不了啦。”杨亚南说。

又过了几天，这个股票还是没有大涨。井喷，成了大家说笑的引子。客户室里，比较沉闷的时候，有人就会突然喊：“快看，某某股要井喷了。”要不会问，“李大哥，你那股啥时候井喷呢？”大家就会哈哈地笑一会儿，轻松一下。

所谓井喷，一直没有实现。大家知道，李忠又被电视上的那帮股评人忽悠了。他的那个股票估计是没什么行情了。

孟教授说，“股评的话大都是引你上当哩！国家应该好好治治这些不法分子、黑嘴，减少股市里人为的陷阱。”

“陷阱，股市里里外外多少陷阱呀，”宋翠莲突然说：“你们知道这里原来那个保安小史去哪里了？他跑了。他拿着生产队的钱炒股票，赔了！山里的生产队，那钱来的不容易，七八个人来找他，和他要钱。他吓跑了。”

大家都瞪起了眼：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会干这事？谁也不敢相信。

“真的。他是我的客户经理。我找了他多次，找不见，后来问了计经理才知道他跑了。”宋翠莲说。

白玉琴诧异地问：“不对吧，我听说他股票炒得还可以，还赚了些钱？”

杨亚南的机关枪又响了：“赚了钱不想分给人家，心黑了。这娃平时看着还不错嘛！怎么这样？都说城里人狡猾奸诈，如今山里人也不老实了……”

山里人的质朴也没有了，咋回事？李忠脑子里浮现出了小史那憨厚认真的样子，他现在做出这样的事，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李忠想：时代发展太快了，人是会变的，山里人思想开化了。进了大城市的小史，虽然有着山里人老实厚道的外表，但在这尔虞我诈、人人都为了钱挖空心思、施展十八般武艺的股票市场耳濡目染，难免见钱眼开……他变了，不再是没见过世面的祥林嫂的山里丈夫贺老六了，也知道骗人了，是什么歌唱的，好像是崔健唱的吧：

过去我不知什么是宽阔胸怀
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
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
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
噢……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不分清好坏
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
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
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
二十多年来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
难怪姑娘们总是说我不实实在在
我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
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真叫快
噢……

放眼看那座座高楼如同那稻麦
看眼前是人的海洋和交通的堵塞

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还是看不过来

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越看越奇怪

过去我不知什么是宽阔胸怀

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

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

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

噢……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

股市大盘上证到 1700 点并没有下跌，仍然向上涨着。绝大多数的股评人又都说错了。虽然大多数股票在这个点位都横盘震荡，但大盘股，如“中石化”、“万科 A”、“招商银行”等都在上涨，连“中国银行”这样的超大盘股也涨了一毛多。股民们对前景谨慎地看好。

孟教授的话似乎有一定的预见性，这天早上，宋翠莲一进门就说：“网上公布了证监会和国家广电总局联合下发的通知，对‘黑嘴’现象作了规范，对有些股票类节目的内容做了限制。”

证券营业厅给每个客户室都订了一份证券报。正说着，工作人员送来了当天的《中国证券报》。宋翠莲说：“今天的证券报上肯定有这个消息。”

坐在离门口近一点的赵天逸拿过报纸，说：“我看，我给大家念。”

在《中国证券报》头版显要位置，醒目地刊载着这个消息，大标题是：《中国证监会、国家广电总局联手规范》。

赵天逸念了起来：“本报记者 XXX 北京报道，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证券节目应该提高资讯质量，不得宣传过往荐股业绩、产品、咨询机构和人员的能力，不得传播虚假、片面和误导性信息；不得在证券节目中播出招揽客户的内容；未按规定履行报备程序并取得当地证监局同意，咨询机构不得在证券节目中播出电话、传真、短信等联系方式……”

大家都在听着。李忠一边听一边想，证监会加大了对股票市场的管理和宏观调控，加强了对相关机构的管理，这决定太好了，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股市将要走上一个健康发展的道路了。

股市的春天来了！

这话似乎说对了。大盘股几乎天天在上涨，拉动着沪、深两市的指数上涨，从表象上看，股市在以从来没有过的势头上涨，但大盘股是少数，只占上市的股票总数的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大盘股越是上涨，别的百分之八十的股票庄家越是害怕，总担心大盘指数涨得过猛随时都有回调的可能，到时多数股票还在下跌。股市出现了沪深两市大盘指数上涨，但所有股票中上涨的只占20%不到的怪现象。

股市把大家弄糊涂了！有侥幸买了大盘股的赚钱了，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赚钱，相反，自己的中小盘股票的市值还在下跌。客户室里又出现了一片嗟叹声。

这天，大家正在议论着股市的怪现象，李忠的手机响了，是条信息，只写了三个字：老地方。

他心领神会地笑了笑。股市收盘后，他匆匆关了电脑，向环城公园走去。

一个衣着得体的中年女人，在环城公园的大门口翘首张望着。她见李忠来了，紧走几步，坦然地上前挽着他的臂，两人一起走进了公园大门。

他们在环城公园曲径通幽的小道上并肩走着。那女人挽着他的手，两人有说有笑。有人远远看到他们的身影，没有十分看清，但可以肯定地说，那女的不是寡妇马晴云。

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聊着，谈的最多的还是股票。

女的拧着眉说：“股市咋啦？大盘股在拼命地上涨，把大盘指数拉上去了，但大多数股票不涨却还在跌。上证已经到了1800多点了，我的股票现在的总市值反而跌下来了，还没有上证在1650点时多，大盘指数涨个股不涨，股票真不好玩，不好炒啊。”

李忠说：“我的股票也一样，总市值也下来了。不过，这现象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了，权威人士说话了，说股民不赚钱就不叫牛市。我看，这种现象很快就会转变的。”

接着李忠又说，“这炒股票呀，太费人、费时间了。虽说大家都看好中国的股市前景，都认为股票不会像前些年那样大幅下跌，肯定要涨，股市的春天来了。但不是天天都阳光明媚，莺歌燕舞。股票上涨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我原以为我是搞经济的，炒股票会很快摸出规律，会得心应手。但以我进入股市一年多的体会看，股市是个难以驾驭的烈马，要从此

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谈何容易！人人都想在这个大赌场淘金，但有多少能如愿的？会水的鱼儿浪中死，赔的人怕永远是多数。这样整天泡在股市，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老了，应该有个轻松快乐的晚年，不能这样耗着，活得那么累。趁着股市还好，牛市行情，我们收回成本后，就出了吧。”

女的说：“但愿能尽快收回成本，只要不赔钱，我就退出股市。”

李忠点着头说：“不赔钱后就逐步撤退。我们不在股市耗着了。可以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太多了。”

环城公园里林荫夹道的树木遮挡着炙热的阳光，徐徐凉风吹拂，好舒服的天气，他们相依着一边说着一边漫步在婆娑摇曳的树荫下……

股市的情况果然转变了，大盘股开始下跌，百分之八十几的其他中小盘股开始上涨，股民们的市值与日俱增，大家又都笑了。股市里更加热闹起来，一楼大厅挤得满满的，开户的人排成了长队，一直排到了大门外。多年不见的排长队的想象又出现了。据说全国每天开户的有十万。人们像疯了一样向股市拥去，后来，竟发展到每天新开户的有三十多万，四天的开户数相当于2005年一年的开户数。

李忠已经收回了成本并有了盈余，他开始悄悄地从股市撤退了，把资金逐步撤出。大部分资金买了基金，股市中只留了少量赚来的钱。他炒股时间长了，对股市还有些留恋，一下子还割舍不开。他想自己本钱已经收回了，拿赚来的钱玩玩，盈亏无所谓。

卖了股票，买了基金，股市里留钱不多，李忠决定不去营业厅了。他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向同室的人告了别，走出了证券营业厅。

出了大门，他转身凝望着红楼，再见了，陪伴我这么久的朋友们；再见了，曾经让我牵肠挂肚的股票，我要去追求更有意义的晚年生活。

之后，人们常能在环城公园看到李忠的身影，或散步，或打拳……身边总有一位和善得体的中年女士相伴。

后 记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修改和打磨，终于得到书稿付梓的消息，感慨之余更是颇感欣慰。虽然这不是我的第一本著作，但却是花心血最多的一部。精益求精之余，希望把自己炒股的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对那些曾经或正在股市拼搏的人有些许帮助。在此，特用一点薄薄的文字，衷心感谢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各位朋友。

首先，感谢我的家人。写作是颇费心力的事情，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理解及支持，有你们的存在，我才能安心创作，也才有这本书的顺利面世。

再次，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和北京千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编辑策划人员，你们用智慧和劳动保证了本书的精良及如期出版。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读过、正读着或者将要读我作品的朋友们，是你们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我也希望你们能在阅读中窥见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将是我一生最欣慰的事。

这本书的写作费时几载，期间承蒙多位好友相助，在此特列其名，以为志谢：

赵静宜、石英、方杰、龙儒民、龙妍、陈立、徐文钦、赵云常、尹剑锋、黄胜、潘剑冰、欧阳宁春、邓星照、李银昌、高维生等等。

请让我再一次以崇高的虔诚之心向以上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致敬。

是为后记。

作 者

2011年12月31日

股惑

S t o c k s l u r e

一部立意深刻、扣人心弦、展示股市全景的长篇力作，一张真实生动、回味无穷、展示百态人生的长轴画卷。

80后代表作家 出版人 施晗

《股惑》描述了最普通的散户在股市中的徘徊挣扎；孤独深刻的退休高干，热心善良的高级工程师，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心直口快的画家夫人，风流成性的高材生……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仿佛就在你我身边，正带你体验着股市，更是人生的变幻无常。

著名编导、作家 周慧慧

无论你是否在牛市中欢呼雀跃，还是在熊市中踌躇不前；无论你是否在人生得意时左右逢源，抑或在低谷期徘徊迷茫；《股惑》都将带给你新的启迪，让你能够更加淡定从容地面对投资，面对人生。

著名作家《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 石英

ISBN 978-7-5136-1259-3



9 787513 612593 >

定价：32.00元